

書叢藝文代現

集龍屠

著 林 雪 蘇

行印館書印務商

蘇雪林著

現代文
藝叢書
屠

龍

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自序

抗戰以來，文壇真寂寞得可以：多產的變成了少產，少產的變成了絕筆。我想作家們生活不安定，當然是第一原因；而身處後方，想描寫抗戰情形，則苦於無話可說，想再照從前草木蟲魚，吟風弄月，又覺得太『有閒』爲這個時代所不許；想寫點後方生活罷，則不適意者多，適意者少，寫出來也覺乏味，於是大家只好沈默。我到四川樂山以來，整整過了兩年半，只寫了一二篇文字。除了上述三個原因，還有一個是屬於我私人的：那就是我的文章原來要催纔有。抗戰後出版事業不如以前昌盛，案頭沒有編輯先生索稿的信，出了貨，沒有商店代你推銷——有些店又拒絕牌號不同的貨品——於是我這個小小文藝工場，也只有關門大吉。

自從去年秋天，樂山遭了敵機的轟炸，有一個時期，市民是無日無夜生活於空襲警報裏。一聽汽笛嗚嗚吼起，我們這些嚇破膽的市民，就各自拎了個小小衣包向城外狂竄。正吃飯時丟下碗，正睡在夢裏也須一骨碌滾下床。黑夜裏在荒郊曠野間摸索走着，踏進爛泥潭，跌在荊棘窩是常事。一家大小受了風寒雨露，回家發冷發熱，還床債，增加醫藥費的支出，又是常事。儘管這樣眠食無序，奔波勞碌，還不得不強打精神到學校上課，每星期替學生批改百卷以上的作文，你想想我們過的這個日子。

時代既這麼艱苦，生活的麻煩偏偏更比從前多，一會兒屋子漏了，一會兒煙囪又不通煙，一會兒女工來報樓梯霉爛了半截，恰纔害她栽了個跟頭。請匠人來收拾難於登天，而且發誓不替你好好地幹，一件小小活計，定要故意挨上兩三個工，教書之餘，自己還得兼做木匠、泥水匠。中國家庭原少不得一個女僕，何況在一切都不方便的內地。但我到樂山兩年，就換了兩打以上的女僕——不是我換她，而是她換我。身體不好的借你的家養病，歇了工的借你的家歇脚，等她揀着了高枝，就毫不腳蹩地飛了過去。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大學教授也只好自己提了籃子上街買菜，太太只好穿了圍裙，淘米煮飯、洗菜、煎豆腐。幸而抗戰期內，那些所謂「身分」「威儀」大家都放馬虎了，不然，這些粗人的勒措更受不完。然而許多同事的家庭，的確爲了這個問題，鬧得焦頭爛額。

物價扶搖直上，幾乎一天變個樣兒。從前同事們相見，還談談開天，現在除了「米價」沒有別的。家口衆多的更叫苦連天，三月不知肉味的很多，全家吃粥吃雜糧的也有。況且生活上漲的事，是沒有限制的。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最富於戰爭痛苦的經驗，想起幼小時聽見父老所談的洪楊故事，和自己所讀的歷史上許多亂離的記載，覺得這悲慘的劫運就要到來。在時代的罡風掃盪之下，能站得住的是另外一些人，我們這一類無用糠粃，是遲早要被揚棄被消滅的。但這些痛苦還易於忍受，只須有希望在，便真到了我們所想像的痛苦最高峯，也心甘情願。然而傳來的戰況。卻很叫人灰心，敵人的刀鋒，一天一天由四肢逼近心臟。雖說「最後勝

利」的光明，仍舊隱約在我們眼前閃耀，而四周黑暗之日益濃厚，也無所用其諱言。我們所受戰時生活的痛苦有兩層：一層屬於實際，一層屬於精神。所以我們的神經個個都有點失常，非性情變成暴躁，則生活流於頹廢。我既不能別尋娛樂之道，而讓一顆心日夜攔在漆油裏熬煎，也就不知不覺失去了從前的好脾氣，變成了一個毫無涵養的人了。

於是我想，若不想出個法子騙騙自己，混過這些討厭的歲月，不死也得發瘋。我從前就會用「幻想」麻醉自己，屢次把自己從失望的環境裏救回，現在何妨再來試試？今年春季，恰有某刊物來徵稿，寫了一篇青春，自覺文思尚不蹇澀；第二篇寫的是煉獄，把兩年以來我們這些教書匠所受的瑣瑣碎碎的生活痛苦，發洩了一個乾淨；心裏果然就伏帖了許多。暑假三個月，除了休息個把月以外，差不多天天釘住那張小書桌寫文章，長短共寫了十餘篇——收在這個集子裏的不過四五篇左右。寫作的技巧雖還是沒有進步，但十年以來，寫作的興趣，卻以這一季為最濃，朋友們都說我的作風改變了，一派幽默風味洋溢筆端，可以繼承林大師的衣鉢。這稱讚頗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概。大幽默雖為今之前進作家所痛罵，然在文藝境界中地位最高，豈予所敢望；況林大師亦寧常人所能企及，我之所能為者亦不過插科打諢而已矣。不過說也奇怪，我覺得生活愈痛苦，寫起文章來愈要開玩笑。這纔知道老杜遭逢大寶之亂，饑寒顛沛，作詩更令人解頤；蘇東坡謫貶惠州，常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那一類調侃自己的話，是具有拯救自己性靈和生命的作用的。不然，這兩位詩人就很不容易從那不幸命運的掌

握掙扎出來。然則，幽默並非有開階級的玩意兒，倒是實際生活的必需品，於此可證，要罵還得先考慮一下纔對呢。

半年以來，常常寫文章，說笑話，不惟於平躁釋，百慮皆空，失去的信心也完全恢復轉來，我堅決地相信，中華民族絕對不會滅亡，侵略者的失敗，也是命運註定的。我的「預感」最靈敏，二十五年所寫的那篇聖誕前夜三部夢曲，就預先替那猖狂的毒龍畫出了牠悲慘的結局。所以現在特別把這篇文字的題目改為屠龍，這個集子就題作屠龍集，我希望明年，就是我們偉大的「屠龍年」而這個冊子便算我貢獻給這一年的小小禮物。

攔開國家大事，再來談談文人們最愛稱說的人生問題。前日偶讀寶頭盧爲優陀延王說法經；有人爲惡象所逐，逃入井中，下有毒龍，傍有長蛇，上又有黑白二鼠齧其所攀緣的細樹根。在這樣生死存亡迫於呼吸的當口，這人發見樹上有一蜂巢，集中有蜜，他竟忘其一切以口嚙取。這段故事也見於利瑪竇的畸人十篇，不過文字略有不同，毒龍不以喻「三惡道」，而以喻「生命」，又說是若翰聖人所述而已。故事所象徵的意義很動人，但說這故事的東方聖人和西方聖人同樣訕譏故事主人嚙蜜的舉動，我就認爲有些不該。照他們之所敘述，則那個可憐人陷身於這險惡環境，確已逃生無路，他嚙蜜固不免於死，不嚙蜜也不免於死，以瞬息即將歸於幻滅的生命，而嚙取樹頭數滴之蜜，聊以自娛，我們似乎不忍再責備他吧。現在，我要把毒龍比作「生命的煩悶」，寫文章等於「嚙蜜」，我們要以蜜的甘醇味，暫時忘記毒龍的壓

迫，佛家所謂「降龍伏虎」，也無非是象徵着這個意思，這在我個人又算是一個小小「屠龍」的快舉。

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目次

自序

青春.....	一
中年.....	一一
老年.....	二四
家.....	四三
當我考了的時候.....	四五
煉獄.....	六四
樂山慘炸身歷記.....	八一
屠龍.....	八九
寄華甥.....	九六
奇蹟.....	一〇三
雨天的一週.....	一〇八

附錄

清末知識階級的宗教熱	一三三
讀書救國	一三一
中華民族的酒勢力	一三八
武化與武德	一四五
從軍運動	一五三
學生與從軍	一五八
敵人虐殺中國人的心理	一六四
敵兵暴行的小故事	一六八

屠龍集

青春

記得法國作家曹拉的約翰戈東之四時 (Quatre Journées de Jean Gourdon) 曾以人之一生比爲年之四季，我覺得很有意思，雖然這個譬喻是自古以來，就有人說過了。但芳草夕陽，永爲新鮮詩料，好譬喻又何嫌於重複呢？

不陰不晴的天氣，乍寒乍暖的時令，一會兒是襲襲和風，一會兒是濛濛細雨，春是時哭時笑的。春是善於撒嬌的。

樹枝間新透出葉芽，稀疏瑣碎的點綴着，地上黃一塊，黑一塊，又淺淺的綠一塊，看去很不順眼，但幾天後，便成了一片蒼然的綠雲，一條綴滿星星野花的繡氈了。壓在你眉梢上的那厚厚的灰黯色的雲，自然不免教你氣悶，可是他轉瞬間會化爲如紗的輕煙，如酥的小雨。新婚紫燕，屢次雙雙來拜訪我的矮椽，軟語呢喃，商量不定，我知道他們準是看中了我的屋梁，果然數日後，便唧泥運草開始築巢了。遠處，不知是畫眉，還是百靈，或是黃鸝，在試着新吭

呢。強澀地，不自然地，一聲一聲變換着，像苦吟詩人在推敲他的詩句似的。綠葉叢中紫羅蘭的囁嚅，芳草裏鈴蘭的耳語，流泉邊迎春花的低笑，你聽不見麼？我是聽得很清楚的。她們打扮整齊了，只等春之女神揭起繡幕，便要一個一個出場演奏。現在她們有點浮動，有點不耐煩。春是準備的。春是等待的。

幾天沒有出門，偶然涉足郊野，眼前竟換了一個新鮮的世界。到處怒綻着紅紫，到處隱現着虹光，到處悠揚着悅耳的鳥聲，到處飄蕩着迷人的香氣，蔚藍天上，桃色的雲，徐徐伸着懶腰，似乎春眠未足，還帶着惺忪的睡態。流水卻瞧不過這小姐腔，他泛着嫩嫩的霓彩，唱着響亮的新歌，頭也不回地奔赴巨川，奔赴大海。……春是爛漫的，春是永遠的向着充實和完成的路上的。

春光如海，古人的比方多妙，多恰當。只有海，才可以形容出春的飽和，春的浩瀚，春的磅礴洋溢，春的澎湃如潮的活力與生意。

春在工作，忙碌地工作，他要預備夏的壯盛，秋的豐饒，冬的休息，不工作又怎麼辦？但春一面在工作，一面也在遊戲，春是快樂的。

春不像夏的沈鬱，秋的蕭穆，冬的死寂，他是一味活潑，一味熱狂，一味生長與發展，春是年青的。

x

x

x

x

當一個十四五歲或十七八歲的健美青年向你走來，先有爽朗新鮮之氣迎面而至。正如睡過一夜之後，打開窗戶，冷峭的曉風帶來的那一股沁心的微涼和龍葱的佳色。他給你的印象是爽直、純潔、豪華、富麗。他是初昇的太陽，他是才發源的長河，他是能煥發世界也能燃燒自己的一團烈火，他是目射神光，長嘯生風的初下山時的乳虎，他是奮鬣揚蹄，控制不住的新駒。他也是熱情的化身，幻想的泉源，野心的出發點，他是無窮的無窮，他是希望的希望。呵！青年，可愛的青年，可羨慕的青年！

青年是透明的，身與心都是透明的。嫩而薄的皮膚之下，好像可以看出鮮紅血液的運行，這就形成他或她容顏之春花的嬌，朝霞的豔。所謂「吹彈得破」，的確教人有這樣的耽心。忘記那一位西洋作家有「水晶的笑」的話，一位年輕女郎嫣然微笑時，那一雙明亮的雙瞳，那二行粲然如玉的牙齒，那脣角邊兩顆輕圓的笑渦，你能否認這「水晶的笑」四字的意義麼？

青年是永遠清潔的。爲了愛整齊的觀念特強，青年對於身體，當然時時拂拭，刻刻注意。然而青年身體裏似乎天然有一種排除塵垢的力，正像天鵝羽毛之潔白，並非由於洗濯而來。又似乎古印度人想像中三十二天的天人，自然鮮潔如出水蓮花，一塵不染。等到頭上華姿，五官垢出，腋下汗流，身上那件光華奪目的寶衣也積了灰塵時，他的壽命就快告終了。

青年最富於愛美心，衣履的講究，頭髮顏臉的塗澤，每天費許多光陰於鏡裏的徘徊顧影，追逐銀幕和時裝舖新奇的服裝的熱心，往往叫我們難以了解，或成了可憐憫的調嘲。無論如何

貧寒的家庭，若有一點顏色，定然聚集於女郎身上。這就是碧玉雖出自小家，而仍然不失其爲碧玉的祕密。爲了美，甚至可以忍受身體上的殘廢，如野蠻人的文身穿鼻，過去婦女之纏足束腰。我有個室友因面麻而請教外科醫生，用藥爛去一層面皮。三四十年前，青年婦女，往往就牙醫無故拔除一牙而鑲之以金，說笑時黃光燦露，可以增加不少的嫵媚。於今我還聽見許多人爲了門牙之略欠整齊而拔去另鑲的，血淋淋地也不怕痛。假如陸判官的換頭術果然靈驗，我敢斷定必有無數女青年毫不遲疑地袒露其纖纖粉頸，而去歡迎他靴統子裏抽出來那柄鋒利如霜小匕首的。

青年是沒有年齡高下之別的，也永遠沒有醜的，除非是真正的嫵母和戲施。記得我在中學讀書時，眼中所見那羣同學，不但大有美醜之分，而且竟有老少之別。凡那些皮膚粗黑些的，眉目庸蠢些的，身材高大些的，舉止矜莊些的，總覺得她們生得太「出老」一點，猜測她們年齡時，總會將它提高若干歲。至於二十七或三十一二的人——當時文風初開的內地學生年齡是有這樣的——在我們這些比較年輕的一羣看來，竟是不折不扣的「老太婆」了。這樣的「老太婆」還出來唸什麼書，活現世！輕薄些的同學的嘴角邊往往會漏出了這樣嘲笑。現在我看青年的眼光竟和以前大大不同了，嫵妍胖瘦，當然還分辨得出，而什麼「出老」的感覺，卻已消滅於烏有之鄉，無論他或她容貌如何，既然是青年，就要還他一份美，所謂「青春的美」。挺拔的身軀，輕矯的步履，通紅的雙頰，閃着青春之饑的眼睛，每個青年都差不多，所以看去年紀

也差不多。從飛機下望大地，山陵原野都一樣平鋪着，沒有多少高下隆窪之別，現在我對於青年也許是坐着飛機而下望的。哈，坐着年齡的飛機！

但是，青年之最可愛的還是他身體裏那股淋漓元氣，換言之，就是那股愈汲愈多，愈用愈出的精力。所謂『青年的液汁』(La sève de la jeunesse)這真是個不含晝夜滾滾其來的源泉，它流轉於你的血脈，充盈於你們的四肢，泛溢於你的全身，永遠要求向上，永遠要求向外發展。它可以使你造成博學，習成絕技，創造驚天動地的事業。青年是世界上的王，它便是青年王國擁有的一切的財富。

當我帶着書賸上講壇，下望墨壓壓地一堂青年的時候，我的幻想，往往開出無數芬芳美麗的花：安知他們中間將來沒有李白、杜甫、荷馬、莎士比亞那樣偉大的詩人麼？安知他們中間，將來沒有馬可尼、愛迪生、居理夫人一般的科學家；朱子、王陽明、康德、斯賓塞一般的哲學家麼？學經濟的也許將來會成爲一位銀行界的領袖；學政治的也許就仗着他將中國的政治扶上軌道；學化學或機械的也許將來會發明許多東西，促成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也許他們中真有人能創無聲飛機，攜帶什麼不孕粉，到扶桑三島巡禮一回，聊以答謝他們三年來贈送我們的這許多野蠻醜禮品的厚意。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們中間有人能向世界宣傳中國優越的文化，和平的王道，向世界散布天下爲公的福音，叫那些以相斫爲高的劊子們，初則胎愕相顧，繼則心悅誠服……青年的前途是浩蕩無涯的，是不可限量的，但能以致此，還不是靠着

他們這「青年的精力」？

春是四季裏的良辰，青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是春天，就該鳥語花香，風和日麗，但露雨連綿，接連三四十日之久，氣候寒冷得像嚴冬，等到放晴時，則九十春光，闌珊已盡，這樣的春天豈非常有？同樣，幼年多病，從樂鐘余鼎間逝去了寂寂的韶華；父母早亡，養育於不關痛癢者之手，像牆角的草，得不着陽光的溫暖，雨露的滋潤；生於寒苦之家，半饑半飽地挨着日子，既無好營養，又受不着好教育，這種不幸的青年，又何常不多？咳，這也是春天，這也是青年！

x

x

x

x

西洋文學多喜歡讚美青春歌頌青春，中國人是尚齒敬老的民族，雖然頗愛嗟卑嘆老，卻瞧不起青年。真正感覺青春之可貴，認識青春之意義的，似乎只有那個素有佻達文人之名的袁才子。他對美貌少年，輒喜津津樂道，有時竟教人於字裏行間，嗅出濃烈的肉味。對於歷史上少年成功者，他每再三致其傾慕之忱，而於少年美貌而又英雄如孫策其人者，嚮往尤切。以形體之完美為高於一切，也許有點不對，但這種希臘精神，卻是中國傳統思想裏所難以找出的。他又主張少年的一切慾望都應當給以滿足，滿足慾望則必需要金錢，所以他竟高唱「寧可少時富，老來貧不妨」。這樣大膽痛快的話，恐怕現在還有許多人為之嚇倒吧。他永久羨着青春，湖上雜詠之一云：

葛嶺花開三月天，遊人來往說神仙，老夫心與遊人異，不羨神仙羨少年。

說到神仙，又引起我的興趣來了。中國人最羨慕神仙，自戰國到宋以前一千數百年，帝皇、妃后、貴族、大官以及一般士庶，都鼓鑿於這一般熱潮中。中國人對修仙付過了很大的代價，抱了熱烈的科學精神去試驗，堅決的殉道精神去追求。前者仆而後者繼，這個失敗了，那個又重新來，唐以後這風氣才算衰歇了些，然而神仙思想還盤踞於一般人潛意識界呢。

做神仙最大的目的，是返老還童和長生。換言之，就是保持青春於永久。現在醫學界盛傳什麼恢復青春術，將黑猩猩，大猩猩，長臂猿的生殖腺移植人身，便可以收回失去的青春。不過這方法流弊很多，又所恢復的青春，僅能維持數年之久，過此則衰體愈甚，好像是預支自己體中精力而用之，並沒有多大便宜可佔，因之嘗試者似乎尙不踴躍。至於中國神仙教人鍊的九轉還丹，只有黍子大的一顆，度下十二重樓，便立刻脫胎換骨，而且從此就能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了。有這樣的好處，無怪乎許多人夢寐以求之，爲金丹送命也甘心了。

不過鍊丹時既需要仙傳的真訣，極大的資本，長久的時間，吃下去又有未做神仙先做鬼的危險，有些人也就不敢嘗試。況且成仙有捷徑也有慢法，拜斗踏罡，修真養性慢慢地熬去，功行圓滿之日，也一樣飛昇。但這種修鍊需時數十年至百餘年不等，到體力天然衰老時，可不又惹起困難麼？於是聰明的中國人又有什麼『奪舍法』。學仙人在這時候，推算得什麼地方有新死的青年，便將自己的靈魂鑽入其屍體，於是鐘漏垂歇的衰翁，立刻便可以變成一個血氣充盈

的小夥子，這方法既簡捷又不傷廉，因為他並沒有傷害屍主之生命。

少時體弱多病，在淒風冷雨中度過了我的芳春，現在又感受早衰之苦。所以有時遇見一個玉雪玲瓏的女孩，我便不免於中一動。我想假如我懂得奪舍法這可愛身體而有之，我將怎樣利用她青年的精力而讀書，而研究，而學習我以前未學現在想學而已嫌其晚的一切。便是娛樂，我也一定比她更會享受。這念頭有點不良，我自己也明白，可是我既沒有獲得道家奪舍法之祕傳，也不過是騙騙自己的空想而已。

中年人或老年人見了青年，覺得不勝其健羨之至，而青年卻似乎不能充分地了解青春之樂。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誰說不是一條真理？好像我們稱孩子的時代為黃金，其實孩子果真知道自己快樂麼？他們不自知其樂，而我們強名之為樂，我總覺得這是不該的。

再者青年總是糊塗的，無經驗的。以讀書研究而論，他們往往不知門徑與方法，浪費精神氣力而所得無多。又血氣正盛，嗜欲的拘牽，情慾的纏糾，衝動的驅策，野心的引誘，使他們陷於空想、狂熱、苦惱、追求以及一切煩悶之中，如蒼蠅之落於蛛網，愈掙扎則縛束愈緊。其甚者從此趨於墮落之途，及其覺悟則已老大徒悲了。若能以中年人的明智，老年人的淡泊，控制青年的精力，使它向正當的道路上發展，則青年的前途，豈不更遠大，而其成功豈不更快呢。

彷彿記得英國某詩人有再來一次的歌，中年老年之希望恢復青春，也無非是這「再來一次」的意識之刺激罷了。祖與父之熱心教育其子孫，何嘗不是因為覺得自己老了，無能爲了，所以想利用青年的可塑性，將他們搏成一尊比自己更完全優美的活像。當他們教育青年學習時，憑自己過去的經驗，授與青年以比較簡捷的方法。將自己辛苦探索出來的路線，指導青年，免得他們再紆迴曲折地亂撞。他們未曾實現的希望，要在後一代人身上實現，他們沒有滿足的野心，要叫後一代人來替他們滿足。他們的夢，他們的願望，他們奢侈的貪求，本來都已成了空花的，現在却想在後代人頭上收穫其甘芳豐碩的果。因此，當他們勤勤懇懇地教導子孫時，如其說是由於慈愛，無寧說出於自私，如其說是在替子孫打算，無寧說是自己慰安。這是另一種「奪舍法」，他們的生命是由此而延續，而生命的意義是靠此而完成的。

x

x

x

x

據說法朗士嘗恨上帝或造物者的神造人的方法太笨：把青春位置於生命過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寶貴的愛情，磨折於生活重擔之下。他說假如他有造人之權的話，他要選取蟲類如蝴蝶之屬做榜樣。要他先在幼蟲時期就做各種可厭惡的營養工作，到了最後一期，男人女人長出閃光翅膀，在露水和欲望中活了一會兒，就相抱相吻地死去。讀了這一串詩意的詞句，誰不爲之悠然神往呢。不止戀愛而已，想到可貴青春度於糊塗昏亂之中之可惜，對於法朗士的建議，我也要竭誠擁護的了。

不過宗教家也有這類類似的說法，像基督教就說凡是熱心愛神奉侍神的人，受苦一生，到了最後的一刹那，靈魂便像蛾之自蛹中蛻出，脫離了笨重軀殼，栩栩然飛向虛空，渾身發大光明，出入水火，貫穿金石，大千世界無不游行自在。又獲得一切智慧，一切滿足，而且最要緊的是從此再不會死。這比起法朗士先生所說的一小時蝴蝶的生命下重好麼？有了這重言印的人，對於人世易於萎謝的青春，正不必用其歎羨吧？

中年

如其說人的一生，果然像年之四季，那麼除了嬰兒期的頭，斬去了死亡期的尾，人生應該分爲四個階級，即青年、壯年、中年、老年是也。自成童至二十五歲爲青春期，由此至三十五歲爲壯年期，由此至四十五歲爲中年期，以後爲老年期。但照中國一般習慣，往往將壯年期併入中年，而四十以後，便算入了老年，於是西洋人以四十爲生命之開始，中國人則以四十爲衰老之開始。請一位中國中年，談談他身心兩方面的經驗，也許會涉及老年的範圍，這是我們這未老先衰民族的宿命，言之是頗爲可悲的。若其身體強健，可以活到八九十或百歲的話，則上述四期，可以各延長五年十年，反之則縮短幾年。總之這四個階級的短長，隨人體質和心靈的情況分之，不必過於呆板。

中年和青年差別的地方，在形體方面也可以顯明地看出。初入中年時，因體內脂肪積蓄過多，而變成肥胖，這就是普通之所謂『發福』。男子『發福』之後，身裁更覺魁偉，配上一張紅褐色的臉，兩撇八字小鬚，倒也相當的威嚴。在女人，那就成了一個恐慌問題。如名之爲『發福』，不如名之爲『發禍』。過豐的肌肉，蠶食她原來的嬌美，使她變成一個粗蠢臃腫的『碩人』。許多愛美的婦女，爲想瘦，往往厲行減食絕食，或操勞，但長期饑餓辛苦以後，一

復食和一休息，反而更肥胖起來。我就看見很多的中年女友，爲了胖之一字，煩惱哭泣，認爲那是莫可禳解的災殃。不過平心而論，這可惡的胖，雖然奪去了你那婀娜的腰身，秀媚的臉龐和瑩滑的玉臂，也償還你一部分青春之美。等到你肌肉退潮，臉起皺紋時，你想胖還不可得呢。

四十以後，血氣漸衰，腰酸背痛，各種病痛乘機而起。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一星白髮，也就是衰老的預告。古人最先發現自己頭上白髮，便不免要再三嗟嘆，形之吟咏，誰說這不是發於自然的情感。眼睛逐漸昏花，牙齒也開始動搖，腸胃則有如淤塞的河道，愈來愈窄。食慾不旺，食量自然減少。少年凡是可吃的東西，都吃得很有味，中年則必須比較精美的方能入口。而少年據案時那種狼吞虎嚥的豪情壯概，則完全消失了。

對氣候的抗拒力極差。冬天怕冷，夏天又怕熱。以我個人而論，就在樂山這樣不大寒冷的冬天，棉小襖上再加皮袍，出門時更要壓上一件厚大衣。晚間兩層棉被，而湯婆子還是少不得。夏天熱到八九十度，便覺胸口閉塞，喘不過氣來。略爲大意，就有觸暑發痧之患。假如自己原有點不舒服，再受這蒸鬱氣候壓迫時，便有徘徊於死亡邊沿的感覺。古人目夏爲「死季」，大約是專爲我們這種孱弱的中年人或老年人而說的吧。

再看那些青年人，大雪天竟有僅穿一件夾袍或一件薄棉袍而挺過的。夏季赤日西窗，揮汗如雨，一樣可以伏案用功。比賽過一場激烈的籃球或足球後，渾身熱汗如漿，又可以立刻跳入

冷水池游泳。使我們處這場合，非瘋癱則必擢重感冒了。所以青年在我們眼裏不但懷有辟塵珠而已，他們還有辟寒辟暑珠呢。啊，青年真是活神仙！

記得從前有位長輩，見我常以體弱爲憂，便安慰我說，青年人身體裏各種組織都很脆弱而且空虛，到了中年，骨髓長滿，臟腑的營養功能也完成了，體氣自然充強。這話你們或者要認爲缺少生理學的根據，而我卻是經驗之譚，你將來是可以體會到的。聽了這番話後，我對於將來的健康，果然抱了一種希望。忽忽二十餘年，這話竟無兌現之期，才明白那長輩的經驗只是他個人的經驗而已。不過青年體質雖健旺而神經則似乎比較脆弱。所以青年有許多屬於神經方面的疾病。我少年時，下午喝杯濃茶或咖啡，或偶而構思，或精神受了小小刺激，則非通宵失眠不可。用腦筋不能連續二小時以上，又不能天天按時刻用功。於今這些現象大都不復存在，可見我的神經組織確比以前堅固了。不過這也許是麻木，中年人的喜怒哀樂，都不如青年之易於激動，正是麻木的證據。

有人說所謂中年的轉變，如其說它是屬於生理方面，無寧說它是屬於心理方面。人生到了四十左右，心理每會發生絕大變化，在戀愛上更特別顯明。是以有人定四十歲爲人生危險年齡云云。這話我從前也信以爲真，而且曾祈禱它趕快實現。因爲我久已厭倦於自己這不死不生的精神狀況，若有個改換，那管它是由那裏來的，我都一樣欣喜地加以接受。然而沒有影響，一點也沒有。也許時候還沒有到，我願意耐心等待。可是我預料它的結局，也將同我那對生理方

面的希望一般。要是真來了呢，我當然不願再行接受邱比特的金前，我只希望文藝之神再一度撥醒我心靈創作之火，使我文思怒放，筆底生花，而將十餘年預定的著作計劃，一一實現。聽說四十左右是人生的成熟期，西洋作家有價值的作品，大都產於此時。誰說我這過奢的期望，不能實現幾分之幾？但回顧自己的身體狀況，又不免灰心，唉，這未老先衰民族的宿命！

中年人所最惱恨自己的，是學習的困難。學習的成績，要一個倉庫去保存它，那倉庫就是記憶力，但人到中年，這份寶貴的天賦，照例要被造物主收回。無論什麼書，你讀過一遍後，可以很清晰的記得其中情節，幾天以後，痕跡便淡了一層，一兩個月後，只留得一點影子，以後連那點影子也模糊了。以起碼的文字而論，幼小時學習的結構當然不易遺忘，但有些俗體破體先入為主——這都是從油印講義，教員黑板，影印的古書來的——後來想矯正也覺非常之難。我們當國文教師的人，看見學生在作文簿上寫了俗破體的字，有義務替他校止。校過二三回之後，他還再犯，便不免要生氣怪他太不小心，甚至心裏還要罵他蠢笨低能。然而說也可憐，有些不大應用的字，自己想寫時，還得查查字典呢。

我有親戚某君，中學卒業後，為生活關係，當了糊塗土。常自恨少時英文沒有學好，四十歲以上，居然下了讀通這門文字的決心。他平日功課太忙，只能利用暑假，取古人三冬文史之意。這樣用了三四個假期的功，英文果大有進步，可以不假字典而讀普遍文學書，寫信作文，不但通而且可說好。但後來他還是把這『勞什子』丟開手了。他告訴我們說，中年人想學習

一種新才藝，不惟事倍功半，竟可以說不可能，原因就爲了記憶力退化得太利害。以學習生字來講，幼時學十多個字要費一天半天功夫，於今半小時可以記得四五十個。有時竊竊自喜，以爲自己的頭腦比幼時還強。是的，以理解力而論，現在果大勝於幼年時代，這種強記的本領，大半是靠理解力幫忙的。但強記只能收短時期的功效。那些生字好比一羣小精靈，非常狡猾，它們被你抓住時，便伏伏帖帖地服從你指揮，等你一轉背，便一個一個溜之大吉。有人說讀外國文記生字有祕訣，天天溫習一次，就可以永爲己有了。這法子我也曾試過，效果不能說沒有，但生字積上幾百時，每天溫習一次，至少要費上幾小時的時間，所學愈多，擔負愈重，不是經濟辦法，何況擱置一久，仍然遺忘了呢。翻開生字簿個個字認得，在別處遇見時，則有時像有些面善，但倉卒間總喊不出它的名字，有時認得它的頭，忘了它的尾；有時甲的意義會纏到乙上去。你們看見我英文寫讀的能力，以爲學到這樣的程度，拋荒可惜。不知那點成績是我在拚命用功之下產生出來的，是努力到爐火純青時，生命鏗砧間，敲出來的幾塊鋼鐵。將書本子擱開三五個月，我還是從前的我。一個人非永遠保有追求時情熱，就維持不住太太的心，那麼她便是大上神仙，也只有不要。我的生活環境既不許我天天捧著英文唸，則我放棄這每天從墜下原處再轉巨山上山的希臘神話裏，受罪英雄的苦工，你們該不至批評我無恆吧。

不僅某君如此，大多數中年用功的人都有這經驗。中年人用功往往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照法國俗話，又像是『槽內德的桶』(Le tonneau de Danaïdes)，這頭塞進，那頭立刻脫出。聽說托爾斯泰以八十高齡還能從頭學習希臘文。而哈理孫女士七十多歲時也開始學習一種新文字。那是天才的頭腦，非普通人所能企及的。——不過中年人也不必因此而灰了做學問的雄心，記憶力仍然強的，當然一樣可以學習。

所以，青年人稟很高的天資，又處優良的環境，而悠悠忽忽不肯用心讀書；或者將難得光陰，虛耗在兒戲的戀愛和無聊的徵逐上，真是莫大的罪過，非常的可惜。

學問既積蓄在記憶的倉庫裏，而中年人的記憶力又如此之壞，那麼你們究竟有些什麼呢？噓，朋友，我告訴你一個祕密，輕輕地，莫讓別人聽見。我們是空洞的。打開我們的腦壳一看，雖非四壁蕭然，一無所有，卻也寒愴得可以。我們的學問在那裏，在書卷裏，在筆記簿裏，在卡片裏，在社會裏，在大自然裏，幸而有一條繩索，一頭連結我們的腦筋，一頭連結在這些上。只須一牽動，那些埋伏着的兵，便聽了暗號似的，從四面八方蜂擁出來，排成隊伍，聽我自由調遣。這條繩索，叫做『思想的系統』，是我們中年人修鍊多年而成功的法寶。我們可以向青年驕傲的，也許僅僅是這件東西吧。設若不幸，來了一把火，將我們精神的壁壘燒個精光，那我們就立刻窮態畢露了。但是，虧得那件法寶水火都侵害它不得，重撐一份家當還不難，所以中年人雖甚空虛，自己又覺得很富裕。

上文說中年喜怒哀樂都不易波動，不過這是神經麻木而不是感情麻木。中年的情感質比青

年深沈，而波瀾則更爲闊大。他不容易動情，真動時連自己也怕。所謂『中年傷於哀樂』，所謂『中年不樂』正指此而言。青年遇小小傷心事，便會號咷涕泣，中年的眼淚則比金子還貴。然而青年死了父母和愛人，當時雖痛不欲生，過了幾時，也就慢慢忘記了。中年於骨肉之生離死別，表面雖似無所感動，而那深刻的悲哀，會啣蝕你的心靈，鐫創你的肌肉，使你暗中消磨下去。精神的創口，只有時間那一味藥可以治療，然而中年人的心傷也許到死還不能結合。

中年人是頹廢的。到了這樣年齡，什麼都經歷過了，什麼都味嘗過了，什麼都看看透了。現實呢，滿足了。希望呢，大半渺茫了。人生的真義，雖不容易了解，中年人卻偏要認爲已經了解，不完全至少也了解它大半。世界是苦海，人是生來受罪的，黃連樹下彈琴，毒蛇猛獸窺伺着內井邊，啜取巖蜜，珍惜人生，享受人生，所謂人生真義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中年人不容易改變他的習慣，細微如抽煙喝茶，明知其有害身體，也克制不了。勉強改了，不久又犯，也許不是不能改，是懶得改，它是一種享樂呀！女人到了三十以上，自知韶華已謝，紅顏不再，更加着意裝飾。爲什麼青年女郎服裝多取素雅，而中年女人反而歡喜濃粧豔抹呢，文人學士則有文人學士的享樂，『天上一輪好月，一杯得火候好茶，其實珍惜之不盡也』。張宗岱陶庵夢憶，就充滿了這種『中年情調』。無怪在這火辣戰鬪時代裏，有人要罵他爲『有閑』。

人生至樂是朋友，然而中年人卻不易交到真正的朋友，由於世故的深沈，人情的歷練，相

對之際，誰也不能披肝露膽，掏出性靈珠處那片真純。少年好友相處，互相爾汝，形跡變忘，吵架時好像其仇不共戴天，轉眼又破涕爲歡，言歸於好了。中年人若在友誼上發生意見，那痕跡便終身拂拭不去，所以中年人對朋友總客客氣氣的有許多禮貌。有人將上流社會的社交，比做兩豬的團聚：獠豬在冬夜離開太遠苦寒，擠得太緊又刺痛，所以它們總設法永遠保持相當的距離。上流人社交的客氣禮貌，便是這距離的代表。這比喻何等有趣，又何等透澈，有了中年交友經驗的人，想來是不會否認的。不過中年人有時候也可以交到極知心的朋友，這時候將嬉笑浪語的無聊，化作有益學問的切磋，酒肉徵逐的浪費，變成嚴肅事業的互助。一位學問見識都比你高的朋友，不但能促進你學業上的進步，更能給你以人格上莫大的潛移默化。開頭時，你倆的意見，一個站在南極的冰峯，一個據於北極的雪嶺，後來慢慢接近了，慢慢同化了。你們辨論時也許還免不了幾場激烈的爭執，然而到後來，還不是九九歸元，折衷於同一的論點。每當久別相逢之際，夜雨西窗，烹茶翦燭，舉凡讀書的樂趣，藝術的欣賞，變幻無端的世途經歷，生命旅程的甘酸苦辣，都化作娓娓清談，互相勘查，互相印證，結果往往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其趣味之雋永深厚，決不是少年時代那些浮薄的友誼可比的。

除了獨身主義者，人到中年，誰不有個家庭的組織。不過這時候夫婦間的輕憐蜜愛，調情打趣都完了，小小離別，萬語千言的情書也完了，鼻涕眼淚也完了，閨闈之中，現在已變得非常平靜，聽不見吵鬧之聲，也聽不見天真孩氣的嬉笑。新婚時的熱戀，好比那春江洶湧的怒

潮，於今只是一潭微瀾不生，瑩晶照眼的秋水。夫婦成了名義上的，只合力維持着一個家庭罷了。男子將感情意志，都集中於學問和事業上。假如他命逢亨迪，一帆風順的，做一官定官做一部長次長，教書，則出洋鍍金以後，也可以做到大學教授，假如他是個作家，則羨梨鱗策的文章，至少已印行過三冊五冊；在商界非銀行總理，則必大店的老闆。地位若次了一等或二等呢，那他必定設法向上爬。在山腳望着山頂，也許有懶得上去的時候，既然到半山或臨山頂不遠之處，誰也不肯放棄這份「登峯造極」的光榮和陶醉不是？聽說男子到了中年，青年時代強盛的愛慾就變為權勢慾和領袖慾，總想大權獨攬，出人頭地，所以傾軋、掛掛、嫉妒、水火、種種手段，在中年社會裏玩得特別多。啊，男子天生個個都是政客！

男子權勢慾領袖慾之發達，即在家庭也有所表現。在家庭，他是丈夫，是父親，是一家之主。許多男子都以家室之累為苦，聽說從前還有人將家庭畫成一部滿裝老小和家具的大車，而將自己畫作一個汗流氣喘拚命向前拉曳的苦力。這當然不錯，當家的人誰不是沾受罪，但是，你應該知道做家主也有做家主的威嚴。奴僕服從你，兒女尊敬你，太太即說是如何的摩登女性，既靠你養活，也不得不委曲自己一點而將就你。若是個舊式太太，那更將你當作神明供奉。你在外邊受了什麼刺激，或在辦公所受了上司的指斥，過着一肚皮氣回家，不妨向太太發洩發洩，她除了委曲得哭泣一場之外，是決不敢向你提出離婚的。假如生了一點小病痛，更可以向太太撒撒嬌，你可以安然躺在牀上，要她替你按摩，要她奉茶奉水，你平日不常吃到的

好菜，也不由她下廚房替你燒。撒嬌也是人生快樂之一，一個人若無處撒嬌，那才是人生大不幸哪！

女人結婚之後，一心對着丈夫，若有了孩子，總的戀愛就立刻換了方向。尼采說「女人這種都是謎，說來說去，只有一個解答，叫做生小孩。」其實這不是女人的謎，是造物主的謎，假如世間沒有母愛，嘻，你這位瘋狂哲學家，也能在這裏搖唇弄筆發表你輕視女性的理論麼？女人對孩子，不但是愛，竟是崇拜，孩子是她的神。不但在養育，也竟在玩弄，孩子是她的消遣品。她愛撫他，引逗他，搖撼他，吻抱他，一縷芳心，時刻縈繞在孩子身上。就在這樣迷醉甜蜜的心情中，才能將孩子一個個從搖籃尿布之中養大。養孩子就是女人一生的事業，就這樣將芳年玉貌，消磨淨盡，而忽忽到了她認為可厭的中年。

青年生活於將來，老年生活於過去，中年則生活於現在。所以中年又大都是實際主義者。青年在青年，誰沒有一片雄心大志，誰沒有一番宏濟蒼生的抱負，誰沒有種種荒唐瓌麗的夢想。青年談戀愛，就要歌哭纏綿，誓生盟死，男以維特為豪，女以綠蒂自命；談探險，就恨不得乘火箭飛入月宮，或到其它星球裏去尋覓殖民地；話革命，又想赴湯蹈火與惡勢力拚命，披荆斬棘，從赤土上建起他們理想的王國。中年人可不像這麼羅曼帝克，也沒有這股子傻勁。在他看來，美的夢想，不如享受一頓精饌之實在；理想的王國，不如一座安適家園之合乎他的要求；整頓乾坤，安民濟世，自有周公孔聖人在那裏忙，用不着我去插手。帶領着妻兒，安穩住在自

己手創的小天地裏，或從事名山勝業，以博身後之虛聲，或絲竹陶情，以寫中年之懷抱，或着意安排一個向平事了，五嶽畢遊以後的娛老之場。管他世外風雲變幻，潮流撞擊，我在我的小天地裏還一樣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你笑我太頹唐，罵我太庸俗，批評我太自私，我都承認，算了，你不必再尋着我纏了。

不過我以上所說的話，並不認爲每個中年人都如此，僅說我所見一部分中年人且有這種現象而已。希望中年人讀了拙文，不致於對我提起訴訟，以爲我在毀壞普天下中年人的名譽。其實中年才是人生的成熟期，談學問則已有相當成就，談經驗則也已相當豐富，叫他去辦一項事業，自然能够措置有方，精神灌注，把它辦得井井有條。少年是學習時期，壯年是練習時期，中年才是實地應用時期，所以我們求人才必求之於中年。

少年讀古人書，於書中所說的一切，不是盲目的信從，就是武斷的抹煞。中年人讀書比較廣博，自能參伍折衷，求出一個比較適當的標準。他不輕信古人，也不謗詆古人。他決不把嬰兒和浴盆的殘水都潑出。他對於舊殿堂的莊嚴宏麗，能給予適當的讚美和欣賞，若事實上這座殿堂非除去不可時，他寧可一磚一石，一棟一椽，慢慢地拆，材料若有可用的，就保存起來，留作將來新建築之用，決不鹵鹵莽莽地放一把火燒得寸草不留，後來又有無材可用之嘆。少年時讀古人書，總感覺時代已過，與現代不發生交涉，所以恨不得將所有線裝書一齊拋入毛廁；甚至西洋文藝宗旨之書，也要替它定出主義時代的所屬，如其不屬他們所信仰的主義和他們所

視爲神聖的時代，雖莎士比亞、拉辛、悲多文、羅丹等偉大天才心血的結晶，也俱不得以「過時」『無用』兩句話輕輕抹煞。中年人則知道這種幼稚狂暴的舉動未免太無意識，對於文化遺產的接受也是太不經濟，況且古人書裏說的話就是古人的大人生經驗，少年人還沒有到獲得那種經驗的年齡，所以讀古人書總感覺隔膜，到了中年了解世事漸多，回頭來讀古人書又是一番境界，他對於聖賢的教訓，前賢的遺謨，天才血汗的成績，不像少年人那麼狂妄地鄙棄，反而能夠很虛心地加以承認。

青年最富於感染力，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到了中年，則腦筋裏自然築起一千丈銅牆鐵壁，所以中年多不能跟着時代潮流跑。但據此就判定中年『頑固』的罪名，他也不甘伏的。中年涉世較深，人生經驗豐富，斷判力自然比較強。對於一種新學說新主義，總要以批評的態度，將其中利弊，實施以後影響的好壞仔細研究一番。真個合乎需要，他採用它也許比青年更來得堅決。他又明白一個制度的改良，一個理想的實現，不一定需要破壞和流血，難道沒有比較溫和的途徑可以遵循？假如青年多讀些歷史，認識歷來那些不合理性革命之恐怖，那些無謂犧牲之悲慘，那些毫無補償的損失之重大，也許他們的態度要穩健些了。何況時髦的東西，不見得真個是美，真個合用，年輕女郎穿了短袖衫，看見別人的長袖，幾乎要視爲大逆不道，可是二三年後又流行長袖，她們又要視短袖爲異端了。幸而世界是青年與中老年共有的，幸而青年也不久會變成中老年，否則世界三天就要變換一個新花樣，能叫人生活得去麼，還是謝謝吧。

踏進秋天園林，只見枝頭疊點，都是鮮紅，深紫，或黃金色的果實，在秋陽裏閃着異樣的光。豐碩，圓滿，清芬撲鼻，蜜汁欲流，讓你儘情去採擷。但你說想欣賞那榮華絢爛的花時，哎，那就可惜你來晚了一步，那只是春天的事啊！

老年

你說你此來是想向我打聽點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好讓你去寫篇文章。好的，好的，朋友，我願意將所知道的一切供給你。若有我自己還不曾經驗過的，我可以向同類老人去借。我老了，算早已退出人生的舞臺了，但也曾閱歷過許多世事來，也會幹過一番事業來，我的話也許可以供你們做人方面和行事方面的參考。古人不有過老馬識途的話嗎？雖說現在的道路新開關的多，臨到三岔口，老馬也會迷了方向。那不妨事，當開話聽也可以……。

不要怕我說話多了傷氣，老頭兒精神還好，談鋒很健。況且一個老人九個嚼嚙，只愁沒人耐煩聽他，不愁自己沒得說。

你說先想知道老人飲食起居的情形，那很簡單。腸胃作用退化，上桌時不能多喫，但又容易飢餓，於是天然採取了嬰兒「少喫多餐」的作風。平常人一天喫三頓或兩頓，老年人至少五頓。老人又像嬰孩般的饑。我幼小時看見年老的祖母，不論冬夏，房裏總有個生着火的大木桶。玩魔術似的裏面不斷有一小罐一小罐喫的東西變出來。蓮子、花生、蠶豆、核桃仁，每天變換着花樣。她坐在桶邊，慢慢剝着，細細喫着，好像很香甜，而對於她暮年的生活也以此為

最滿足。我父親和叔父們在外邊做了官，想接她到任上享享福，住不上一年半載，就嚷着要回故鄉去。因為她實在捨不得離開那隻四季皆春的火桶，和那些自己田地裏產生的吃不完的果子。富貴人家便要講究喫銀耳、燕窩、洋參。古時候，七十以上僅僅以衣帛食肉爲幸福，未免太寒酸，文明程度太不發。不過我所說的是富貴人，窮人不但沒肉喫，還不是一樣要齧緊老牙根對付酸菜頭和醃蘿蔔嗎。

起居完全受習慣支配。習慣這怪物中年時便在你身體裏生了根，到老年竟化成你血肉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無論新環境怎樣好，老人總守住他住慣的地方。強迫老人遷居是最殘酷的，不但教他感覺不便，而且還教他感覺很大的痛苦。所以漢高祖迎太公到長安，不得不把豐沛故鄉的父老連同鷄犬街坊一古腦兒搬了去——沒有帝王家移山轉海的神力，老太太還是寧願守著家鄉的老火桶，而不貪圖兒子任上的榮華。不說教老人遷居，他臥房裏牀榻几櫈的位置，你也莫想移動分毫，否則逼着你立刻還原不算，還要惹他半天的咕噥。他的眼鏡盒子原放在抽屜左邊角上，你不能移它到右邊，手杖原擱在安樂椅背後，你不能移它到門背後，他伸手一摸不着，就要生氣罵人了。

你口裏雖沒說什麼，心裏定要納罕老人何以這樣難伺候。哈，哈，老人有老人的脾氣，也像少年人有少年人的脾氣。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還更麻煩哩。你聽見過返老還童的話沒有？所謂還童是這樣意義：神明一衰，所有感情意志，言談舉止，都和以前不同，而執拗，偏僻，乖

戾，多疑心，易喜怒，易受人欺騙，儼然孩童模樣。這種老人頂不容易對付，論輩份他是你的曾祖父，論性情他是你五歲兒子的弟弟。老萊子彩衣弄雛，擔水上堂仆地伴啼的那一套，我疑心他並非真想娛親，倒是他自己一時的童心來復。他的老太爺和老不太童心一定更濃。不然玩的人可以這麼起勁，看的人卻未必會這麼開心。

你問老人貪吝心較強，是不是真的。哦，這並不假。從前孔聖人也曾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據叔本華說人三十六歲前使用生活力像使用利錢，三十六歲以後便要動用血本，年齡愈進，血本動用愈多，則貪得之慾自隨之加強，所以這現象是由於生理關係。但我還要為這話補充一下，我以為除了生理關係以外，生活習慣的陶冶訓練更為切要。少年時用的是父母的錢，當然不知愛惜，到了用自己掙來的錢時，知道其來不易，就不免要打打算盤了。生兒育女之後，家庭負擔更重，少年時對人的慷慨和豪爽，不得不把地位讓給對兒女的慈心。譬如這筆錢本打算捐給某慈善機關的，忽然想到雄兒前日要我替他買套五彩畫冊，我還沒有買給他呢，於是打開的錢袋，又不由自主地扣上了。這十餘元本想寄給一個貧寒學生的，忽然想到昨日阿秀的娘說阿秀差件絨線衫。啊，別人的事還是讓別人自己去解決罷，那兒得大底下真有餓死的人！年事愈高，牽累愈重，也就愈加看不開，甚至養成貪小便宜的脾氣。人家送禮，一例全收，等得要回禮時，便要罵中國社會繁文縟節討厭。同人家打牌，贏了要人當面給錢，輸了就想賴賬，明知人家想討老人家喜歡，幾個小錢，不致於同他計較。而一見天下雨喘呀喘呀端大

盆接屋檐水，孫兒潑了半匙飯在地上趕緊叫人掃去喂雞，兒子給她零用錢，一文不用，寧可塞在牆壁縫裏破棉鞋裏讓別人偷。又是一般老婆子常態，不必細述。

x

x

x

x

老人也有老人獨享的清福。朋友，想你也有過趁早涼出門的經驗。早起出門，霧深露重，身上穿得很多，走一程，熱一程，衣服便一件一件沿途脫卸。我們走人生路程的也一程程脫卸身上的負擔，最先脫卸的是兒童的天真和無知；接着是青年各種嗜好和慾望；接着是中年以後的齒、髮、血、肉、脂肪、胃口；最後又脫卸了官能和活動力，只留給他一具枯瘠如牘的皮囊，一團明如水晶的世故，一片淡泊寧靜的歲月。那百花怒放，蜂蝶爭喧的日子過去了。那萬綠沈沈，驕陽如火；或黑雲裏電鞭閃閃，雷聲趕着一陣陣暴雨和狂風那種日子過去了。那黃雲萬畝，鐮刀如雪，銀河在天，夜涼似水的日子也過去了。現在的景象是：木葉脫，山骨露，湖水沈沈如死，天宇也沈沈如死，偶有零落的雁聲叫破長空的寥廓。晚上，擁著寬厚的寢衣躺在軟椅裏，對着垂垂欲燼的爐火，聽窗外蕭蕭冷雨的細下，或淒淒雪霰的迸落。屋裏除了牆上的答的答的鐘擺響，一根針掉下地也聽得見。靜，靜極了，好像自有宇宙以來只有一個我，好像自有我以來才有這個宇宙。想着過去的那些跳躍、歡唱、涕淚、悲愁、迷醉的戀愛、熱烈的追求、發狂的喜歡、剝骨的怨毒、切齒的詛咒、勇敢的冒險、慷慨的犧牲、學問事業的雄圖大念；凡那些足以形成生命的爛漫和欣喜，生命的狂暴和洶湧，生命的充實和完成的，都太空浮

雲似的，散了，不留痕迹了。有時以現在的我回看從前的我，宛如臺下人看臺上人演劇，竟不知當時表演的力量是從那裏來的，爲什麼悲歡離合演得如此之逼真呢。現在身體從聲色貨利的場所解放出來，心靈從癡噴愛慾的桎梏解放出來，將自己安置在一個蕭閒自在的境界裏。方寸間清虛日來，穢滓日去，不必齋戒沐浴，就可以對越上帝。想到從前種種不自由，倒覺得可憐了。

不但國家社會的事於今用不着我管，家務也早交給兒輩了。現在像一個解甲歸田的老將，收拾起駿馬寶刀的生活，優遊林下，享受應得的一份清閒。高興時也不妨約幾個人到山裏打打獵，目的物不過兔子野雉，誰耐煩再去搏獅子射老虎。現在像一個退院的閒僧，一間小小屋子裏，樂鍾經卷，斷送有限的年光，雖說前院法鼓金鏡，佛號梵唄，一樣喧闐盈耳，但都與我無干，再也擾不了我安恬的好夢了。

啊，這淡泊，這寧靜，能說不是努力的酬庸，人生的冠冕，天公特爲老年人安排的佳境。

不過你們爲過多的嗜好，和熾盛的慾望所苦惱著的青年人，也不必羨我。你要知道慾望是生命的真髓，創造力的根源。你們應當了解節制的意義，剷除則不必也不可能。韓愈氏究竟是個聰明人，他做序送一個會寫字的和尚，曾調侃他說藝術進步的推動力在「情炎於中，利欲關進，」出家人講究窒實過次，他的書法的造詣恐怕不易達到高深之境云云。假如不明知說這話

的人是唐朝文士，我們是否要疑心他是佛洛伊德的信徒？

再者老年人欲念的淡泊，其實是生理關係的反映。開花不是老樹的事，一株老樹若不自揣度，抖擻精力，開出一身繁盛的花，則其枯槁可以立待。說想以中年的明智，老年的淡泊，來支配青年的精力，恐怕是不合自然的理想。假如道家「奪舍法」果有靈驗，叫中年老年的靈魂，鑽入孩子的軀殼，那孩子定然長不大。試想深沈的思索，是否嬌嫩腦筋所能勝任？哀樂的盪激，那早脆弱的心靈所能經受？神童每多病而善夭亡，正爲了他們知慧發展過早。所以孩子的糊塗是孩子幸運的庇託，青年的嗜慾是青年創造的策動，老年的淡泊也是老年生命的維持。顛倒了，就違反自然的程序，而發生意外的災殃。思慮短淺的人們，對於造物主的計劃，是不能妄肆推測的。

你想我談談老年人朋友問題。哈，究竟是少年人，一開口就是朋友。細推物理，有時覺得很有趣。有生之物，各成集團，永遠不能互通聲氣。畫樑間築了香巢的燕子，從不見有喜鵲或鷓鴣來拜訪。貓兒見了狗總要挾起背脊，吼着示威，那怕牠們是同在一家內的牲畜。一樣是人類，七八歲的孩子不愛和兩三歲的孩子玩，也不愛和十二三歲的孩子玩，他們自有他們的道伴。青年人也不能和中年和老年人做朋友，所謂「忘年之交」不能說沒有，但總不多。少年人見了年齡略比自己大些的人物，便覺得他們老氣橫秋，不可接近，甚至要叫他們做老頭子老太

婆。至於那些真正黃髮駝背的老頭子，或皺成乾薑薯蕷般的老婆子，和我竟是另一世界的人物了。他們世界和我們距離如此之遠，有如地球之與火星和大狼星。聽說火星裏的人類頭大如斗，腿細如鳥爪，天狼星裏的人類身長百千丈，地球一隻巨艦粘在他們指甲尖上只似一葉浮萍，雖說這樣奇形怪狀，我們並不怕，我們和他們本是永遠不發生關係的呀。現在的青年人對於我雖說不至於以天狼星和火星人物相待，無形間的隔閡，一定是免不了。所以老人只好找老人做朋友，各人身上的病痛，各人的生活經驗，各人由年齡帶來的怪癖，由習慣養成的氣質，彼此可以了解，彼此可以同情，因之談起來也就分外對勁。況且我一開始就告訴你：老年人身心一切退化，只有說話的精神偏比從前好。牢騷發不完，教訓教不完，千言萬語，只是一句話，天天念誦的還是那段古老經文。性如爽直的青年那長耐得住，他們對你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又何怪其然呢。至於兩老相對，隨你發天埋怨現任的生活比從前貴了啦，現任的人心比從前壞了啦，甚至天氣也比從前熱得多，蚊子比從前叮人更痛啦，自己套下來是八斤，兒子只七斤，孫女兒只有六斤半，可以證明一代不如一代啦，還有什麼什麼啦，對方聽了決不會暗中搖頭皺眉，或聽磕睡了額角碰上屏風，而惹你一場噴嚏的。

不過無論什麼知心朋友，各有家庭，各有境遇，未必能同你鎮天相守。所以朋友以外還應有個老伴。老伴的資格應當是老兄弟或老姊妹，頂好是老夫婦。本來夫婦結合的意義，青年時代是戀人，中年時代是家庭合作者，老來就變成互慰寂寥的老伴兒了。

青年眼睛裏的老年人好像是另一世界的人物，你說這話你也承認的。但你想知道老年人眼睛裏的青年究竟像個什麼。哈，哈，朋友，不恭敬得很，老人看青年，個個都是孩子，——都是所謂「娃兒」們。自己家裏子姪不必論，學校的學生，社會上一切年輕人，看起來也都是娃兒。其實這些娃兒並不老實。讓我講個小小故事你聽。記得我從前有個朋友的女兒，我眼見她出世，眼見她長大，一、向將她當做一個純潔天真，毫不知世事的安琪兒，同她說話時，總像同小兒說話似的不知不覺把聲音放柔軟了，她任我面前也純乎一團孜孜孩氣。一天，我在她客廳裏翻閱報紙，等候她父母的歸來。正看到一篇政敵爭論的文章，忽聽得隔壁這位十二齡的小天德和一位比她還少一歲的朋友談天。原來她們在攻擊她們的教師呢。一大串無恥啦，卑鄙啦，連珠般從兩人口角滾出來。腔調那麼自然，字眼又運用得那麼辛辣，正不知我耳朵聽的剛剛才紙上讀的有什麼分別。聽了以後，不由得毛骨悚然，這才知道人不可以貌相，孩子們離開大人，就變成大人了。現在那些十八九，或二十三歲的大學生在你面前說話，無論男女都溫柔視睇，未語臉先紅地羞怯可憐，教你懷疑他們是隻才出殼的雛兒，但誰知他或她不已是一個丈夫，一個妻子，或兩三個孩子的雙親呢。誰知他或她從前不會在學校當過幾年的教師，或在社會服過多年的務呢。他們恭恭敬敬，低聲下氣地尊你為某先生，某老師，轉過背來在他們同夥裏，也許要以老成的風度，尖刻的口吻，喊着你的姓名，或提着你的綽號，批評你教授法的優劣，學術的淺深哩。

學生最愛替教師取綽號，這玩意我從前在學校時也幹過。所取的綽號有極切合的，有不大切合的，有善意的，有惡意的。每人總有一種可笑之點，綽號就恰恰一把捉住這可笑之點而加以放大，教大家聽了發笑。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頃刻傳遍全校，雖不致「宛作墓銘」，而的確「生爲別號」。學生一批批畢業走了，你的綽號卻不隨之而走，除非你離開這學校，它才消滅。這段話本是節外生枝，不過因談及綽號二字而連帶及之云爾。

啊，我們不能儘說逗笑的閒話，也該討論點正經問題才是。憑我過去經驗，要想有所成就，就要惜陰，即代打仗術語是爭和時間。「尺璧非寶，寸陰是競」，老頭兒不怕人笑，要搬出小時三家村塾讀的兩句千字文，當作青年貴重的贈品。西洋哲學家會說：必須自己活得長，才能知道生命的短。青年正在生命道路上走着，所以覺得前路漫漫，其長無限。老人卻算已爬上生命的峯頂，鳥瞰全局，知道它短長的究竟。孩童頂歡喜過年，但從年事逐漸緊張的臘月初盼到除夕，也感覺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長大後便覺得一年過得很快，——一本日曆掛上壁，隨手撕撕，一年便了。老人則更快而又快了。時間在孩童是蝸牛，在中年是奔馬，在老人則是風輪，是火車。你別羨慕以八千歲爲春秋的大椿國人的長壽，在他們感覺裏，那麼悠久的光陰也許只似電光的一閃，同螻蛄朝菌差不多呢。譬如十年的光陰罷，青年看來似乎甚長，老人則覺其甚短，一霎眼就有幾個十年過去了。

但是，在短促的人生裏，十年的光陰，也真不能說短。我要替那位哲學家的話再補上一句：必須自己活得長，才能覺察生命的長。無意在道旁插根柳枝，經過十年，居然成了一棵綠葉婆娑，可爲蔭庇的大樹。建造一座屋，經過十年，地板退漆，牆壁綠滿蘚苔，儼有古屋意味。雕鏤一方玉石圖章，經過十年，棱角消磨，文字也有些漫滅，你還不常用呢。十年前攝了一幀相片，同鏡中現在的自己一比，可憐竟判若兩人。十年前存進銀行一千元，現在會變成二千；一萬就變成二萬。你掙這個一萬元，不知曾受多少苦辛，滴多少血汗，而那個一萬元呢，是光陰先生於你不知不覺之間，暗中替你搬運來的。十年裏你接過多少親友結婚的喜帖，湯餅會的訂約，死亡的訃告。十年裏你看過多少社會情況的變遷，政局波瀾的起伏，世界風雲的變幻。你研究一門學問，經過十年，應該可以大成了。發明一件事物，經過十年，也該有個端緒了。辦一項事業，經過十年，其成績定已可觀，就說建立國家罷，那當然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奏功的，但經過兩個「五年計劃」，至少也築下一個堅固基礎了。我們知道十年是如何的短，就該好好把握它。知道十年是如何的長，就該好好利用它。朋友，珍重你們那如花的最有生發的十年，善用你那無價的一去不復返的十年，別醉生夢死混過，弄得將來老大徒悲啊。

西洋人說老人是一部歷史，又說老人是一部哲學，所以你想同我研究點人生問題。喔，人生問題，提起這題目先就嚇人。這是個最神祕的謎，無論什麼聰明人也不能完全了解。況且上壽不過百年，以這樣短促的生命而想在司芬克斯面前交卷，不被牠一爪子打下山崖，跌個稀爛才

怪。但我們可以想個經濟辦法，以三四十年的經歷做基礎，再飽讀中外歷史，再加上一點子浮薄的天文知識。當我們腦子裏有了四五千年的歷史知識，我們的生命就無形延長了四五千年。知道北斗星離開我們多遠，知道銀河裏那些恆河沙數的太陽系的光線，到達地球需要幾個光年，我們對於「時間」的觀念便又不同了。正因老人的眼光看得遠一點，所以老人對於歷史的興廢，國家的盛衰，不大動心，也不易悲觀。失敗的不見得永久失敗，興隆的也不見得永久興隆，生於憂患者死於安樂，先滅咄者後必笑。在最艱難最痛苦的時代，我們只要拿出勇氣來同惡勢力奮鬥，最後的勝利總要歸於你的。一失敗就失望頹廢，那就沒有辦法了。

喔，我們又把話說得離開範圍了。快收回來。我不妨同你談談知人論世，這也是人生問題重要節目，不可不知的。要論世先須知人，青年時代對人的看法很單純，中年便不同，老年更不同。孩子捧着萬花筒，看見裏面一幕一幕色彩口變換，每驚喜得亂叫亂跳。老人早明白那不過幾片玻璃在作怪，並不稀罕。但你雖明白了它變化的原則，當你將筒子湊近眼眶，也不能不承認那顏色的悅目，圖案錯綜得有趣。老人坐着沒事，靜靜翻閱人生這部奇書，對於這幾頁總不肯輕輕放過，因為它委實教人欣賞，够人玩味呀。

明白青年人容易，年輕女郎漂亮是她生命，年輕男人，戀愛是他迫切的要求。好像花到春天一定要開，貓兒到了春天，一定要在屋頂亂叫。啊，男青年戀愛之外，還愛談革命，不是馬克司，便是牛克司，準沒有錯兒。明白知識低陋的人容易：農夫最大的願望是秋天的豐收，人力車夫

最大的願望是多碰見幾個主顧，多收入幾角錢，晚上好讓他多喝幾杯燒酒。明白特殊的人也容易，你頂好莫向守錢虜要求布施，莫勸妒婦允許丈夫交女朋友，莫勸土豪劣紳不再魚肉鄉民，莫想日本軍閥，自動地放下他們的屠刀。但世界上也有許多你認為極聰明的，極睿智的，有高深學問的，有豐富人生經驗的，他的行事偏會出人意料之外，教你看不透，摸不準。比方一個學者寫起國際論文來，天下大勢，瞭如指掌，而處理身邊小事，卻又往往糊塗可笑。又有人辛苦多年，建設一番事業，卻因後來知人不明，就此一座莊嚴的七寶樓台，跌成了滿地碎屑。也有人精明強幹，而偏好阿諛，他正在進行的事業，就不能發展，已成功的事業，也因此失敗了。也有英雄，叱咤風雲，鞭笞宇內，奴役了億兆人民，破滅了許多國家，誰知他自己卻甘隸粧台，聽溫柔的號令，結果身敗名裂，為天下後世笑罵。可憐世人就是這麼愚蠢，這麼短視，這麼矛盾。不怕你是個銅筋鐵骨的英雄，足跟總還留下一寸致命的弱點。這樣看來，歷史所告訴我們的話都是真的，西洋十六世紀的劇作家以「性格」為造成悲劇的原因，也是不錯的。——所以唯物史家，以經濟環境決定人的一切，我認為理論不完全。世上還有許多稟賦之偏的人哩：有的生來自私自利，只愛佔別人的便宜。有的生來狼心狗肺，利之所在，至親骨肉卻下得絕手。有的生來一肚皮的機械，連同牀共枕的人也猜不透他的為人究竟。有的生來氣量偏隘，多疑善妒，苦了他人，又苦了自己。還有古怪的，偏執的，暴虐的，狠戾的，好權勢的，偽善的，說也說不完，舉例也舉不得這麼多。總而言之，這種人你在人生旅途上隨時可以遇見。我們同一個

人相處，應該明白他的癆癥之所在，他的弱點是什麼，或對症下藥，設法治療他，或設法避免與他正面的衝突，更要預防這種人在與你共同事業上必然發生的惡影響。這才勉強說得上知人兩字。

論世，那更不易言了。長久世途的經歷，各地不同風俗人情的比較，幾千年歷史啓示的接受，教我們明白是與非沒有一定的標準，善與惡沒有絕對的價值，沒有一句教條具有永久的真理，沒有一項信仰，值得我們生死服膺。而且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只算某種條件下的成功與失敗。這道理在歷史人物身上，更容易看得出來。比方平常一個人犯了殺人之罪時，不受法律的裁制，就得受良心的裁制，他的靈魂永久莫想安寧，人命是關天的呀！可是手握大權的政治領袖們，有時爲了發洩他個人的喜怒，或滿足他個人的野心，不惜塗炭百萬生靈，將一座地球化成屍山血海。他反而成爲人間的奇傑，歷史的英雄。尋常無故拿人一點東西，就被人奉上盜賊的雅號，等你把堅船大砲，轟進別個和平國土，卻反美其名爲開疆闢土，或拓展殖民地了。什麼是正義的答案：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什麼是公理的答案：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以個人而論，有的人立身行事，其實只算個小人，而在某種環境裏，他卻被人目爲君子，有的人說的話，幹的事，其實禍國殃民，足貽萬世人心之禍，然而爲了某種政治關係，他反而成爲大眾崇拜的對象。當時無數文字有意撒謊地歌頌他，後代歷史以訛傳訛地揄揚他。他不但成了當世一尊金光燦爛的偶像，居然還成了永久活在國民心目中的神。你再放眼看看歷史上的例證：

同樣殉國烈士，有的流芳，有的湮沒。同樣買國奸邪，有的挨罵，有的不挨罵。同樣一門文學家，善於自己標榜的，或有門生故吏捧場的，聲名較大。寂寞自甘的聲名較小。更使人不平的有許多真正的志士仁人，當時被人釘上十字架，身後還留下千載罵名。假如他的事蹟完全保存，也許將來還有昭雪之一日，否則只好啣冤終古。一部二十四史多少人佔了便宜，多少人吃了虧。多少人待的是不虞之譽，多少人得的是意外之謗。不但古代如此，現代也還如此，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還如此，若一件件平反起來，歷史大部分要改編過。但改編也未必有用，中國歷史很多是有兩部的，平反了些什麼來？歷史的錯誤可以矯正，人類的偏見卻不容易矯正啊！

當我初次發見這些歷史的欺誑，和社會上種種不平事實時，所感到的不僅是憤怒，是害怕，而是寒心，啊，透骨的寒心，澈骨的寒心。既如此，我們還努力做人幹嗎？我們應當學乖，學巧，學校猾，揀那最討便宜的道兒走。帶着一張春風似的笑臉，一顆玲瓏剔透的心肝，一套八面圓通的手段，走遍天下也不怕不得意，也不怕沒人歡迎。

這樣，男人就成了「老奸」，女人就成了「積世老婆婆」，哈哈，你聽見這話忍不住笑，對了，還真有點好笑。可是老頭兒要正言厲色告訴你：「奸」同「老」容易發生連繫，但也不一定就發生連繫。人到中年，見多識廣，思想有一度黑暗是真的。等到所見更多，所識更廣，他的靈臺方寸之地反而光明起來。所以老年人心地多比較的忠厚，比較的正大，而對於真理的信仰

更加堅定。我只問你，爲什麼我們發現了社會不平事實，你曾憤怒？你發現了歷史的欺誑，你就刻不容已的想把它平反過來。你自己不能平反，見了別人平反，你一樣感到痛快？那怕是你自幼崇奉的偶像，一覺察它的虛僞時，你也不得不忍心將它一脚踢出你的心窩去。好了，好了，這就是人類大生的是非心，人類天生的正義感，人類大生的真理愛。它的表面雖然時常改變，它的本質卻是永不改變的。我們人類靠了這個才能維持生活的秩序，世界的文化靠了這個才能按步進行。但丁遊了煉獄地獄之後，才能瞻仰到上帝的慈顏；老人也經過無窮思想的衝突，無窮悲觀的黯澹，才能折衷出這個道德律。它就是上帝的化身，具有無上的尊嚴，無上的慈祥惻隱之性的。

我再同你談談人生：

人生像遊山。山要親自遊過，才能知道山中風景的實況。旁人的講說，紙上的臥遊，究竟隔漠。卽如畫圖，攝影，銀幕，算比較親切了，也不是那回事。朝嵐夕靄的變化，松風泉韻的琤琮，甚或沿途所遇見的一片石，一株樹，一脈流水，一聲小鳥的飛鳴，都要同你官能接觸之後，才能領會其中的妙處，渲染了你的感情思想和人格之後，才能發現它們靈魂的神祕。凡是名山，海拔總很高，路徑也迂迴陡峭難於行走，但遊山的人反而愛這迂迴，愛這陡峭。困難是遊名山的代價，而困難本身也具有一種價值。勝景與困難，給予遊山者以雙倍的樂趣。名山而可以安步當車去遊，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人生有時是那麽深險不測。好像意大利古基督教徒的地洞，深入地底十餘丈，再縱橫曲折，人身筋脈似的四布開來，通到幾十里以外。探這種地洞是有相當危險的。各人打着火把，一條長長的繩索牽在大家手裏，一步一步向前試探，你才能由這座地底城市的那一頭穿出來。聽說某年有一羣青年，恃勇輕進，無意將手中線索弄斷，火把又熄了，結果一齊餓死在裏面。啊，多麼的可怕！

人生緊張時，又像一片大戰場，成羣的鐵鳥在你頂上盤旋，這裏一礮彈落下，迸起一團濃煙，那裏一陣機關槍子開出一朵朵火花。沙土交飛，磨盤大的石頭，沖起空中十餘丈。四面天昏地慘，海立山崩，大地像變成了一座冒着硫磺氣和火光的地獄。你眼瞎了，耳聾了，四肢百骸都不是你自己的了，而的打的打衝鋒號在背後催，除了前進，沒有第二條路。啊，這又多麼可怕！

我們應該排除萬難，開闢荆棘，攀登最高的山峯，領路萬山皆在脚下，煙雲盪胸，吞吐八荒的快樂。我們應該兢兢業業地牽着「經驗」的線索，小心地打着「理智」的火炬，到地底迷宮去探險。打這頭進去的不能打那頭出來，不算好漢。我們應該胸前掛了手榴彈，手裏挺起了刺刀的槍，勇敢而敏捷地向敵人陣地撲去。我們的目的，不是成功就是死。死在戰場上才是壯士的光榮。

人是生來戰鬥的，同人戰鬥，同自然戰鬥，也同自己戰鬥。只有打過生命苦仗的人，才容

許他接受生命的榮譽獎章，才允許他老來安享退休的清俸。那些憤憤的，偷安的，取巧的，雖然便宜一時，最後所得到的只是恥辱和嚴酷的審判。冥冥中自有公平的法官。

真金是烈火裏鍛鍊出來的，偉大的人格也是從逆境裏磨鍊出來的。溫室中的玫瑰花，金絲籠裏的芙蓉鳥，顏色何嘗不悅目，歌聲何嘗不悅耳，無奈它們究離不開溫室和金絲籠。一勢改變，失去了平安的託庇所，與外邊烈日嚴霜相接觸，末日便立時到來了。青年時代多受折磨——只須不妨礙身心自然的發展——並非壞事。自己筋骨強固，志氣堅剛，可以擔當社會感家的大事。對別人的痛苦能够深切的了解而給予同情，而激發爲大衆犧牲的仁勇。自幼嬌生慣養的人，多容易流爲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一生都一帆風順，也只能成功一個酒囊飯袋，社會是不需要這類人的。

認定了你良心之所安，真理之所在，便該勇往直前的幹去。不必顧慮一時的毀譽得失，也不必顧慮後世的毀譽得失。脚跟要站得實，眼光要放得遠。不要想得太多，過於發達了頭腦，也許會痿痺了手脚。不要做孔子所責備的鄉愿，世上唯有那種人最可恥。不要做耶穌所叱罵的法利賽人，世上唯有那種人最可惡。

做人要懂得一點幽默，生活才不至於枯燥。古今偉大作品多少帶着一種幽默味。天分相當高明的人說話也自然雋永而多風趣。幽默雖然不是人人所能學，而了解幽默的能力卻是可培養的。幽默可以刷清我們沈滯的頭腦，振奮我們疲乏的靈魂，而給予我們以新的做人的趣味。好

像我們在人生戰場作戰一番之後，坐在戰壕裏休息時，不妨由這個兄弟唱一段京戲，那個兄弟講一個笑話，至少扮個鬼臉，互相取笑一下，也可以叫人感覺輕鬆，而增加再度衝鋒的勇氣。幽默可以使我們的人格增加彈性，使我們處紛華不致迷失本性，處貧賤不致咨嗟怨嘆，戚戚終日；教我們含笑迎接橫逆的境遇，睚眦死神的臉。平常時候，你倘不知幽默的功用，到了困難痛苦的時候，幽默不但拯救你的性靈，還能拯救你的生命。

人活着不倖爲自己，也爲大衆，個體消滅了，細胞何從存在。不僅要待平自己，也要待奉別人，救主也會爲他門徒洗腳。不要太實際，帶一點中世紀傳奇氣氛，做人可以美麗些。思想要有遠景，不必把穿衣喫飯，討老婆，生孩子，當做人生的究竟。生命是貴重的，必要時該捨棄生命，如同拋擲一隻爛草鞋。我們自有遠大的企圖，神聖的鵠的在。

你聽見老頭兒信口開河，由自己生活經驗，直扯到萬萬里外的星球，以爲必有一番妙諦奇詮，可以啓發我們的心意。誰知說來說去，仍不過幾句老生常談。這幾句老生常談，我們那一本書裏沒讀過，那一天報紙上不見過，那一位先生長者訓話不聽過，用得你這老東西費這許多吐沫來說。哈哈，娃兒，你認錯了指路碑，上了老頭兒的當了。我所能指示你的也只這樣一個平凡境界。可是世界上那件事不平凡，譬如你每日三餐還不是平凡極了，爲什麼這刻板文章你總不能不寫？老頭兒到銀河會見了牛郎織女，上天空拜謁了北斗星君，回來所能帶給你們的，

也只不過這幾句老生常談而已。

半日冗長的談話，你回去想也要寫得頭昏腕酸，我早申明了老頭兒的嚙嚙，誰教你來招惹他自討這番苦喫。哈哈。

家

家的觀念也許是從人類天性帶來的。你看鳥有巢，獸有穴，蜜蜂有窠，螞蟻有地底的城堡。而水狸還會作木匠，作泥水匠，作捍堤起壩的功夫，經營牠的住所哩。小兒在外邊玩了小半天，便嚷着要家去。從前在外面做大官的，上了年紀，便要告老回鄉，那怕外面有巴黎的繁華，紐約的富麗，也牽絆他不住，這叫做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楚霸王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道士以他企圖達到的境界爲仙鄉，爲白雲鄉。西洋宗教家也叫天國爲天鄉。家鄉二字本有連帶的意義，鄉土不就是家的觀念的擴大嗎。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裏說過：鳥兒到了春天便有築巢的衝動，人到中年也便有建立家庭的衝動。這話說明了一種實在情況。我們仔細觀察那些巢居的鳥類，平常的日子只在樹枝上棲身，或者隨便在那裏混過一夜。到了快孵卵了，才著忙於築巢，燕子便是一個例。人結婚之後，有了兒女，家的觀念才開始明朗化起來，堅強化起來。少年時便顧慮家的問題，呸，華是個沒出息的種子！

我想起過去的自己了。——當文章寫到轉不過灣時，或話說到沒有得說時，便請出自己來解圍，這是從吳經熊博士學來的的方法。一半是天性，一半是少時多讀了幾種中世紀式的傳奇，

便養成了一種羅曼蒂克的氣質。美是我的生命，優美，壯美，崇高美，無一不愛。尋常在詩歌裏，小說裏，銀幕裏，發見了哀感頑豔，激昂慷慨的故事時，我決不吝惜我的眼淚。有時候，自覺週身血液運行加速，呼吸加急，神經纖維一根根緊張得像要繃斷。好像面對着什麼奇蹟，一種人格的變換，情感的昇騰，使我忘失了自己，又神化了自己。我的生命像整個融化在故事英雄生命裏，本來渺小的變偉大了，本來齷齪的變崇高了。無形的鞭策，鼓舞我要求向上，想給自己造成一個美的人格，雖然我的力量是那麼薄弱。

那時候我永遠沒想到家是什麼，一個人要家有什麼用。因為自己是學教育出身的，會想將自己造成一個教育家，並非想領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私人樂趣，其實是想爲國儲才。初級師範卒業後，當了一年多小學教師，盲目的熱心，不知摧殘了幾個兒童嫩弱的腦筋。過度的勤勞，又在自己身體裏留下不少病痛的種子。現在回想，真是一場可愛而又可笑的夢。在某些日子裏，我又曾發了一陣瘋，想離開家庭，獨自跑向東三省舉家去。賺了錢好救濟千萬窮苦的同胞。不管自己學過農業沒有，也不管自己是否具有開創事業魄力與幹才，每日黃昏望着故鄉西山尖的夕陽默默出神，盤算怎樣進行的計劃。那熱烈的心情，痛苦的滋味，現在回想，啊，又是一場可愛而又笑的夢。

於今這一類的夢想，好像盈盈含笑的朝顏花，被現實的陽光一灼，便立刻變成一校兒枯焦的淡藍了。教育家不是我的份，實業家不是我的份，命定只配做個弄弄筆頭的文人。於今連筆

也想放下，只想有一個足稱爲自己主有物的住所，每天早起給我一盞清茶，幾片塗着牛油的麵包，晚上有個溫暖的被窩，容我伸直身子睡覺，便其樂融融，南面王不易也。

家，我並不是沒有。安徽太平縣鄉下有一座老屋，四週風景，分得相離不遠的黃山的雄奇秀麗。隱居最爲相宜。但自從我的姓氏上冠上了另一個字以後，它便沒有了我的份。南昌也有一座幾房同居的老屋，我不打算去住。蘇州有一座小屋倒算得是我們自己的。但建築設計出於一個笨拙工程師之手。本來是學造船出身的，卻偏要自作聰明來造屋，屋子造成了一隻輪船，住在裏面有說不出的不舒服，所以我又不大歡喜。於今這三座屋子，有兩座是落在淪陷區裏，消息阻隔，也不知變成怎樣了。就說幸而瓦全，恐怕已經喂了白蟻。這些戴着人頭的白蟻是最奸獪那無主的屋子來蛀。先蛀窗櫺門扇，再蛀頂上的瓦，牆壁的磚。再蛀承塵和地板。等你回來，屋子只剩下一個空殼。甚至全部都蛀完。只留給你一片白地。所以我們的家的命運，早已成了未知數，將來戰事結束，重回故鄉，想必非另起爐灶不可了。

記得少壯時性格善於變動，不喜住在固定的地方。當遊覽名山勝水，發見一段絕佳風景時，我定要叫着說：『喔，我們若能在這裏造座屋子住多好！於是康，即上述的笨拙工程師，就冷冷地訕嘲我：『我看你不必住房子，頂好學蒙古人住一種什麼氈廬或牛皮帳。他們逐水草而遷徙，你呢，就逐好風景而遷徙』。對呀，屋子能搬場是很合理的思想，未來世界的屋子一定都是像人般長了腳能走的。忘記那位古人有這麼一句好詩。也許是吾家髯公吧，『湖山好處便爲

家」其中意境多可愛。行脚僧煙簑雨笠，到處棲遲，我常說他們生活富有詩意，就是爲了這個。

由聶公聯想到他的老表程垓。他的書舟詞，有使我欣賞不已的滿江紅一首云：

葦尾爲舟，身便是煙波釣客。况人間原似浮豕泛宅，秋晚雨聲蓬背穩，夜深月影窗籬白。滿船詩酒滿船書，隨意索。也不怕雲濤隔，也不怕風帆側，但獨醒還睡，自歌遠歌。臥後從教鯁鱗舞，醉來一任乾坤窄。恐有時撐向大江頭，占風色。

這詞中的舟並非真舟，不過想像他所居之屋爲舟，以遣烟波之興而已。我有時也想假如造屋的錢，不如拿來造一隻船。三江五湖，隨意遨遊，豈不稱了我「湖山好處便爲家」的心願。不過船太小了，像張志和的舴艋，於我也不大方便，我的生活雖不十分複雜，也非一竿一鏡似的簡單，而且我那幾本書先就愁沒處安頓。太大了，惹人注目，先就沒膽量開到太湖。我們不能擊破三萬六千頃青琉璃，周覽七十二峯之勝，就失卻船的意義了。

以水爲家的計劃既行不通，我們還是在陸地上打主意吧。

像我們這類知識份子，每日都需要新的精神食糧，至少一份當天報紙非入目不可。所以家的所在地點離開文化中心不可太遠，但又不必定在城市之中，若能半城半郊，以城市而兼山林之樂，那就最好沒有了。爲配合那時經濟情形起見，屋子建築工料，愈省愈好。牆壁不用磚而用土，屋頂用茅草也可以。但在地板上不可不多花幾文，因爲它既防潮濕又可保持室中溫度。

對衛生關係極爲重大。地板離地高須二尺，裝置要堅固，不平或動搖，最爲討厭。一個人整天在捏杻不安的環境裏度日，精神是最感痛苦的，屋子儘可以不油漆，而地板必抹以桐油。我們全部生命幾乎都消耗於書齋之中，所以這間屋是必須加意經營的。朝南要有一面鑲玻璃大窗，冬受暖日，夏天打開，又可以招納涼風。東壁開一二小窗。西北兩壁的地位則留給書架。後面一間套房，作爲我的寢室，只須容得下一榻二櫥之地。套房和書齋的隔斷處，要用活動的雕花門扇。糊以白紙，或淺藍鵝黃色的紙。雕花是中國建築的精華，圖樣多而美觀，我們故鄉平民家的窗櫺門戶，多有用作之者，工價並不貴。它有種種好處：光線柔和可愛，空氣流通，一間房裏有了炭火，另一間房可以分得暖氣。這種藝術我以爲應當予以恢復。造屋子少不了一段遊廊，風雨時可以給你少許迴旋之地，夏夜陳列藤椅竹榻，可與朋友茗若清談；或與家人談狐說鬼，講講井市瑣聞，或有趣味的小故事，豆瓣瓜架的味兒，是最值得人懷戀的。

房旁要有二畝空曠之地，一半蒔花，一半種菜，養幾隻雞生蛋，一隻可愛的小貓，晚上趕老鼠，白晝給我做伴。書，從前夢想的是萬卷琳瑯，抗戰以後，物力維艱，合用的書有一二千卷也殼了。要參考時不妨多跑幾間圖書館，所以圖書館距離要近，頂好就在隔壁。外文書也要一些。去舊書舖訪求，當然比買新的便宜，又可替國家節省外匯，豈非一舉兩得。圖書館或舊書舖弄不到的書，可以向藏書最多的朋友去借。我別的品行不敢自信，借書信用之好，在朋友間是一向聞名的，想朋友們決不至於拿「借書一竊」的話來推託吧。書有了，於是花前燈下，

一卷陶然，或於紙窗竹榻之間，扞紙伸筆，寫我心裏一些想說的話。寫完之後，拋向字篋可以，送給報紙雜誌發表也可以。有時用真姓名與讀者相見，有時捏造個筆名用也可以。再重複一句，我寫的文字無論如何不好，總是我真正心裏想說的話。我決不爲追逐時代潮流，迎合世人口味，而歪曲了我創作的良心。我有我的主見，我有我的驕傲。

只有做皇帝的人才能說富有四海，臣屬萬民的話。但我們若肯用點腦筋，將自然給予我們的恩惠，仔細想想，每個人都有這一項資格的。飛走之物的家，建築時只有兩口兒的勞力，所以大都因陋就簡。據說喜鵲的窩做得最精巧，所以常惹斑鳩眼紅，但你若將鵲巢研究一下，咳，可憐，大門是向天開的，育兒時遇見風雨，母鳥只好拱起背脊硬抵，請問人類的母親受得這苦不？就說那硬尾巴，毛光如漆的小建築師吧。牠能採木，能運石，可算最伶俐了，但我敢同你打賭，請你進牠屋子去住，你一定不肯。人呢，就不然了。譬如我現在客中所住的一間書齋，雖說不上精緻。但建築時先有人製圖，而後有木匠泥水匠來構造。木材是從雅安一帶森林砍下，該鋸成板的鋸成板，該削成條子的削成條子，紮成木排，順青衣江而下淌，達到嘉定城外。一堆堆，一堆堆積着。要用時，由江邊一些專靠運木爲生的貧民扛來，再由木匠搭配來用。木匠的斧子鋸子，刨子，釘子，原料是由本城附近某鑛山出產的，又用某鑛山的煤來鍛鍊的，開礦的，挖煤的，運鐵煤的，燒爐的，打鐵的，你計算計算看，該有多少人？全房的油漆，壁上糊的紙，窗上的玻璃和簾幙，製造和販賣的，又該有多少人？我桌上有一架德國製造

的小鬧鐘，一管美國製造的派克自來水筆，一瓶喀萊爾墨水，幾本巴黎某書店出版的小說，一把俄國來的裁紙刀。在抗戰前，除那管筆花了我二十元代價之外，其餘都不值什麼。但你也別看輕這幾件小東西，它們渡過波萬重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穿過數千里雪地冰天的西北利亞，一路上不知換了多少輪船，火車，木船，薄笨車；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手，方能聚首於我的書齋，變成與我朝夕盤桓的雅侶。

飛走之物無冬無夏，只是一身羽毛。孔雀錦鷄又最絢爛，但這一套美麗衣服若穿煩膩了，想同白鷺或烏鴉換一身素雅的穿，換換口味，竟不可能。我們則夏紗，秋夾，冬棉皮，還有羊毛織的外套。要什麼樣式就什麼樣式，要什麼顏色就什麼顏色。談及吃的，則虎豹之類吃了肉便不能吃草，牛馬之類吃了草又不能吃肉。蚊子除叮人無別法生活，被人一巴掌拍殺，也決無埋怨。蒼蠅口福比較好，什麼吃的東西都要爬爬嘍嘍，但蒼蠅也最受憎惡，人類就曾想出許多法子消滅它。人則對於動植物，甚至礦物都吃，而有錢人則天天可以吃葷。有些好奇的有錢人則從人蔘，白木耳，猩猩的脣，黑熊的掌，駱駝的峯，麋鹿的尾，猴子的腦，燕兒的窩，吃到象隸動植物二界的冬蟲夏草。人是從平地上的吃到山中的，水底的；從甜的吃到苦的，香醇吃到臭的。猥瑣如蟲豸總可饒了吧，也不饒，許多蟲類被人指定了當做食料，連毒蛇都弄下了鍋作爲美味。這才真的是「玉食萬方」哩。

可見上帝雖將亞當夏娃趕出地上樂園，待遇他們的子孫，其實不壞。我們還要動不動怨天

咒地，其實不該。譬如做父母的辛辛苦苦，養育兒女，什麼東西都弄來給他享受，還嫌好道歹，豈不教父母寒心，回頭他老人家真惱了，你可要當心才好。——有人說人不是上帝的兒子，同時是萬物的靈長，自然界的主人，我想無論是誰，對於這話是不能否認的。

你雖則是絲毫沒有做統治者的思想，但是在家裏，你的統治意識卻非常明顯。這小小區域便是你的封邑，你的國家。你可以自由支配，自由管理。你有你的百官，你有你的人民，你有你的府庫。你添造一間屋，好似建立一個藩邦，開闢一畦草萊，好似展拓幾千里的疆土；築一道牆，又算增加一重城堡；種一棵將來足為蔭庇的樹，等於造就無數人才；栽一株色香俱美的花，等於提倡文學藝術。家裏几桌牀榻的位置，日久不變，每易使人厭倦，你可以同你的謀臣——你的先生或太太——商議，重新布置一番。布置妥帖之後，在室中負手徐行，躊躇滿志，也有政治上除舊布新的快感。或把筆牀茗碗的地位略為移動，瓦瓶裏插上一枝鮮花，牆壁間新掛一幅小畫，等於改革行政，調動人員，也可以叫人耳目一新，精神煥發。怪不得古人有「山中南面」之說，人在家裏原就不啻九五之尊啊。

夠了，再說下去，人家一定要疑心我得了什麼帝王术，想闢起門來做皇帝。其實因為有一天和朋友袁蘭子女士談起家的問題，他說英國有一句俗語：「英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具有絕對的主權，絕對的尊嚴性。覺得很有意思，就惹起我上面那一大堆廢話罷了。

實際上，家的好處還是生活的自由和隨便。你在社會上與人周旋，必須衣冠整齊，舉止彬

彬有禮，否則人家就要笑你是名士派。在家你口啣煙捲，悠然躺在廊下；或襯着一雙拖鞋，手拿一柄大芭蕉扇，圍中來去；或短衣赤腳，披襟當風，都隨你的高興。聽說西洋男人在家庭裏想抽枝烟也要得太太的許可，上餐桌又須換衣服，打領結，否則太太就要批評他缺少禮貌，甚或有提出離婚的可能。啊，這種丈夫未免太難做吧。幸而我不是西洋的男人，否則受太太這樣拘束，我寧可獨身一世。

沒有家的人租別人房子住，時常會受房東的氣。房租說加多少就多少，你沒法抗議。他一下逐客之令，無論在什麼困難情形之下，你也不得不拖兒帶女一窩兒搬開。若和房東同住，共客廳，共廚房，共大門進出，你不是在住家，竟是住旅館。住旅館，不過幾天，住家都要論年論月，這種喧鬧騷亂的痛苦，最忍耐的心靈，也要失去他的伸縮性。雖說人生如逆旅，但在短短數十年生命裏，不能有一日的自由，做人也未免太可憐，太不值得了。

人到中年，體氣漸衰，食量漸減，只要力之所及，不免要講究一點口腹之奉。對於食譜，烹飪單一類的書，比少年時代的愛情小說還會惹起注意。我有旨蓄，可以御冬；醃菜，酸醬，腐乳，芝麻醬，果子醬，無論那個窮措大的家庭，也要準備一些。於是大罇小罇也成爲構成家庭樂趣的成份，對之自然發生親切之感，這類罇罐之屬，旅館是沒地方讓你安置的，不是固定的家也無意於購備，於是家就在罇罇罐罐之中，顯出它的意味。人把感情注到罇罐上去，其庸俗寧復可耐，但「治生那免俗」老杜不早替我們解嘲了嗎。

但一個人沒有家的時候就想家，有了家的時候，又感到家的累贅。我們現在不妨談談家的歷史。原始時代家庭設備很簡單，半開化時代又嫌其太複雜。孟子雖曾提倡分工合作之說，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幾乎件件取諸宮中。一個家庭就等於一個社會。鄉間富人裏有了牛棚，豕牢，雞疇，鴨欄不算，米豆黍麥的倉庫不算，還有磨房，春閭，酒甎坊，紡車，織布機，染坊，只要有田有地有人，關起門來度日，一世不愁餓肚子，也不愁沒衣穿，現在摩登化的小家庭，雖刪除了這些瑣碎節目，但一日三餐也够叫人麻煩，人類進化已有了幾千年。吃飯也有了幾千年，而這一套刻板文章總不想改動一下，不知是何緣故。假如有人將全地球所有家庭主婦每日所費於吃飯問題的時間，心思，勞力，做一個統計，定叫你吃一大驚。每天清早從牀上滾下地，便到廚房引燃爐火，燒洗臉水，煮牛乳，烤麵包，或者煮粥，將早餐送下全家肚皮之後，提籃上街買菜。買了菜回家差不多十句鐘了，趕緊削蘿蔔，剝大蒜，切肉，洗菜，淘米煮飯，一面注意聽飯甑裏蒸氣的昇騰，以便釜底抽薪，一面望着鍋裏熱油的滾沸，以便倒下菜去炒。晚餐演奏的還是這樣一套程序。烹飪之餘，更須收拾房子，洗滌衣服，縫紉，補綴，編織毛絨物。夜靜更深，還要強撐倦眼在昏燈下計錄一天用度的賬目。有了孩子，則女人的生活更加上兩三倍的忙碌，這裏我不必詳細描寫，反正有孩子的主婦聽了就會點頭會意的。有錢人家的主婦，雖不必井臼躬操，而家庭大，人口多，支配每天生活也夠淘神。你說放馬虎些，則家中鹽米，不食自盡，不但經濟發生問題，丈夫也要常發內助無人之嘆，假如男人因此生了

外心，那可不是玩的。我以為生活本應該夫婦合力維持的，可是男人每每很巧妙的逃避了，只留下女人去抵擋。雖說男人賺錢養家，不容易，也很辛苦，但他究竟不肯和生活直接爭鬥，他總在第二線。只有女人才是生活勇敢的戰士，她們是日日不斷面對面同生活搏鬥的。每晨一條圍裙向腰身一束，就是撥好甲冑，踏上戰場的開始。不要以為柴米油鹽醬醋茶，微末不足道，它就碎割了我們女人全部生命，吞蝕盡了我們女人的青春，美貌和快樂。女人為什麼比男人易於衰老，其緣故在此。女人為什麼比男人瑣碎，凡俗；比男人顯得更愛輕較量，比男人顯得更實際主義，其緣故亦在此。

未來世界家庭生活的需要，應該都叫社會分擔了去。如衣服有洗衣所，兒童有託兒所和學校，吃飯有共食堂。不喜歡到公共食堂的，每頓看膳可以由飯館送來。那時公共食堂和飯館的飲食品，用科學方法烹製，省人工，價廉物美。具有家庭烹飪的長處，而滋養份搭配得更平均，更合乎衛生原則。自己在家裏弄點私菜，只要你高興，也並非不允許的事。將來的家庭眷屬，必緊縮得僅剩兩三口。家庭的設備，只有牀榻几椅及少許應用物件而已。不願意住個別的家便住公共的家。每人有一二間房子，可以照自己趣味裝璜點綴。各人自律甚嚴，永不侵犯同居者的自由。好朋友可以天天見面，心氣不相投合的，雖同居一院，也老死不相往來。這樣則男人女人都可以省出時間精力，從事讀書，工作，娛樂。及有益自己身心和有益社會文化的事。

理想世界 天不能實現，當然我們每人一天少不了一個家。但是我們莫忘記現在中國處的是什麼時代。整個國土籠罩在火光裏，浸漬在血海裏；整個民族在敵人刀鋒鎗刺之下苟延殘喘。我們有生之年莫想再過從前的太平歲月了。我們應當將小己的家的觀念束之高閣，而同心合意地來搶救同胞大眾的家要緊。這時代我們正用得着霍去病將軍那句壯語：

『匈奴未滅，何以爲家！』

當我老了的時候

我的同學某女士常對人說，她平生最不喜歡接近的人物爲老人，最討厭的事爲衰退，她寧願於紅顏未謝之前，便歸黃土；不願以將來的鷄皮鶴髮取憎於人，更取憎於對鏡的自己。女子本以美爲第二生命，不幸我那朋友便是一個極端愛美的人。她的話乍聽似乎有點好笑，但我相信是從她靈魂深處發出的。「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也許不是天公不許美人老，而美人自己不願意老，女人殉美的決心，原同烈士殉國一樣悲壯啊。

我生來不美，所以也不愛美，爲怕老醜而甘心短命，這種念頭從來不會在我腦筋裏萌生過。況且年歲是學問事業的本錢，要想學問事業的成就較大，就非活得較長不可。世上那些著作等身的學者，功業彪炳的偉人，很少在三四十歲以內的。所以我不怕將來的鷄皮鶴髮爲人所笑，（至於鏡子照不照，更是我的自由，）只希望多活幾歲，讓我多讀幾部奇書，多寫幾篇只可自怡悅的文章。多領略一點人生意義就行。

但像我這樣體質，又處於這個時代，也許嘉定的霧季一來，我就會被可怕的瘴氣帶了走，也許幾天裏就恰恰有一顆炸彈落在頭頂上，或一粒機關鎗子從胸前穿過，我決沒有勇氣敢同命運打賭，說可以奪取「老」的錦標。然則現在何以忽然用這個題目寫文章呢？原來一則新近替

某雜誌寫了篇老年，有些溢出的材料，不忍拋棄，借此安插；一二人到中年，離開老也不遠了，自然固然會想到老境的種種。所以虛構空中樓閣，騙騙自己，聊作屠門之快，豈有他哉。

形體龍鍾，精神顛頂，雖說是一般老人的生理現象。但以西洋人體格而論，六十五歲以內的老人如此，便不算正常狀態。我不老則已，老則定與自然講好「健」的條件，雖不敢希冀那一類步履如飛精神純粹的老神仙的福氣，而半死半活的可憐生命，我是不願意接受的。

老雖有像我那位朋友所說的可厭處，但也有它的可愛處。我以為老人最大的幸福是清閒的享受。真正的清閒。不帶一點雜質的清閒的享受。

這裏要用個譬喻來說明。當學生的人喜愛星期六下午更甚於星期日。普通學校每天都有功課而星期六下午往往無課。六天緊張忙碌的生活，到這時突然鬆弛下來，就好像負重之驢卸去背上擔負而到清池邊喝口水那麼暢快。況且星期六下午自一時起到臨睡前十時止，也不過九、十個鐘頭，因其短促，更覺可貴，更要想法子利用。或同朋友作郊外短距離的散步；或將二小時的光陰花費於電影館溜冰場，或上街買東西；或拜訪親朋。有家的則回家吃一頓母親特為我製備的精美晚餐，與兄弟姊妹歡敘幾天的契闊。晚餐以後的光陰也要將它消磨在愉快的談話與其他娛樂裏，然後帶着甜蜜之感，上床各尋好夢。到了次日，雖說有整天的自由，但想到某先生的國文筆記未交，某先生的算學練習題未演，某先生的英文造句未做，不得不着急，於是

只好埋頭用功了。懶惰的學生不願用功，而心裏牽掛這，牽掛那，也不能安靜。老年就是我們一生裏的星期六。爲什麼呢？世界無論進化到何程度，生活總須用血和汗去換來，不過文化進步的社會，人類精力的浪費比較少些罷了，由粗的變成精的，猥賤的變成高尚的罷了。種田的打鐵的以爲我們知識份子謀生不需血汗，其實文人寫稿子買米下鍋，藝術家拿他作品去換麵包，教書匠長年吃粉筆灰，長年絞腦汁讀參考書編講義，無形的血汗也許比他們流得更多。生活的事那裏有容易的呢！當少壯中年辛辛苦奮鬥之後，到老年便是休息的日子來到。少壯和中年不易得到閒暇，卽偶爾得點閒暇，心裏還是營營擾擾，割不斷，撥不開。惟有老了，由社會退到家庭裏，換言之，就是由人生的戰場退到後方，塵俗的事，不再來煩擾我，我也不必再去想念它，便真正達到心跡雙清的境界。

『有閒』本來要不得，本來是布爾喬亞的口氣。但不被生活重擔壓得精疲力盡的人，不知閒的快樂；不到自己體力退化而真正來不得的人，也不知閒之重要；不是想利用無多的生命從事心愛的事業——例如文人之於寫作，學者之於研究——而偏不可得的人，也不知閒的可貴。動輒罵人有閒，等自己遇着上述這些情景，也許失了再開口的勇氣呢。

彷彿哈理孫女士曾說她愛老年，老年不但可以獲得一切的尊敬，結交個男朋友，他對你也不致懷抱戒心，社會也不致有所擬議。我讀此言，每發會心的微笑。今日中國社交雖比從前自由，但還未達到絕對公開的地步，事實上男女間友誼與戀愛，也還沒有定出嚴格分別的標準。

你若結交一位異性朋友，不但社會要用一隻猜疑的眼在等候你的破綻；對方非疑你有意於他而不敢親近你。則自己誤墮情網，釀成你許多麻煩。總之，在中國像歐美社會那種異性間高尚純潔的友誼是很少的，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我以為朋友只有人格學問趣味之不同，不應有性的分別。為避嫌疑而使異性朋友犧牲其砥礪切磋之樂，究竟是社會的不大方與不聰明。但社會習慣也非一時可改，我們將來若想和異性做朋友，還是借重自己年齡的保障吧。

愛嬌是青年女郎天性，說話的聲氣，要婉轉如出谷新鶯；笑的時候，講究秋波微轉，瓠犀半露，閨年齡幾乎每年都是「年方二八」。所以女作家們寫的文章，大都扭扭捏捏，不很自然。不自然是我所最引為討厭的，但也許過去的自己也曾犯了這種毛病。到老年時，說話可以隨我的便，愛怎麼說就怎麼說。要罵就擺出老祖母的身份嚴厲給人一頓教訓。要笑就暢快地笑，爽朗地笑，打着哈哈地笑。人家無非批評我倚老賣老，而自己却解除了捏着腔子說話的不痛快。

人老之後，自己不能作身體的主，免不得要有一個或兩個侍奉她的人。有兒女的使兒女侍奉，沒兒女的就使金錢侍奉。沒兒女而又沒錢，那只好硬撐着老骨頭受苦。年老人身體裏每有許多病痛，如瘋具，關節炎，筋骨疼痛，陰雨時便發作，往往通宵達旦不能睡眠。血脈循環滯緩，按摩成了老人最大的需要。聽說我的祖母目三十多歲起，便整天躺在床上，要我母親替她捶背，拍膝，捻脊筋。白晝幾百遍，夜晚又幾百遍。我姊妹長大後，代替母親當了這個差

使，大姊是個老實女孩，寧可讓祖母丫頭水仙菊花麼的，打扮得妖妖氣氣，出去同男僕們廝混，而自己則無日無夜替祖母服勞。我也老實，但有些野。我小時最愛畫馬，常常偷大人的紙筆來畫，或在牆上亂塗亂抹。我替祖母按摩時，便在祖母身上畫馬，幾拳頭拍成一個馬頭，幾拳頭拍成一根馬尾，又幾拳頭拍成馬的四蹄。本來拍背，會拍到頸上去，本來搥膝，會搥到腰上去，所以祖母最厭我，因此也就豁免我這項苦差。我現在還沒有老，但白晝勞碌筋骨或用了腦力以後，第二天醒在床上，便渾身痠痛，發脹。很希望有人能替我搥搥拍拍，以便舒暢血脈。想到白樂天的「一婢按我腰，一婢搥我股」，對於此公的老福，頗有心嚮往之之感。朋友某女士年齡同我差不多，也有了我現在的生理現象，她爲對付現在及將來，曾多方設法弄了個小便女，但後來究竟不堪種種淘氣，仍舊送還其家。她說老年圖舒服，不如養個孝順兒女的好，所以應後悔沒有結婚。

聽說中國是個善於養老的國家，聖經賢傳累累數千萬言，大旨只教你一個「孝」字。我不敢輕視那些教訓，但不能不承認它是一部「老人法典」，是老人根據自私自利的心理製定的。照內則及其他事親的規矩，如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出必告、反必面、父母在不敢遠遊那一套，或扶持搔抑，倒痰盂，滌溺器，……兒女簡直成了父母的奴隸。奴隸制度雖不入道，而實爲人生安適和幸福所不可無。游牧民族的階級只有主奴兩層。前清的大官，洗面穿衣抽烟都要「二爺」動手，而古羅馬的文明據說建築奴隸身上。現代文明人用機械奴隸，奴隸數目愈

多，則愈足為其文明之表示。細微動物如螞蟻也有用奴的發明，奴之不可少也如是去！但最善於用奴的還是中國人。奴隸被強力壓迫替你服務，心裏總不甘伏，有機會就要反叛。否則他就背後搗你的鬼，使你嘔氣無窮。至於兒子，既為自己的親骨肉，有感情的維持，當然不愁他反叛，一條「孝」的軟鍊子套在他的頸額兒上，叫他東不敢西，叫他南不敢北，叫他死也不敢不死，這樣稱心適意的奴隸那裏去訪求呢？不過叫青年人犧牲半輩子的勞力和光陰，專來伺候我這個無用老物，像我母親之於我祖母，及世俗相傳的二十四孝之所為，究竟有點說不過去。兒女受父母養育之恩，報答是天經地義，否則就不是人，但父母抱着養兒防老的舊觀念，責報於兒女，就不大應該了。有人說中國當兒女的人能照聖賢教訓行的，一萬人裏也找不出一兩個，大半視為具文，敷衍個面子光就是。真正父子間濃摯的感情似乎還要到西洋家庭裏去尋覓，所以你的反對豈非多此一舉？是的，這番話我自己也承認是多餘的，但我平生就憎惡虛偽，與其奉行虛偽的具文，不如完全沒有的好，所以我祈禱大同世界早日實現，有設備完全的養老院讓我們去消磨暮景，遣送幾年。否則我寧可儲蓄一筆錢，到老來僱個妥當女僕招呼我。我不敢奴隸下一代國民——我的兒女，假如我有兒女的話。

婆媳同居的制度更不近人情，不知產生多少悲劇。歐風東漸，大家庭的制度自然破壞，有人以為人心世道之憂，我却替做媳婦的慶幸，也替做公婆的慶幸，從此再沒有蘭芝和唐氏的痛史；以及胡適先生買肉詩裏的情形，不好嗎？每日兒孫繞膝，這個分給一個梨，那個分給一把

棗，當然是老人莫大的樂趣，不能常得，也算了。養一隻好看的小貓，牠向你迷鳴迷鳴地叫，同小嘴嬌滴滴喚『奶奶』似乎有同樣的悅耳；當你的手摩撫着牠的背毛時，牠就咕嚕咕嚕打呼，表示滿腔的感恩和熱愛，也够動人愛憐。况且畜生們只須你喂食牠，便依依不去，從不會嫌憎你的喋喋多言，也不會討厭你那滿臉皺紋的老醜的。

人應該在老得不能動彈之前死掉。中國雖說是個講究養老的國家，其實對於老人常懷迫害之意。原壤老而不死，干孔子甚事，孔子要拿拐杖來敲他的腳骨，並罵他爲『賊』。書傳告訴我們，有將老人供進鷄窩的，有送進深山餓死的。活到百歲的人，一般社會稱之爲『人瑞』，而在家庭也許被視爲妖怪。這裏我想起幾種鄉間流傳的故事。某家有一子活到九十多歲，除雙瞶龍鍾外亦無他異。一日，她的孫媳婦在廚房切肉，忽見一大黃貓躍登肉砧，搶了一塊肉就吃，孫媳以刀背猛擊之，倏然不見。俄國祖婆在房裏喊背痛，刀痕宛然，這才發現她已經成了精怪。又某村小孩多患夜驚之疾，往往不治而死。巫者說看見一老婦騎一大黑貓，手持弓箭，自窗縫飛入射小兒，所以得此病。後來發現作祟者是某家曾祖母與她形影不離的貓。村人聚議要求某家除害，某家因自己家裏小兒也不平安，當然同意。於是假託壽材合成，闔家治筵慶祝，乘老祖母醉飽之際，連她的貓擁之入棺，下文我就不忍言了。宣城方面對於老而不死的婦人，有夜騎掃帚飛上天之傳說，則近於西洋女巫之風，但究竟以與貓的關係爲多，也許是因爲老婦多喜與貓作伴之故。我最喜養貓，身邊常有一隻，我也最愛飛，希望常常能在青天

碧海之間迴翔自得，只恨缺乏安琪兒那雙翅膀，如其將來我的愛貓能馱着我滿天空飛，那多有趣；掃帚也行，雖然沒有巨型麥克機那麼威武，反正不叫你花一文錢。現在飛機票除了達官大賈有誰買得起。

當我死的時候，我要求一個安寧靜謐的環境。像詩人徐志摩所描寫的她祖老太太臨終時那種福氣，我可絲毫不羨。誰也沒有死過來，所以誰也不知死的況味。不過據我猜想，大約不苦，不但不苦，而且很甜。你瞧過臨終人的情況沒有？死前幾天裏呻吟輾轉，渾身筋脈抽搐，似乎痛苦不堪。臨斷氣的一刹那忽然安靜了，黯然的雙眼，放射神輝，晦氣的臉色，轉成紅潤，蕩然的微笑，掛於下垂的嘴角，普通叫這個爲『迴光返照』，我以爲這真是一個難以索解的生埋現象，安知不是生命自苦至樂，自短促至永久，自不完全投入完全的徵兆？我們爲什麼不讓他一點靈光，從容向太虛飛去，而要以江翻海沸的哭聲來打攪他最後的清聽？而要以惡孽般牽纏不解的骨肉恩情來攀挽他永福旅途的第一步？若不信靈魂之說，認定人一死什麼都完了，那麼死是人的休息，永遠的休息，我們一生在死囚牢裏披枷帶鎖，性靈受盡了拘繫，最後一刹那才有自在翱翔的機會，也要將它剝奪，豈非生不自由，死也不自由嗎？做人豈非太苦嗎？

我死時，要在一間光線柔和的屋子裏，瓶中有花，壁上有畫，平日不同居的親人，這時候，該來一兩個坐守榻前。傳湯送藥的人，要悄聲細語，躡着腳尖來去。親友來問候的，叫家

人在外室接待，垂死的心靈，擔荷不起情誼的重量，他們是應當原諒的。靈魂早洗滌清淨了，一切也更無遺憾，就這樣讓我徐徐化去，像晨曦裏一滴露水的蒸發，像春夜一朵花的萎自枝頭，像夏夜一個夢之澹然消滅其痕迹。

空襲警報又嗚嗚地吼起來了。我摸摸自己的頭，也許今日就要和身體分家。幻想，去你的吧。讓我投下新注，同命運再睹一回看。

煉獄

——教書匠的避難曲——

世間最無用的想必只有我們這些自美其名爲「文化人」的份子吧？平日大言炎炎，痛罵政府不肯抗戰，濫溝橋的炮聲才一響，便嚇酥了半邊，什麼都丟開，只有逃難第一。帶着老婆，帶着孩子，帶着大堆的行李，搶車，搶船，潮湧般向着那公認爲比較安全的後方擠。我們這一羣抄書匠也是陳列於「文化人」金字招牌下的貨色，我們的性命當然比較的值錢，於是幾經輾轉之後，也落到這個坐落中國西南，比較富庶的省份裏來了。

有時候，想到國難方殷，前線將士浴血苦戰，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坐領國家薪俸，安居後方享福，不必人在報紙雜誌上做文章罵，自己也感覺慚愧。不過再想到抗戰勿忘建國。各人應當站在自己崗位上努力，又覺得這些話不但可以解嘲而已，實有至理存焉，便又心安理得洋洋如平常了。

但是，到了後方的人是真在享福麼？也許同那炮火連天之下的戰士同樣受罪吧。一子彈打穿了胸膛，眼睛一閉，什麼都完了，我們零零碎碎的罪，卻永遠受不完。

我們是在大學裏教書的——是高級的教書匠。首都淪陷之後，我們跟着一個國內頗負盛名

的大學，搬到這省份一個二等縣來。一路上經過了唐一藏上西天取經的苦難與波折，才達到了這個理想中避難的聖地。

不幸的是才到此地時，各種美麗的「幻想」便被那冷酷無情的現實敲破一隻角。船到城外碼頭以後，各人先落旅館，抱着惟恐別人捷足先登的心理去找房子。有本地熟人介紹的當然要佔不少便宜，否則房子壞不談，房租就貴上幾倍。所有出賃的屋子都破敗得像個荒亭：地板爛了半邊，窗子東缺一扇，西缺一扇，霉爛的氣味，證明這屋子至少十年沒經人住過。看過十幾家都是一般，你不在旅館住一世，於是只好皺着眉頭定下了。接着是找人挑水沖洗，找木匠，找泥水匠，找裱糊匠，砌新竈，買水缸，購辦家具，足足奔忙了個把月，才勉強舒齊，以為暫時總算獲著了一個安身之所。誰知才住上半載，房東提出加租了。一加不是一倍，便是兩倍。聽憑尊意，可以讓你再安靜幾時，不然就乾脆請便。你那些修理裝置不能帶著走，只好白日便宜了他。

房東和房客普通是同院或上下樓或共中堂住着。若是他們住在你頭頂上，別的還沒什麼，最怕是孩子們在樓板上賽跑，琴，琴，琴……整個屋子在動搖，積年的灰塵從單層樓板縫裏簌簌地向下落，正當飯菜上桌時候，那是你雙倍的倒霉。若上面還有週歲內外的嬰兒，那情形就更糟了，他會時常出其不意的給你一個醍醐灌頂。你在下邊高聲喊叫也無用，孩子們是不知道同你講理的。

這裏的居民憎惡陽光，歡喜俾晝作夜。你一天生活完畢之時，正是他們一天生活開始之際。半夜裏還聽見茶呀水呀呼喝個不停。有時風飄來一陣濃郁的異香，透進你的鼻觀，把你的靈魂輕輕的帶入了一個縹緲迷離之境，你不由得要欲羨清夢之國裏子民的幸福。可憐我們這些煩擾焦枯的心靈，怎能也這麼麻醉一下才好。假如他家來了什麼夜客，主人要餛飩水餃的聲音，就要與廚房鍋竈碗蓋的磨戛連成一片。再加上房東大少爺拉拉胡琴，二小姐開開留聲唱片，這一整晚你就莫想再睡覺了。有人說人類有適應環境的能力，又說習慣可以成爲自然，這話有時也靠不住。況且我們這些用腦子的人，神經總是過敏，受不了失眠痛苦時，也只有搬了家。

這裏文化程度並不算低，雖然還沒有自來水，卻已早有了電燈。可是電料貴，電表缺乏，公司不願給你裝。有的同事運氣好，得到最後一隻電表，就將光明迎進了屋子。得不著的只好學本地人用菜油燈。每晚在那一圈昏昏如睡的光暈裏，攤開書卷，泡上一盞清茶，或點一枝香煙，聽遠遠狹巷中更鐘，鏗……鏗……餘音在空氣裏抖顫。詠味着「燈花如有喜」「青燈有味似兒時」的詩句，恍然自己置身於那些古詩人的時代。啊，這澹雅的詩意，這古香古色的生活！

不過日子一久，沒眼病的人要得眼病，有眼病的，程度就要加深。有人說從前讀書人在菜油燈下過了二千多年，不曾聽見他們叫不便，現代的讀書人似乎是被物質文明嬌慣壞了，略略

離開了這位慈母的懷抱，就生活不下去。這又是「高等華人」的罪狀之一。可是，先生，你知道，現在的書同從前的書有分別麼？現在的書不再是什麼「黃卷」，而是頁頁反光不甚強的土紙，上面印的字比「蠅頭」更小，同「青燈」根本不能配合了。若是想在這八世紀的燈光前，翻翻辣賀司大字典，或查一張二十世紀工程上的圖表，你不叫苦那才怪呢！

抗戰時代對報紙的關切，是一般國民的心理。這小縣裏沒有自辦的日報。東邊一個大都市的報紙由航空運，每週也只能來兩回；北邊一個大都市的報，由公路汽車運輸，算當天下午八九點鐘時可到。但是報販總要隔上兩三天才肯給你送一回，理由是「車壞了」，每晚抱着焦盼的心情坐在昏燈前，等候那窗外沈長重滯的口音：「□先生，報——紙」十次倒有九次落空。空虛失望的心情，只有鄭重地約了人而偏偏不來的時候，可以相比。

前面已介紹過了，這縣份文化程度不算低。不但有電燈，還有馬路呢。但所有馬路中心總比兩邊高，沒有一尺，也有八寸。走在上面時，左腳低，右腳高，全身都失了平衡。雨後泥滑，摔跟頭是常事。有時揀着路心走，對面一輛人力車氣虎虎地向你衝來，側身略讓一讓，滑達一聲，不跌落門牙，也準磕破膝蓋。或者恰恰和迎面而來的糞桶撞個滿懷。糞桶，是這城市不可少的點綴品，從天才亮到太陽落山，它總在街上活動着。它在人力車叢裏，在小販的糖擔邊，在鸚鵡臘腸的小攤畔，在行人的衣緣袖角，絡繹不斷地過去，一路播散木犀香味。久坐屋裏覺得氣悶，上街溜躑躑，頂頭碰見它。想到郊外呼吸點新鮮空氣，城門口和江邊又到處遇

見它。它永遠是你出門的威脅！

西藥房這裏倒有兩三家，只是許多藥『缺貨』，中藥鋪城裏城外共有十來處，本省是中國藥材的場圃，當然永無來源斷絕之患。但那些烟容滿臉，自己肺病像已到第三期的舊醫，你也沒膽量請教。到這裏作客的人頂好不要生病。可是我們偏又容易被病抓住。這裏的氣候很怪，冬天的冬季足籠罩三四個月，但還沒有倫敦和里昂那麼整天黑地，開春以後，也同我們故鄉一般的風和日暖，花柳爭妍。但空氣裏潛伏着一種瘴氣。飲食起居略為疏忽，便要病倒。還有一種最厲害的爲他處所無的『痺病』，患之者四肢猝然僵直，口不能言，數小時或數日便送了命。生活於這氣候裏的人，等於同花容月貌的妖精共榻，睡夢裏會被她摘了你的心肝去。氣候又很潮濕，不全槍的到這裏也得生幾顆應景。臂痿 腿軟，骨節痛，更是家常便飯。聽見某先生的左胳膊忽然抬不起來，針灸無效，似有永久殘廢之勢，某先生的右腳忽然不良於行，每天坐車到校，扶着手杖上課，自己身上略有點痠痛時，便免不得要慄慄自危了。

假如有人提出世間最不舒服的事是什麼的問題，我將毫不踟躕的回答說是不願或不能同居的人而偏生活在一處。抗戰前我們的家庭雖大小不一，真正幸福與不甚愉快的參半，但總算是單純的。抗戰後，我們的家庭份子忽然複雜起來。紅與紫的配合，大鑼大鼓與洞簫合奏，你的眼睛與耳朵都要向你提出抗議不是？然而現在我們家庭組合的不和諧，雖然每大都有磨擦着你的神經表皮，你也不得不捺定了心忍受。戰局緊張時，岳母與小姨子也隨我們來到這避難聖地。

三年前老母尚在世，我想迎養，太太幾乎同我鬧離婚，現任卻強壓着我這「半子」盡「全子」之責，我當然有點不願意，但「女生向外」古有名言，況母女天性至親，又在患難之際，又有什麼可說的。聽說德國民間雖有「可厭的岳母」之說，可是西洋家庭裏老人的地位也只有岳母比較穩固吧。家庭的大權總操之太太之手，太太不歡迎的人，先生推薦無用，太太歡迎的人，先生攔阻也徒然。再者，想岳母來了之後，或者能幫助內子管理一點家務，讓內子能騰出點功夫，晚間督率阿大溫習功課，免得他在學校考試老不及格；或者替阿小拭拭鼻涕，免得他整天掛着兩行玉筍在我眼前幌，叫我滿心不耐煩。還有私心竊喜之處，也許她會烹調出色好菜餚，從此我再不天天受無形的齋戒，豈不更妙！

想不到我這位奈水大人管家之才，竟和地的令愛不相上下。又推來是作客，不能與下人們結怨，整天啣着一枝香煙，躺在軟椅上同女兒談閒天。一室子充滿了她母女三個咕咕呱呱的談笑聲浪，我上課時西裝褲還是和從前一樣皺，襪子是還滿底窟窿，伸手要東西時，還是這件不見，那件不見。岳母的煙癮很大，每天可以抽一廳小美麗或小白金龍。後見煙價日漲，爲體恤女婿起見，改抽散包煙。初來時本省製的十枝包，一包不過七八分，很快地漲到八九角。我自己早已改用了煙斗，她老人家也說要效法本地人用水煙袋。太太雖愛其母，也頗偏向丈夫，趕緊上街替她買了枝銀光閃爍，型式又大有藝術意味的白銅水煙袋，怕老人家冰手，又親自結了個絨線套子，套在煙袋上。我的太太女紅方面並不高明，爲這套子卻也費了點心思。但岳母用

這煙袋不上三日，又攔在一邊，而又抽上製捲菸了，說是懶得搗那些麻煩。當然囉，吸過香煙的人，不願再吸煙袋，也同我們在電燈光下讀書寫字慣了的人，不能再習慣於菜油燈一般，人總是朝着進化的道路上走的呀。現在小美麗白金龍已漲到四元左右，她搭着十煙抽，一天也得一二十枝才對付得下。

小姨子長得倒挺不錯，十六七歲，正是一朵盈盈乍放的嬌花，又極其天真爛漫，小貓似的跳進跳出，看着也很叫人開心。當同桌用膳時，我的眼光有時誤落丈母那口稀疏黃黑的煙牙上，回頭偷瞥一下小姨的明眸皓齒，覺得也還抵價得過。可是她又有她的缺點：現在洋貨這麼貴，她的二十五元一雙的高跟鞋，十二元一盒的巴黎香粉，七元五一盒的口紅，還得同她姊姊比着買。這年頭還這樣不肯省事，真是……但我對她們從不漏半句怨言，並非怕太太不高興，男子漢在女人面前本來不能表示懷吝，何況現在的錢已經不再是錢，薪水若不穀開支，叫太太拿存款摺子到銀行去領就是，白白倒了，那才冤呢。

母親的脾氣是戀着家鄉那座老屋的，而我的太太呢，又向來崇拜小家庭制度，所以我以前只寄錢回去用，使她婆媳不大有同居的機會。這回逃難，忍心將老年人撇在淪陷區麼？當然要帶她回到比較安全的後方了。但是老人家的頭腦總不能和現代生活方式合拍，來了之後，這樣瞧不順眼，那樣瞧不順眼，於是就變成了滿腹牢騷。下課以後，到她房裏坐坐，她總有一大篇關於下人的罪狀告訴你。譬如張媽昨日偷了孩子的尿布做鞋底囉。老李今早挨了東家的

罵，洗米時故意撒撒撥撥，溝裏一層白，他不怕天雷打，東家可喫這暗虧不起囉……但歸根結蒂，總是媳婦的不是，誰教她置家務於不問，只愛東鄰西舍閒磕牙呢。孫兒瘦了，或招了涼，她又嗔怪媳婦招呼得不對。讓她去帶吧，她會把糖果填得他叫肚子痛，或給他穿上三重棉襖，使他腫腫得像隻北冰洋的小熊。又造成他許多不良習慣，譬如賴學哩，撒謊哩，都是從前所不會的，有了『奶奶』保駕，孩子成了家裏的小暴君，連我做父親的尊嚴也快維持不住了。有一天，我因為不得閒，叫妻陪伴一位新到的朋友去遊了一次附近的名勝，又招了她許多閒話。我不妒，她倒妒哪。

婆不滿於媳，媳更不滿意於婆。吃飯時，做婆的指桑諷槐，做媳的也不甘示弱，句句話都帶着字眼兒。我咽的有時竟不是一顆顆的飯，而是一稜稜的刺，有時候鬧翻了，娘捶著牀，逼我立刻送她回家鄉去，妻子背地裏又向我提另居的條件。好容易我從中調處，雙方暫時消了氣，過不得幾時，這老毛病又要發作一回。我日裏聽母親的絮聒，晚上又要聽妻子的絮聒。世上最討厭的莫如絮聒，最傷害靈魂的也莫如絮聒，它是日日夜夜像破罐煮粥似的在你耳邊響，又像巫師念的咒語，在催眠你，鎮壓你。你起先想堅持此心不為所動，久而久之，也不免失其所主。——爲什麼古來嬖臣寵妾的話靈驗呢，因為它是永不間斷的緣故——假如你是個真真鐵打的漢子，始終不爲它所搖撼，可是耳邊日夜這樣念念有詞，你不發瘋，也要神經衰弱。

也有什麼堂弟呀，表姪呀，小舅子呀，還有那些沾上一點親，帶上一點故的青年，借着唸

書的大題目，都向後方跑。他們的能耐真不小，通過淪陷區，通過敵人幾道防線，旱路步行，水路坐木船，曲曲折折地，走上八九月以上的路，居然都到達了目的地。可惜他們雖說有志上進，而考現在取錄標準這樣寬的大學，竟也屢次失敗。回鄉不得，薦軍政機關服務又嫌待遇差，還要等下次考大學的機會。但他們跑西裝鋪和小吃館，或三朋四友到郊外去逛的熱心，似乎在本子之上。替他們補了課，從不見他們溫習。若是他們一輩子考不上大學，你就有一輩子供養他們的義務。於是管家者之嘖有煩言，又要叫你穀受。

先生們，你們的苦訴完了沒有？你們不要儘是這麼嘮叨吧。抗戰的滋味本來就不是甜的。但男人受的苦是假苦，我們的苦才是真苦。你們教書，賺錢，還是和從前一樣。每月月底，從學校出納處支了薪俸向太太手裏一交，就萬事都畢。你們仍然可以坐在木製的沙發上，抽著香煙，和朋友談莎士比亞談莫理哀談十九世紀的浪漫文學，討論討論各戰場的動靜，推測誰測歐戰的前途，再不然，就到趙先生家裏去打打牌，錢先生家裏去喝喝酒。當你的棉袍穿破了，你可以照從前那種若無其事的口氣，囑咐太太說：你替我去做件綢夾袍，材料要好些的。哦，你可知道本地的大綢，當我們初到時，六角一尺，現在是四元內外，裏子連工資，差不多要百元以上，去了你月薪的一半了。今天午餐時，只有炒肉絲，沒有臘肉炒筍，沒有清燉鷄湯，你皺着雙眉，好像在埋怨做不太的刻待了你。太太並沒有拿你的錢去「攢私房」，反之，所有的「私房」都貼出來用了。目前的雞每市斤是一元二角，一隻鷄得付四五元的代價，你不能照

初來時天天吃雞不是？家庭裏一切油鹽柴米的支配，一切下人們的淘氣，還有一千件，一萬件，瑣碎得不足掛齒而又非用心經管不可的，都要太太拿出精神來。當太平宰相還容易，當此抗戰時代，生活狀況，瞬息萬變，便教我們手忙腳亂，無法招架了。生活的痛苦，只有做主婦的最為敏感，男子究竟隔了一層。而在這艱苦時代，想維持一個像樣的家庭生活，主婦的心使碎，頭髮一根根磨開了花，男子們恐怕也是不大了然的。

在中國家庭裏可以少得僕人麼？啊，我們太太最感困難的就是這問題了。當我們初到此地時，女僕的工資，每月不過幾吊錢，合國幣不過三四角。大學遷來之後，她們的眼眶子便立刻大起來，『幫腳底下人，少了二元不幹，』好，就依你二元，只要你肯好好替我做工就是。誰知這些身上一件破夾襖，腳底一雙爛草鞋，頭上帶著一千五百年諸葛亮的孝的大娘們，吃飯呢，餓狼一頭，做事呢，呆鵝一匹。我和她們中間情意隔閡的緣故，與其說是由言語之不通，無寧說是知識水準之相差太遠。記得前人筆記裏有什麼老鼠演戲，青蛙唱曲，而洋玩藝也有跳蚤兵操，這的確比教牛耕田，馬立車難上萬倍，無怪其會鬧動一時社會。我訓練本地女工，其難亦不下此，只可惜不能貼出廣告去賣大錢。

才訓練得順手一點兒，她就提出加工資，一加非二元即三元。請便吧。再到公園門口那羣鳩形鵝面，待價而沽的鄉婦裏，千挑萬選，領了個比較年青和乾淨些的回家，再從頭一件件教起。一兩個月之後，又以同樣的原故下工去了。有一個女人進了我的門就病倒了，讓她整大輪

着，請醫生給她診治，病愈後做了十天工，又以一言不合，悻悻而去。個遠道來覓工的，十幾日未得僱主，徘徊街頭，大有日暮途窮之感，明知她太老，做不動，但因年青的身價易高，姑且招回試試。初入門時歡天喜地，似乎恨不得當大發誓，對我永遠效忠。但半個月後又有些變態了。某人幫某家每月工資是六元，另有節賞。某人主人天天打麻將，一天抽頭三四角，還有大魚大肉吃。某人……整天這樣咕嚕着，結果託故還鄉看女兒，去了。明知她未必肯離開這城，且讓她去碰碰運氣。月餘以後，忽又施施而來，臉色更蒼老了，衣衫更襤褸了，原來周歷數家，覺得還是我家的事容易做，所以又回來。這一次，想必死心塌地，再無異志了吧，可是，遇有她認為比較好的機會時，還是留她不住。她辭了你十次，你又大量地收留了她十次，也不能叫她慚愧，不能感動她的心。

有時候，先生嫌路遠走不動，想坐包車，僱個男僕挑水，拉車。或者家裏人口多，女僕燒飯忙不過來，索性用個廚子。這些面有菜色的男粗人，一頓就吃掉了你大半鍋飯。以為多吃了油鹽，飯量或會恢復正常狀態。呀，莫想，莫想，他的臉色天天紅潤起來，身體天天肥胖起來，飯量卻有增無減。原來本地窮人多吃粗糧，所以白米飯輕易填他不飽。我們家鄉養大豬有一個祕訣，當豬幼時，只把粗東西牠吃，填寬牠的腸胃，等牠身裁長到相當壯大時，再給它吃好的。否則肉雖精美，只能長到六七十斤為止。這叫『做胚子』。西遊記上豬八戒有名食腸寬大，也許是未成道以前，被人做過『胚子』的緣故。有時候，我真想分家庭的飯食為二等，吃

白米的讓他吃白米，吃雜糧的讓他吃雜糧，但嘗過白米飯滋味的是不能叫他再去啃山芋和玉蜀黍的。而且他不照本地風俗要求同你一桌吃飯，就算對你客氣了，你那能再限制他吃的東西。那怕米真貴得像珍珠，我們還得每天用兩升珍珠來填這無底之壑的。要是用了個廚子，又用個女僕，竈公從此莫想在廚房裏安靜。嬉笑，浪蕩，拈起火鉗打架，小小褻瀆神明的事想必每天都有。我的嬌娘，擔心明年家口難得平安，因為竈公臘底上天時，也許要在玉皇大帝前捏奏我們的罪過。其實，這個我倒不愁，只是紅燒肉往往膠脫了罐底，飯有時煮成了一鍋鍋巴，卻真教人難以忍耐。但又數說他們不得，否則他就來那最利害的一著——辭工。

生活上漲得快，工人們心理轉變得更快，跑馬燈似的，由這家轉到那家。好言好語的撫慰，舊衣舊褲的賞給，將來好處的允許，用盡了你的懷柔手段，還是一場空。他們惟一的要求是加薪，一月一加，半月一加，大約加到主人一樣多的薪給還不會滿足吧。你自己不能煮了飯，又招呼四個小孩，洗了衣，再挑起水桶到河干擔水，只好眼睜睜地受這些粗人的氣。氣破肚皮是活該。

物價以駭人聽聞的速度向上漲，今天和明天不同，晚上又和早上不同。商店貨物，價目由店夥隨口亂報，同樣的貨品，相差至二三元上下的也有。買賣成了投標，你不多跑錢家，比較比較他的價格，就喫虧不小。太太們聚在一起時，所談無非是物價問題，有人報告說肥皂又漲了，上月十五元百塊，現在已二十二元了。但某家的肥皂，比人家便宜五角，買他一百塊又

送一塊，合起了有七八角的便宜可估。於是趕緊去買，路太遠，一百塊肥皂無論如何不是女人們提得回來的，只好坐車，車錢三角，路上又摔壞了二塊，算起來那點便宜又成了泡影。毛巾每條賣到三元五，一元上下的土貨不是沒有，但一下水就爛，聽說是木綿織的，用三條也抵不得那三元五的一條，所以只好買貴的用。普通布類，從前不過每尺數分或角許，現在動輒一元半。添一牀棉被就得六七十元。前夜梁上君子光顧寒舍，拿去了先生一件絲綿袍，太太幾件布衣，一牀捲在那裏的棉被，幾個白鐵罐，計算損失就是好幾百。熱水瓶每隻三四十元，一不小心打破，從此莫想補充。家裏有病人，半夜想喝口熱水，那就要人的命。

報紙上天天在討論平抑物價，抑者自抑，漲者自漲，而且一有平抑的風聲，物價變動得更利害。譬如菜油本來只賣一元一斤，當報紙上說要統制時，立刻漲到一元三，將來再回跌五分，你覺得油商大可感謝，而實際上他已多賺了二角五分。豬肉五角一斤時，有時嫌貴不吃，賣到了七角，便覺得五角便宜，賣到九角，又覺得七角便宜。物價只管向上漲，買的人更是踴躍。抱著現任若不買將來必定更貴的心理。任銀錢水一般從指縫間淌出去。商人們永遠不怕沒有生意做，物價更是無限制地任意抬高。

有孩子的人受罪，孩子多更是今生的冤孽。一身學校新制服才上身，不知在那裏扯破一個洞，又不知在那裏染上一大塊油漬。五元一雙的鞋子，差不多一個月要磨通一雙，布鞋要三雙。叫他們穿草鞋吧。現在草鞋起碼六七角，五天一雙。自己做，計算工料也便宜不到那裏

去。上學時候，失掉一塊橡皮，一枝鉛筆，都要引起做娘的幾天埋怨。埋怨只管埋怨，東西還是一樣失，孩子都是沒有記性的，坐個老虎在他心裏也無濟於事。

在這樣艱難時代，偏偏還有新孩子來湊熱鬧。他的小耳朵聽不見敵機的吼聲，小眼睛看不見家庭拮据的情況，他以王者的威勢命令着做母親的說：「我要到世上來了！」你早無法擋駕的。於是替他張羅小衣服，張羅小衾褥，張羅搖籃和小牀，醫院定下空房，女僕加了工資，只等小王子或小公主的誕降。孩子來了，於是狹隘的屋子，多了呱呱的哭聲，多了滿地壓亂的布片，多了牛乳瓶，多了嬰兒自己藥片。父親肩膀上加了新的擔負，母親的容顏倏忽老去了十年。

母親若缺乏乳水，當然不敢請教乳娘，本地下等人性質這樣善於流動！這裏雖買不到罐頭牛乳，幸而還有新鮮牛乳，至於牛是否健康，擠奶人的手和瓶盞是否乾淨，都不暇計及，只望他每日能按時送幾杯牛乳來，就叫我們心滿意足了，但是送了三天以後，忽由每杯一角漲到一角五分了，又漲到二角了，三角了，假如孩子每日需要五杯牛乳，那筆開銷就大有可觀。別的東西還可省一省，孩子的食糧却是不能一天中斷的，別的事，還可以同這些下等人硬挺一下，這件事你只好低心下氣受他們的勒措。他們的心都是那麼硬的，你對他哭也沒用。

當夏天寒暑表的水銀每上漲一度，人們便帶着焦躁浮動的心情互相傳說：今天又熱了幾度了，明天也許更高，這夏天看不把人活活熱死？不過寒暑表頂多漲到一百二十度罷了，現在生

活的水銀柱都也許會漲到一萬度，一百萬度，戰後的德國和帝俄前例具在，豈不教人寒心。聽說現在各地生活都高，有些地方比這裏還高上兩三倍，人們還不是一樣生活下去。

不過我們擔負生活的能力究竟是有有限制的。將來的生活方式，也許會澈底改變過，復古，復到三代以前的古。聽說黃金時代的上古人民都不穿衣服，畫上的盤古爺和三皇爺都是那麼赤身露體的。我們應當也用樹葉子遮身，隨它布帛賣到千元一尺也和我們不相干。至於住的問題呢？樹上結個巢，永遠不至於再受木匠泥水匠的氣。綠陰四合，空氣頂新鮮，也不愁害肺病，而且還有一端大好處，不會被敵機發現目標，誰聽見敵機炸過鳥巢呢？紙張這樣貴，結繩記事也頗可取法，只可惜孩子們不能向教師交條繩子當功課；先生也不能帶着條繩子上講堂，一面手摺著那一串一串的結子，一面同學生談康德哲學，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或演算比較高深而複雜的算學問題。茹毛飲血是我們最歡迎的：這裏鐵釘用戮子稱着賣，八九元一斤。煮飯的鐵鍋也貴到八十元一口。廚子和女僕調情時，一個不留心打破，他當然不肯賠，你也不能全家東緊肚皮不吃飯，結果還是你的錢袋晦氣。若是食物不用煮，豈不省了主婦許多麻煩。不過肉類這麼貴，茹和飲在不久的將來也會發生問題。好吧，我們還是學神仙，先戒葷腥，再斷烟火，以後就導引服氣以為生。再不然，就學餐風飲露的蟬。你看，那抱著樹枝整天唱戀歌的詩人，生活夠多瀟灑！

x

x

x

x

我們每天表面上一樣吃飯，睡覺，上課，看書，交遊，談笑，我們的靈魂卻一個個陷在煉獄裏。四周遭，藍的火燄，綠的火燄，白的火燄，紅豔豔的火燄，還有黃的紫的火燄，緊緊逼着你。慢慢煎熬着你。火燄裏，還有無數肉角羊蹄，渾身紅色的小鬼，躡來躡去，忽然一根燒紅的細鐵條向你鼻孔一戳，教你猛然打個大嚏，忽然又通你的耳朵，使你鑽心的發癢。一會兒又一把鐵砂迎面颯來，害得你雙眼難睜。一會兒你覺得頭髮裏怪不好受，伸手一摸，呀，原來都是蜿蜒的小赤練蛇。這東西何以會爬上我的頭的？又是小鬼施的詭計。啊，可惡！有時候他們從背後猛然推你一把，跌你個臉磕地。當你向前走着時，他們忽將你的腿一拽，又叫你來一個四脚朝天。這些可惡的小鬼們全有他們名字：不是驚怖、憂慮、悲怒、怨尤、嫉妒，就是悲觀、失望、頹廢、墮落……他們無日無夜地戲弄你，叫你心煩意亂，走頭無路；叫你……

忽有一天，半空裏來了一羣怪物，他們展開銀灰色大翅，翅下圓睜一雙紅眼。在太陽影裏，他們的鱗甲，閃着烈火、紫瑪瑙的光。他們的尾巴倒並不似蠍子，但比蠍子還毒千萬倍。動一動，世界便毀滅。他們翅膀的聲音，像千軍萬馬的奔馳，表示不祥的預告，帶着死亡的威脅。

隆隆，隆隆，他們到這城市上空了。在一陣電光的爍，霹靂交轟裏，撒下了一天火雨，一天鐵雹，一座繁盛的大城，數小時裏化為灰燼了。人民盈千盈百變成焦炭了，我們也死的死，

傷的傷了。幸而逃得性命的，所有的生活必需之物都一概精光了。

這是煉獄最後的一把火，酷烈無比也壯麗無比的一把火。它燒去了我們的書籍、文稿、衣服、牀帳、叫我們全成了才落地的嬰兒，件件都要從頭辦起；它也燒去了岳母嘴邊的香烟，燒去了小姨子的口紅和高跟鞋，燒去了趙先生的麻將牌，燒去了錢先生的酒壺，燒去了母親的絮聒，燒去了妻子的絮聒。……大家穿起了手縫的土布衣服，吃飯用的是粗陶碗，住的是茅草蓋的屋。但我們的生活雖極其簡陋，精神反比從前更健旺，更堅實了，因為從前我們還免不了要做物質的奴隸，現在我們卻成了物質的主人了。我們可以挺起腰，向自由的天地深深呼一口氣了。

所有憂慮、失望那些小鬼也被烈火一掃而空。憂慮產生失望，失望產生悲觀，而頹廢、墮落亦相因而至。一個人真正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他的精神反而更比以前安寧。我們現在要盡心竭力教育後一代的人，叫他們永遠記着這血海的深仇，向狂暴的侵略者結算最後一筆賬。若是環境不許我們再活下去，將孩子託給保育院讓國家去教養。先生拈着槍卜前線，太太加入救護隊，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感謝這煉獄最後的一把火。它把我們的靈魂澈底淨化了。我們現在可以超昇天堂了。

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脫稿。

樂山慘炸身歷記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筆者全家隨着學校遷到四川樂山。這是川省一個雲縣，舊時叫嘉定，民國改今名。以商業隆盛，交通便利著稱，而風景之優美，尤其膾炙人口。宋范石湖嘗言「天下山水窟二：曰嘉定，曰桂林。」這話也乍有點溢美；但這個三角形的小城，兩面臨江，一面倚山，出門一步，則如畫的江光，青蒼的巖色，輪困的老樹，縹渺的雲烟，到處與你心目相招挑，步履相追逐，城市山林之美，合而爲一，在國內一切郡縣中確也少見。試問前方炮火喧天，我們還能在這樣環境裏自由自在的讀書求學，難道不是幸福？

武昌退守後，國民政府所任地的四川成爲侵略者轟炸的目標，重慶空襲警報漸漸加密，成都也有敵機窺探之事，於是這座世外仙源般的樂山，也不能不懷起戒心。縣政府於今年春間將各寺院及天主堂的大鐘，收爲公有。平時不許擊撞，遇有空襲，即以鐘聲爲號，使人民知所趨避。夏間又將沿山城牆開闢出口五六處，用木製階梯上下，通到郊外，以便減少瞻峨嘉祿兩門逃難者的擁擠。不過開闢火巷，徒託空言；消防隊救火的設備，也多不完全，事變以後想起來究竟令人有不無遺憾之感。

自今年春間，樂山發生第一次空襲警報，以後斷續發生十餘次，大部分係在夜間。起先人

民挾老攜幼爭先恐後地逃進岷城，後來感覺每次警報都不過空擾一場，也就不大起勁了。而且大家還懷着這樣一個心理：以爲樂山既無軍事設備，又不是什麼重要工商業區，侵略者爲什麼要來轟炸？即說要來轟炸，等到瀘州敘府炸過了，我們再上緊不遲。誰知道侵略者陰險惡毒的心理，決非常人所能推測，而於不設防的城市屠戮無辜平民，又是他們慣做的得意文章，於是便在市民這種鬆懈心情下，實現了今年八月十九日樂山空前的浩劫。

入秋以來，殘暑還是很盛，連續十幾天當頂杲杲一輪紅日，天色蔚藍得像一汪海水，更不見一抹雲，正是曇天特多西陲最晴朗最乾燥的季候。八月十九日，恰又是一個最好的晴天。上午十一時半左右，忽聞警鐘長鳴，我們知道萬惡鐵鳥又將入川肆虐，但做夢也沒有想到牠會到樂山來，所以我全家並未下樓，我還懶洋洋地躺在榻上看新到的大風旬刊。將近午刻，忽見一龐大灰色機自南飛來，盤旋空中數匝然後冉冉向東而去。因爲樂山第一次警報將解除時有一國機出現空隙，另一次亦然，我們狂於舊習，這次見了灰色機，以爲這朵慶雲既出現，天下從此太平了，便叫女僕開上午餐，大家放懷受用。轉瞬間，鐘聲又噹噹亂響，可憐我們還以爲是解除警報。鐘響後，約數分鐘，忽聞大隊飛機，自遠而至，機聲隆隆，重濁異常，與平日所聽慣的郵航機不同，這才知道不對。趕緊拋開飯碗，與家人入寓所原有的石洞躲避。左鄰右舍，連房主一家也有十來個人，大家都懷着異常心情，等待預期事實的出現。然而又癡心盼望它是過境驅逐日機的神鷹隊。大約經過數分鐘，不，僅僅數秒鐘吧，那重濁的機聲已在我們

頂上了，牠投擲炸彈了，砰訇之聲，連續不斷，大地似乎安了彈簧，微微在腳底跳動，洞頂泥屑粉落。我們所託庇身的石洞，樂山城裏城外不下數百之多，有人說是古代土著穴居遺跡，有人又說是漢朝旅蜀仕官的殯宮。因僱工的不易，又把侵略者看得太文明了，以爲他們一時斷不至於轟炸樂山這一個不足重輕的城市，所以事前絲毫未曾加以培修。炸彈落於洞頂，洞中人固不免粉身碎骨之禍，落於附近數碼之地，這洞也要震塌，我們也免不了活埋的險危。這時候，大家面面相覷，臉色青黃不定，我對於生死關頭雖不能完全勘破，但平日却也曾謬蒙朋輩以「胆大」「鎮定」相許，而這時候也覺得呼吸急迫，脈搏加速，整個心靈被恐怖緊緊抓住。總而言之，這時候所有洞中人都像縛在刑場的囚犯，只須頸上霜鋒一瞥，便萬事都畢，可是那可惡的刀鋒只在你頭頂上盤旋上下欲劈不劈，叫作煎熬在比死還痛苦百倍的死的期待中，這一陣子是真教人叢受的！

感覺已不能告訴我那可怖的敵機在樂山上空猖獗了多久？也不知幾分鐘後牠們又從何地折回，劈拍劈拍，放了一陣機鎗，才滿載着罪惡的收穫，凱旋回去？總之，我們是等候了許久許久才敢出洞，上樓一看，天花板塵土紛墜，飯菜上都像撒了一層很厚的胡椒末，不能再吃，而且我們也無心吃了。靠在朝東的樓窗一望，但見黑煙數道，直上雲霄，晶亮的秋陽，映之慘然作血色，空氣熱度加增，焦灼難耐。遑巡登附近山崗，只見滿城赤燄飛騰，似似火山一座，棟折梁摧之聲，不絕於耳，似乎尚有許多炸彈爆發，隱約夾雜着狂呼痛哭的聲音，宛然響小

說所形容天昏地暗，鬼哭神號的景象。四時左右，火勢漸衰，出外聞訊，始知敵機今日共來三十六架，投炸彈數十枚，燒夷彈百餘枚。所燒街道城外不計，城內沿江第一行自安瀾門起，橫街爲板廠街、鐵河街。第二行橫街爲校場壩、大巷子；直街爲成衣街。第三行橫街爲興盛街、下河街、中河街、上河街之一半，直街爲迎春街。第四行自蕭公嘴起，橫街爲察院街、順城街，直街爲東大街、會府街。第五行自廟兒拐起，橫街爲白水街、下土橋、中土橋、上土橋。直街爲整燭街、玉甍街、鼓樓街、府街，直至城中心的中山公園爲止。合以不知名的街巷共計燒去二十七條，佔全城四分之三的面積。樂山最繁榮的商業區，和最整齊的住宅區，換言之，就是樂山的精華，樂山的心臟，均於三小時內化爲灰燼，僅比較寒儉比較冷落的幾條小街瓦全而已。

這次敵機來襲，有人隔江望見，是一面飛行，一面投彈，並未俯衝、亦未迴翔。其所投燒夷彈，都落於繁盛市區，炸彈則多落於文化機關及銀行附近。公園裏的中山紀念堂，中一彈。土橋街爲銀行蒼萃地，落炸彈獨多，而中國農民銀行狂炸之餘，又繼以機鎗密集掃射，地面鎗眼密如蜂窠。事後謠傳，某要人欲赴峨嵋山召集某項重要會議，轟炸前夕過樂山，即駐節農民銀行內，又峨嵋開會之前，即在樂山中山堂開預備會，故敵機於這兩處特爲注意云云。其實某要人，始終未到樂山，謠言止於謠言而已。至於敵人決心破壞樂山前，發出電訊及廣播，捏造國民政府將遷樂山，所以他們將來必將樂山全部毀滅云云；想也無非是它們慘炸不設防城

市的荒謬的藉口，和挑撥人民對政府惡感的無恥企圖罷了。實際上是連影子都沒有

人民死亡數目，據官方登記著，一千餘人，由家屬領屍未曾登記。孝水死屍未得者亦有數百人，連受傷者約有三千之衆。校場壩、東大街、土橋街一帶，人煙稠密，死者較多，玉堂街及鼓樓街、府街則較少。大火後第三縣政府召集人夫開始挖埋死屍，用滑竿扛到城外掩埋。屍體是有整個的，有半截的，有僅剩一隻大腿，一支臂膀的，有頭顱燒去，身體尚全的，有四肢皆無，僅剩腹部一段的，有焦黑皮膚綻出紅肉的，有腸子拖在肚子外碧血直流的，奇形怪狀，目不忍視，那比較完整的屍體，都舞手扎脚，咬牙睜眼，表示臨死前一剎那尚在掙扎求生和忍受慘酷痛苦的烹煎直到最後呼吸的姿態。若在平日，我目擊這樣形况，豈不嚇得發瘋，見在只有慘傷，只有憤恨，卻並不覺得如何可怕。這才知道上帝造人，給他一副自由伸縮富有彈性的心靈，真正鴻慈無限，不然，人類那能生存至今？

轟炸後，我們也曾到廢墟巡禮一回，除卻頽垣斷壁幾段炭焦般的梁柱幾行燒允的街樹，和滿地瓦礫而外，更無其他。貧窮的婦人和小孩們攜破籃在火場上反覆淘撥，希圖拾點什麼。結果也不過檢得幾根爛釘罷了。人家細軟之物，一火乾淨，固不待論，連鐵錫銅壺，鐵鉢鐵箱也燬化得蹤跡都無。只有瓷碗之類，本最脆弱，有時反能保持完整。我們家鄉有俗諺道：「強盜搶，三回不得窮，天火燒，一場教你空又空！」貪饕的大火，把你的財物全部吞噬了去，連骨頭也不肯擲還你一星，是何等的狠毒，何等的教人可怕呀！

自重慶成都相繼被炸之後，樂山各商店均將貨物寄存十餘里外之鄉村，每朝運來一部分點綴門市。此次轟炸係在白晝，門市貨物搶救不及，均付焚如，損失也相當的嚴重。學校內人寓所全燬者二十餘家，局部損失者十餘家。教職員家屬死者共計七人，學生死者五人，傷者十餘，被殺死者二人。我們故鄉大都淪陷，家產蕩然，所千辛萬苦攜帶入川的行李書籍，至此又爲大火燒得精光。最可惜的，是同人二三十年來所蒐集之教材，所鈔錄之筆記，未殺青之文稿，珍罕之書籍，現也一下子都隨劫灰而俱盡。大家相見都搖頭嘆息說：以後不但著書，連當教書匠也不容易了。物質的損失，以後尚可慢慢補充，這類精神損失，卻片本遠不能挽救的。窮兇極惡的日本軍閥啊，教我怎樣能不恨你！

慘炸後數日，城中各種貿易全斷，幸而油米蔬菜尚可購取。半月以後，小販稍集，日用必需貨物尚可置辦。但價格卻比前漲至一倍至二倍不等。靛藍布，九角一尺，陰丹士林布則至一元二角，粗毛巾每條七角，心製牙刷每枝六角，洗衣肥皂每塊五角，瓷面盆，每具七元。舉此數例，可概其餘。被難同胞家業既毀，又不得不出高價置辦這類日用必需品，他們所蒙受的損失，是雙倍的損失。

近來歐戰爆發，敵人對我加緊壓逼，平均三日一次入川轟炸。以後又改爲隔日一次，樂山雖灰燼之餘，難保它不再來光顧。城中殘餘居民，一夕數驚，狀如瘋狂，稍有力者則紛紛下鄉疏散。因爲侵略者曾於蘇稽投彈，又聞重慶某鎮被炸，較大村鎮，也不敢認爲安全，只好

向鄉間設法。鄉間岸租陡然擡高十餘倍，豬圈般一間草棚也要六七十元一年。爲安全計，只好忍痛接受。不過鄉間交通不便，醫藥缺乏，下鄉以後，又有以傷寒瘧疾爲苦而復遷回城中者。其無家可歸的人，只好硬着頭皮，蹲在原處。與大花脚蚊，臭蟲，及污水中一切疾菌奮鬪，看誰勝利而已。時至今日，到處是烽火，到處是干戈，我們這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斯文朋友，已有『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之嘆，忽然又憑空遭此大難，單身漢還勉強可以支持，家口衆多者，頓時饑寒之態可掬，好像真已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有人說我們平日生活過於養尊處優，現在便多受了些罪，也算應該；其實這也是一句不公道的評判。大學教授的報酬在各種職業中並不甚優，所以只有一心埋頭研究，淡泊自甘的人，願作這勾當。天道惡盈的自然道德律的裁制，似乎還輪不到我們吧。

大火後，樂山民衆生活秩序頓然紊亂，那是不可諱言的，但中國人究竟是個才跌倒又爬起，富有活力，永久樂觀的民族。數日間，街道上瓦礫便已掃清，用燒焦的木柱，斷缺的磚石，撐起幾張蘆蓆，便成功一座臨時的住處。小攤代替了商店，警報一來，貨物捲起來掘了就走，你再來炸吧，燒吧，咱們恕不再像前回那麼慷慨奉送了。一場大風雨之後，巢覆了，卵碎了，萬念灰冷，再也振作不起了，但不到幾天，又啣枝負土，雌雄合力，殷勤構造新居，這景况原是可憐的，然其百折不迴的精神又何等可佩。屠夫的日闕，你們若還稍具天良，聞此也略略知所愧悔麼。

這一個月以來，我個人方面，身心都好像大失常態，這也不妨對任何人承認的，刺激本來太大了。白晝心緒莽如亂絲，晚間常常失眠，有時則做着噩夢。我夢見那些焦爛不堪，宛如焦炭的同胞：整個的，半截的，頭顱燒去軀幹尚全的，四肢皆無僅剩腹部一段的，焦黑皮膚綻出紅肉的，鬍子插在肚外鮮血直流的，舞手扎脚咬牙睜眼猙獰可怕的，身上都帶着綠熒熒的火燄，排成隊伍一個個在我面前走着，那燒餘的一隻大腿，一支臂膀，也夾在大隊中間，蹣跚前進。他們都是那麼沈默地，嚴肅地走着，像一行黑線，直牽到天邊，無窮無盡的，永遠不止的。我眼花了，頭昏了，想掉過臉來不看，那黑的行列，卻依然顯明而真確地在你眼前活動。我掙扎着，極力掙扎着，正似平時在噩夢中掙扎一般，想脫離這個可惡的夢網，而夢網拘束得你更急更緊，竟不知是什麼壓住了你，要你淌着渾身冷汗，睜開一雙大眼，儘情欣賞這幅奇怪怪的『地獄變相圖』。啊，我太苦了，我要清醒！

血寫的罪惡，還是要用血來洗清的。幾時公道與正義完全勝利，幾時我的噩夢纔能完全清醒，我明白。

（炸後一個月後寫）

屠龍

——仿南非 Oliva Schreiner 沙漠間三個夢——

我夢見置身古代羅馬的宮庭。

綠樹如雲，四面抱合，猩紅萬點，隨風動盪，有如繁星睜眼於藍天。花木間有一座白石築成的宮殿，裏面正在舉行盛大的宴會。無數賓客，輕裘緩帶，雍容華貴，觴籌交錯，談笑風生。他們有坐着的，有躺在繡榻上的，頭上各戴着一圈花朵，這是羅馬宴會上必有的裝飾。

水晶之杯，鑲銀之盤，美酒如泉，嘉肴如陵，這宴會自平旦舉行，此時已是入夜，兀自未曾完畢。四壁金釭吐出熊熊火光，座客影子，都像溶入金波，暈成一片。身拖金鍊的文豹，已經欠伸眠於殿角，奴隸們雖輪流換班，也疲倦得搖搖欲倒，各就樹陰花底，尋覓好夢去了。而座中歡笑，講還是綿綿無窮。好像地球尚有末日，他們的宴會竟不會有個終結的樣子。

夜深酒酣，玫瑰花瓣，自頂特設機關，霏霏下降，墮於座客鬢髮衫角，終於狼藉地鋪成寸許厚的花氈，足踐之輕軟適意，如御雲騰空。清芬飄逸，隨風散出殿外。縹緲的琴聲伴着如珠如玉的歌喉，起於座後。座客這時候都已醉得七倒八顛不能自主，在花雨樂歌中，高舉酒杯，互相慶祝。

豔豔碧色的葡萄酒，在水晶杯裏泛溢霓虹似的光彩；照見迷人的玉臂和朱唇，照見溫泉和雲母石的浴池，照見巍峨的凱旋門，照見壯麗而皇的神廟，照見羅馬戰士的雄姿，照見殖民地的荒涼，照見被征服民族屈辱鞭笞下的痛楚，照見鬪獸場飽餐後自舐其唇的獅虎和滿地的碧血殘骨，照見家家塗滿四壁的春畫，照見洞房室中千媚百態的淫戲，照見年未十齡便須出賣肉體的幼女的悲哀；照見血、肉、眼淚、呻吟、悲哭、凱歌、得勝曲；莊嚴、神聖、偉大，一串雜亂無章的意義所組成整個的羅馬帝國的光榮。

肉的帝國完全勝利，萬歲！萬歲！萬萬歲！

夜已闌，宴未終，忽然從寂寞的山巔，淒涼的海濱，白楊蕭蕭的幽谷，傳來一片悲號之聲。

——大神般恩死了！大神般恩死了！

這滿含不祥意義的悲號，震盪人們的心絃，搖撼人們的靈魂，座客始則怔怔聽着，繼則驚惶起立，終則各搶了自己的衣服，奔出殿外，閃然作鳥獸散。

我大笑而醒，鼻邊還留着玫瑰的餘香，悲號之聲，也還裊於耳畔。時鐘止報着子夜，我翻了一個身，自說：啊，這真是個妖豔而荒唐的夢！

我又恍惚入夢。

這是一個冬夜，我意識得着這是一九三六年前猶太伯利恆的冬夜。大雪之後，氣候轉寒，牛羊躲在柵子裏發抖，一羣牧人在草舍前圍着火堆取暖，有時交頭接耳，似乎在討論着一件什麼大事。

遠遠來了一陣駝鈴，在雪夜澄清空氣裏，聲音愈見清徹。牧人都驚起了，向雪地裏伸頭伸腦地探望。鈴聲應和着蹄聲一步一步近來，終於在雪光中出現一隊人馬，爲首幾個，峨冠博帶，道貌盎然，一看便可以知道他們是道德修養很深，學問也很淵博的人。

到了牧人面前，隊伍停住了。一位白髯過腹，年事最高的老者。跳下駱駝，和藹地問道：「你們這屋裏是否有個新生的嬰兒？我們是從遠遠尋訪他到此的。」

「新生的嬰兒麼？這屋裏倒真有一個。但不知你們是誰？從那裏到此？尋訪他又做什麼？」牧人反問。

「我們都是博士。幾年前便聽見一種預言說有一位生而卽爲猶太君王的孩子要出世了。我們由東方尋訪到耶路撒冷又尋到山裏，現在總該可以遇見他了。」博士說。

「你們憑什麼知道未來的猶太王在這屋裏呢？」愚蠢的牧人又問了一句，然而這話卻問得聰明。

「你們請看，博士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天，這夥牧人的頭隨着他手指抬起來了。只見天上一顆大星，其光燦燦，在天空裏畫出一個十字，尾巴正掛在草舍頂上。」——這顆星引導我們

一路行來，現在停在這屋頂上不動，所以我們知道嬰兒在這屋裏。」

牧人們聽見博士一番話又驚又喜。他們昨晚在田野裏牧羊，天神顯示報告他們說救主基督誕生於這草舍，以身臥馬槽為表記。他們尋到這草舍，果然發見一對從拿撒拉城來到伯利恆的大婦，並在馬槽裏發現了一個破布包裹着的嬰兒。他們雖見了這事，還不大相信，因為他們總覺得一個君王誕生的局面，不應該這樣寒碜。現在才算死心塌地別無異議了。當下便歡歡喜喜，一窠蜂似的將博士和其隨從們擁到屋裏面去，以後我聽見屋裏朝拜聲，讚美聲，奉獻黃金乳香沒藥珍貴禮物聲，牧人粗壯的歌唱聲。我又很清楚地聽見那最老的博士遲頓而響亮滿含預言意味的音調說道：

「戰爭將趨於羅馬帝國和這貧陋可憐的馬槽之間，勝利定然歸到馬槽方面。哦，尊貴的君王，那肉的帝國不久沈淪地獄，永被詛咒，你的靈的帝國卻將展開於大地之上直到無窮世紀。哦，聖嬰！世界將因你的誕生而獲得新生了，這是何等可喜可賀的事啊！」

我醒來了。窗外長庚星閃閃在黑暗裏，我疑心這便是當年引導東方博士直到伯利恆尋見聖嬰的那顆大星。

真個是夜長夢多，我又深深跌入黑甜之鄉。呀！這回夢真可恐怖，我莫非現身於若望啓示錄所見的境界中麼？

我看見亞洲有一個擁着數千年光榮歷史和數萬萬聰明俊秀人民的古國，我的夢開始時，這古國人民，正彼此大動干戈，相持不下，大好樓台都倒坍了，茂盛的田園都荒蕪了，茁壯的牛羊都瘦瘠而倒斃了。我看見四個騎士手拿弓刀天平等物，跨著白紅黑灰的大馬，放開四蹄，往來馳騁。他們所到之處，瘟疫、水旱、饑荒、死亡以及各種可恨的罪惡都隨之而來，古國人民遭此蹂躪，竟死去十分之三四，真是悲慘極了。

我又看見東方大海裏湧起好像一輪紅日般的一個火球，倏忽升到中天，放出烈火般光芒，地下屋廬樹木受了這陽光的燒灼，到處冒出黑烟，飛起紅焰。那紅日裏又出來一條大毒龍，七頭十角，每個頭上戴着一頂金冕，冕上刻著『黷武』『好殺』『貪婪』『淫亂』『刻毒』『褻隘』『詭詐』等字樣。這毒龍一行動，便雷鳴電閃，石走沙飛，青天像一張大雲藍紙在風裏舒而復卷，卷而復舒。月亮嚇得蒼白了臉，鑽進雲陣。星辰如血，搖搖欲墮，竟有三分之一被毒龍的尾巴帶到地上。那個古國受紅日焚燒，本已成爲一堆大火聚，現在又被毒龍的巨尾不住掃擊，僅存的人民牲畜和他們的產業盡成劫灰，一陣一陣飛散，火光和飛灰中，無數呼號痛哭之聲，如大海波濤之怒嘯，上徹蒼天，下徹黃泉。哀哉！哀哉！古國好像從此完了！

在毒龍恣意肆虐中，在無可收拾的殘局中，我眼前忽然一亮，我分明看見一位天神，身披雲彩，頭戴虹圈，臉如朝日，兩隻有力的腳踏在地上好像兩根火柱，英武之概，不可模擬。他手執一根長矛，招呼子遣人民與毒龍戰鬥，他怒吼之聲，有如睡醒的獅子，假如我的耳朵沒有

欺騙我，我清清楚楚地聽見他這樣喊道：

——舊的太陽將要沒落，新的太陽即將升起。大家努力，大家努力，古國復興的時期到來
了！

他背後無數人民一齊應和，大地爲這熱烈羣壯的呼聲所震撼，戰戰地像在我的腳底發顫。當頭紅日失去光芒，毒龍頭上的金冕立刻有幾個滾落在地，掉轉那蜿蜒僵硬的軀體似有逃走之勢。

——古國復興時期到了。我們努力呀，我們努力！

我耳邊響着天神和民衆雷鳴般的呼喝，竟霍然驚醒。此時天色已大亮，窗外青青的天，襯托一輪光明皎潔的白日，我想這便是夢中英雄所報告的新太陽吧。一夜做了三個不同的夢，聽見三種不同的聲音，真凌亂得可以，然而沒落，新生，復興卻又將三個夢結成一串，夢竟有這樣奇巧的麼？

我從床上起來，一瞥壁上日曆，知道今日是聖誕佳節。太陽照到房裏，潔白的光輝，使人氣爽神清，好像給了我一個新生命。我微笑，穿好衣裳，預備入堂參加聖誕彌撒。

啟

這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天我替武昌益華報聖誕紀念刊寫的一篇文章，原來題目是聖誕前夜三

部夢曲。技巧的拙劣，自己不承認也得承認。但所奇者，那時中日戰事尙未爆發，而此文所述古國備遭蹂躪的形景，與目前中國所遭頗爲吻合；更奇者，文中領導古國復興的英雄我本來指一個人，此文脫稿於那年聖誕二十餘日之前，出版於聖誕日之晨；而是日下午四時蔣委員長西安脫險。所以我現在特將這篇題目改爲屠龍，我想夢中毒龍失敗的預言，也是一定要應驗的，阿門！

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寫於渝蓉大轟炸消息中。

寄蕓甥

今天我與你母親極高興極安慰地將你寄來的信又讀了一回。

昨天，我與你，親，正傳、正雅兩姪，陪伴一位從難區逃來的同鄉在東湖邊散步，忽見正國興沖沖地迎面跑來，手裏揚着一封信件似的東西，喊道：大姑，華倫表兄來了信！你母親一聽，便劈手將信奪過，拆開匆匆一覽，溢着滿眶喜淚，說一聲：謝天謝地，我的大兒子已出了險了！登時人人臉上布上一層笑容，人人口中發出一陣歡呼，好像聽見我們軍隊打了一個大勝仗般歡騰鼓舞。當晚你母親的飯量使增加了半碗，我們在燈前將你那封由戰地寄回的簡單的信讀了又讀，商量怎樣同你通消息，寫回信，那一晚與同鄉所談的無非是你過去的身邊瑣事以及你這次脫險的奇蹟。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們才洞澈地領略杜工部這兩句詩的意味！奇怪極了，這兩句詩就好像老杜在一千幾百年前，設身處地專為我們今天而寫的。

自從大場失守，蘇嘉國防線突破，我們龍蟠虎踞的首都，便陷於敵人重大威脅之中，我聽見你學校事務已告結束，希望你趁交通尚未斷絕時回到武漢。但你給你母親的信卻說要加入前線服務，誓以一腔熱血與頑敵相周旋。又說時至今日，我不抗戰亦必死，兒已不作生還之

想，願母勿以兒爲念云云。你想你母親讀了這些字句，是如何的焦急，如何的悽惶。她逼着我寫航信打電報叫你回來，她委實捨不得她二十三歲英姿颯爽的愛兒在這場恐怖戰爭中失掉。她說戰爭好像一座流動的大火山，正冒着騰騰烈焰，漫大際地滾來，觸着便焦，碰上便燬，許多人都向後方奔逃不迭，你卻毫不踟躕地向前想獨自將這座火山撲滅，未免愚益得可憐可笑。你不過是一個中學教師，教育兒童是你的義務，丟下粉條，拿起鎗桿，與那些負有守土之責的軍人在鎗林彈雨中與強敵拚命，實大可不必。我說國家民族已淪於驚濤駭浪之中，我們不立刻擱起沙袋去搶救，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救國的責任固要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分擔，但年富力強，富有熱忱與正義感的青年，更應當義不容辭地多擔一份。你兒子這樣熱心愛國，不愧一個好孩子，一個有志青年，一個堂堂的中華兒女，你不加以鼓勵，反而想以母親的柔情眼淚，撓阻他的壯志雄心，似乎有點講不過去。但我終於不忍瞞你母親悲苦情形，寫了一封極其懇切的長信，勸你慎重考慮；並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勸你速作歸計。不意你的決心竟那樣地不可動搖，最後來信報告你已加入甘遊擊部隊，誓死殺敵。不久首都淪陷，你的消息從此石沈大海，再也湧不起半點淪漣。在報紙上讀到我軍退出南京前怎樣浴血抗戰，暴敵入城怎樣大肆屠殺，你母親急得幾乎發瘋，我也禁不住暗暗着等，疑你已不在人間。後來又在報上讀到二萬遊擊戰士殺出重圍退到皖南的記載，又猜想你或已隨了這羣壯士脫險。不過當那彈雨橫飛，血花亂濺的場合，一個人的生命是如何容易毀滅，也許你仍然遭了不測之禍。我們又想像如你不死而受傷，

則你的命運更加悲慘，你必被人遺棄路側，遇見殘暴的敵兵，你的結果那堪想像；即天幸不過仇敵，偃臥數百里斷絕人烟的曠野裏，轉輾呻吟，終亦必凍餓而死；或者你避負了重傷，還能勉強爬入附近村莊，讓仁慈的人收容了你。但醫藥缺乏，飲食失調，你的遇救仍然等於無救。種種幻想，夏雲似的湧現我腦海中。叫我恐怖，叫我悲愁，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想。我裝做笑容安慰你寢食俱廢的母親，背地裏卻也忍不住偷偷流淚，記得你八九歲時即由我帶在身邊，由我親自教你讀書作文，姨甥之情，復兼師生之誼，在諸甥姪中，我不諱飾的說你是我最為鍾愛的一個。我從來沒有生過兒女，不知母愛為何物，自你從軍以後，天然的母性，突然在我心靈深處發動，才知道世間母子之愛是這樣的深而且厚，我才了解你母親的痛苦，也了解普天下做母親人與愛子分離時的痛苦。我素來主張青年應當執干戈以衛社稷，讚美灑血沙場裏屍馬軍的愛國男兒，但輪到自家子弟去作犧牲時，便有許多不忍。陸放翁以八十高齡還念念不忘那秋風躍馬大漠橫戈的生活，不過當他兒子去從軍，他又殷殷以他安全為慮。是一個人，便具有人倫弱點：這公與私的糾紛，天與人的交戰，理性與感情的矛盾，原就不容易調解的呀。

我常留心看傷兵醫院的廣告，希望從中發現你的名字。幾次做夢，夢見你在那羣受傷戰士中間，我的熱淚滴上你灰黯的頰角。我常說你若有朝平安回來，我必買上一串萬響爆竹，辦起一席豐盛的肴饌，歡迎我們青年英雄入門，熱熱鬧鬧慶祝幾天才罷。我們天天盼望你的來信，真個望眼將穿。深夜裏聽見門上剝啄聲音，你母親必矍然驚起，秉燭下樓，以為你回來了。

但辨清叩的是隔壁人家時，又不免大失所望，索然回到床上，這一夜她必輾轉反側，不能入夢。

昨天你寄來的信，報告你出險的經過，才知道你不沒有死而且還沒有受一點傷。你想知道消息對於我們是如何的寶貴，我們能不深深感謝上天的仁愛。你以後的安危我們不能預測，但眼前無災無病，確已給予我們以莫大的喜悅與安慰了。

甥兒，你既然一時不願回家，就本着你的志願好好兒幹吧。你說得不錯：青年若個個向後轉，捍衛國土更將望之何人。聽說你的工作是組織青年，領導他們遊擊，你須將愛國想灌輸到他們腦子裏去，訓練他們個個成爲英勇的戰士，恢復失土，殺盡敵人的神聖責任攔在你們這羣可愛青年肩膀上，你必須始終如一地向前奔去，上慰領袖謀國的忠貞，中慰父老慎重的付託，下慰我與你母親熱切的希望。

說到中國青年，我以前頗感悲觀。八一三戰事爆發時，我在某地一位親戚家住了一個多月。那位親戚有許多青年朋友，每晚成羣來談天喝茶。他們個個是運動場上的健將，游泳池中的好手，他們說起當前戰況也非常興奮，不過真願意到前線去走一輪試試的，卻沒有幾個人，我就覺得很失望。九月間我從戰區冒險回武昌學校服務，同船又看見許多公務人員，商店夥友，工人，學生，都是一樣寬肩闊膊，強健結實的小夥子，但聽他們口中所談論的，不是預備還湖南便是打算入四川，我更覺得滿心不舒服。到了學校，我想這時候還上什麼課，平日這裏

大學生嚷抗戰最嚷得起勁，今日最懶關頭到來，還不都投筆從戎去了，這時候要上課也許已是聽講無人了。出乎我意料之外，學生竟比平時多了一倍，那些愛唱高調的熱血份子還是悠悠自得，留在學校裏，課是不肯上的，說沒有心思，前線固不願去，後方工作也要較量待遇的厚薄，環境的優劣，工作的舒適與辛苦。後來風聲逐漸緊張，有些人固然到前方服務，大多數是捆起鋪蓋回家完事，聽說歐戰時，青教授，大中學生以及一切成年的壯丁，踴躍從軍，有類瘋狂，愛國的熱忱，燃燒在每個人心裏，教他們全是心甘情愿地將自己充作全燔祭品，貢獻祖國；飛蛾投火，未足喻其勇往，渴驥奔泉，也不過是這樣的不可羈勒。孔親眼瞧見宣城一位牧師兒子，背父母之命，間關萬里，偷回英國投軍，日本攻取青島時，上海德僑，——有許多是大腹皤皤的中年富商——大都自動棄去職業，冒險渡海參戰。即如武大教授英國培爾先生，醉心民主，去年投西班牙充志願兵，還不是教一顆小小彈丸，就此葬送了他昂藏七尺。日本這次對華侵略，四十歲以上的大學教授上陣衝鋒的也很不少。看了這些例子，我不能不承認我們中華民族確是太衰老了。聰明智慧，我們是有餘的，替自己打算的周密，更是誰都及不，不過身體裏缺乏一腔鮮紅噴薄的熱血，便叫我們這民族難和別的民族在世界舞臺上一角雌雄。我們灰色地生存，也只好灰色地死去。

你從前對我批評中華民族，常說「私」與「怯」是這民族最大的劣根性，一切罪惡都導源於這兩字，現有暫拋開私字，單就怯字來說吧，不管你平日怎樣會叫，會跳，會罵，會義形於

色地聲討這個是國賊，那個是漢奸，好像只須政府一宣布對日抗戰，自己便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上前線去與敵人肉搏。但等到真個與死神面對面時，你不從心底發出一陣寒顫，不認真地思前考後起來才怪。戰爭好像是一塊試金石，從前大家裝模做樣，辨不出誰真誰假，一到這石的面前，你的本來面目都給它無情評判出來了。我不能不替中華民族暗叫一聲慚愧！

但是，我對於青年也不忍有更多的責備。在整個民族裏，有力量時，足以挽回衰頹國運的還是這英勇有朝氣勃勃的一羣。勇氣生於認識，熱忱發自信仰，三四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始終沒有固定的宗旨，各種相違，互相乖刺的主義和學說雜糅積在青年腦筋裏，始終沒有樹起一個中心思想。物員的國防，窘乏如彼，精神的國防，又賸薄如此，我們不打败仗誰該打败仗！像你也是一個普通青年，只因受的教育不同，對主義認識透澈，所以你能做出與普通青年不同的事來。勇敢又是一種風氣，視死如歸的美德也可以用人力養成，只要我們以後注意青年的培植方法，我們民族是仍然有希望的。

我說勇敢是一種風氣，這風氣是可以傳染的，舉個眼前真例你聽。自從得到你出險消息後，你母親已小兒如前焦慮，而且常說爲國犧牲，光榮無尚，我很驕傲產生了兩個男孩，今天可以替國家服務。我曾笑說嚴重的國難和你的壯烈的氣概已將你柔腸百轉的中國母親鍛鍊成爲英風凜凜的斯巴達母親了。你兄弟全業，考入電雷學校後已到江西入伍，他極滿意於軍隊生活，聽說將改習航空，我們希望他能像志航劉粹剛一樣，成爲一個出類拔萃的飛將軍，不，

我們更奢望他成爲擊落七十架敵機的日爾曼紅武士。從弟歸泉與全業同編在一隊，將來或者會改學陸軍。國雅兩姪受了你的感動，不久也要到前線去了。我們一家有五個青年在軍中服務，也足以自豪了。聽正傳姪女說她丈夫廣柱將來也要去，我們宗族少年子弟甚多，想必都會聞風興起的。『一夫善射，百夫捨扶』這句古語，難道不是相備麼？

你說你的行蹤無定，現在郵運又多阻礙，這封信能否達到你處，實不可知，不過我還是這樣寫着而且鄭重付之綠衣使者了。親愛的甥兒呀，當此萬方多難，關山阻隔，我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行聚首，人非太上，誰能抑制這份離別的悲哀。不過現在也不必想它了。現在且讓我同你母親以整個心靈擁抱你，並學先烈克強先生口氣向你高呼一聲：

華倫愛甥

努力殺賊！

奇蹟

——獻給陣亡將士的英靈——

九一八的變故，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東方強盜不損一兵，不費一彈，一夜間便將我們百萬方里的土地，三千餘萬的人民，數十座繁華城市，無數豐富的寶藏，半句客氣話都不說，一下子填入他們的夾袋。這真是歷史未有的醜例，世界極大的笑談，民族最深最刻的恥辱。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百年對外歷史，總是一貫的挫敗，更加外人刻薄的譏嘲，東鄰有意的輕視，把我們的自信力弄得薄如蠶紙脆等琉璃，這一下更完全給碰得粉碎了。我們雖然痛罵那位不發命令去抵抗的少年統帥，鄙視那久經訓練，武裝齊備，還沒有瞥見敵人影子便夾着尾巴，芒芒如喪家之犬向後狂奔的三十萬大軍。但我們也憐着一個自我評判的機會，評判的結果，承認我們自己種種不行，算得世界最無出息最無希望的民族。我們是天生的豬羊，合該讓人家架上高俎宰割。我們是天生的牛馬，合該讓人家牽着鼻絡着頭去耕田駕車。沮喪之上加沮喪，頹唐之上加頹唐，屈辱之上加屈辱。於是向上志氣完全銷沉，奮鬥的決心，一齊消失，許多人變成了頹廢份子，甘心墮落，一直墮到十八層地獄底，再也不願翻身。

不過，當時卻有一位詩人說道，我不願意這時死去，我要留着一雙眼睛看一個奇蹟的發

現，詩人呀你究竟是位詩人，你橫溢的感情，欺蒙了你的辨認力，過於豐富的幻想，叫你離開事實去造你理想裏的七寶樓台。奇蹟到底在那裏，何年何月才能證實，也許世間果有奇蹟這東西，但誰又相信它能在我們這樣一個民族中間出現。

詩人的預言，居然實現了。不久黑山白水之間崛起一旅孤軍，給打擊者以嚴厲的打擊，叫我們萎靡的精神爲之一振。又不久，黃浦灘頭春申江上，捲起一陣怒潮，一陣掀天動地的怒潮，使敵人爲之失色，世界爲之震驚，使我們失去已久的自信心爲之恢復。可惜那時那位詩人的軀殼已化爲泰山頂上的飛灰，不及目擊此盛，不然將這些寶貴的資料，收入他那沈博絕麗的詩篇，流傳天下後世，該是怎樣的可歌可泣，該能怎樣在國民腦海裏留下一個愈久愈光輝的紀念。

六年之後，蘆溝橋又燃起一炬烽火，這烽火頃刻蔓延中國全境，燭天澈地，熊熊射眼，我們全民族都激動起來了，怒吼起來了。我們忠勇的將士更蹈着白刃，冒着猛烈的礮火，爭先恐後，前仆後繼地在東西北各戰場與頑敵作殊死戰。壯烈的戰史，一頁一頁展開，驚天地泣鬼神的犧牲，層出不窮的表現。看吧，那堅守南口全團化爲燼灰的羅芳珪部。死據寶山，全營殉難的姚子清部。力戰葛家牌樓，千六百人同時就義的秦旅，以及其他各戰場全排全連全營全團全旅的戰死。難道不是中國歷史上的奇蹟？斯巴達三百健兒，田橫島五百壯士，印度殖民地六百英騎，不知引起多少詩人的謳吟，多少文士的渲染，多少後人景慕與崇拜。我們短短三四個月

的戰史，便產生了這許多英雄記錄，又難道不值得我們矜誇驕傲。至於平型關的大戰，陽明堡的肉搏，太原城廂的苦鬥，吳興廣德的慶兵，江陰要塞的死守，首都郊外與城中的十餘天血戰，更不消犧牲了我們多少忠勇將士的頭顱與熱血。敵人自誇有肉彈，我們更有血肉構成的堡壘，血肉築成的長城。如果那位詩人尚在人間，定必歡喜讚嘆，得未曾有，推爲奇蹟中的奇蹟吧。

我們並不願將死說得如何艱難，卻也不敢將死說得如何容易。說到我們忠勇將士的戰死，我要請你瞑目將戰場景況一想，在那巨礮交轟，流彈如雨，天崩地坼，石裂沙飛的當口，一個衝鋒令下，你不得不挺起刺刀殺向前去。敵機蔽天飛來，一顆重量炸彈投下，砰然一聲巨響，地面打出一個三四丈深的窟窿，火花彈片，爆濺數百丈遠處，挨着一點，便會教你血肉橫飛，你這時卻還要蜷伏戰壕，一動都不許動。其他無數驚心動魄的危機，鬼哭神嚎的場面非親歷其境者決難想像。死神張開血盆般大口，貪婪地等着你，你的生命隨時隨地都有被吞沒的危險，你處於這種環境中是否要心顫胆戰，要唬得軟軟癱成一堆？而我們忠勇的將士，自抗戰以來，就無日無夜在這樣砲火叢中耐生活，他們向敵人索取了重大代價，才肯含笑死去。這堂堂的屍，是不是一張有力的證券，證明了中華民族並未衰老，中華民族是前程無疆的民族。

尤其極得稱道的，是我們的空軍，他們駕着控駛慣了的鐵鳥，展開銀灰色的雙翅，搏長風而直上。見了敵機，便餓鷹撲食般趕去，見一隻打落一隻，決不容他們帶着片甲回去。他們會

在黃浦江上轟炸敵人的旗艦。曾在句容鎮江的上空與敵人久著盛譽的木更津航空隊相逼逐，殺得他們全軍覆沒。他們曾在黃海面炸沉敵方巨型艦。他們曾在江陰要塞打沉敵艦四五艘。他們曾飛到大沽口燬滅敵人的火藥庫軍械所。他們常常給敵人以莫大的損害，叫敵人見了我們的飛將軍便感到手足無措。

我們的飛機不幸被敵人射中時，尾部曳着一道長烟像一條大黑龍似的蜿蜒下墜，機中戰士不是被火簇燒成一撮黑炭，便跌得粉身碎骨，變成一團肉漿。這樣死確是太可怕，太悲慘了，但又是何等美麗的詩意的死呀，他們生是一道燦爛的長虹，死是一聲破蟄的春雷。飛將軍，你們不平凡的生活安得不教中國青年男女羨慕！

抗戰到了今日，我們的挫敗是無可諱言，淪城失土的紀載，日見報端，確使人喪氣，不過我們的自信力不可因此便發生動搖。兩三年的國防建設與三四十年的軍事設備相比較，窳劣的武器與完全機械化的隊伍相周旋，我們還有這樣成績，可以說雖敗猶榮，甚至可以說我們已獲得若干勝利了。

瞑目吧，戰士們，你們為國家民族的自由而流血，為世界的正義與和平而流血，是有着無上的光榮的。你們的英魂安息在天上，你們的行傳，銘刻在國民的記憶，你們的名字，長留青史，放射萬丈的光芒。無數國民為你們哀悼，為你們狂揮熱淚，為你們虔誠祈禱，你們雖死，想亦更無遺憾。血債還須用血去洗清，我們後死的人都要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與迫害我們的

強敵奮鬥到底，直到國家民族完全自由解放爲止，直到世界正義與和平完全光復爲止。安息吧，我英勇將士們。今天我們用雙眶熱淚一片心香祭你奠你，明年我們要在首都爲你們舉行一個極其莊嚴極其盛大的追悼會，素車白馬，與會者數百萬人，我們要鄭重將一掬採自三島的櫻花，供上你們的靈案，請你們含笑鑒賞。

嗚呼！「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請以文丞相這兩句耿耿若日星的名句，爲諸將士在天之靈的安慰。

（爲漢口死難軍民追悼會作）

雨天的一週

四月十八日早起見天氣陰沉，知道今天要下雨，預定進城計劃只好取消。九時許雨果大降。自十二晚括過一陣黃沙之後，風風雨雨，連綿不斷，溫度由八十三降至五十八。除了屋裏沒有再生火外，所有已收到箱子底的禦冬衣服又都上身。我平生最怕低氣壓，一遇陰天便是受罪日子到來了。這幾天自覺渾身細胸都像脫了連絡，腰痛頭昏，看書治事只是打不起精神。廳裏坐不住，想出去走走，而泥濘載道，又有行不得哥哥之嘆。悶極，只好看報，但也看下去。一年四季，夏酷熱而冬嚴寒，春秋比較溫和，而壞天氣居其大半。細算三百六十天中，真正風和日麗，爽適宜人者究有幾日？我們的生命悲哀的時候多，快樂的時候少，所謂「人世幾回開笑口」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與天氣也就差不多。佛郎士伊比鳩靈之花園曾說一個孩子接受神仙給他的一團生命線，跳過一切頹喪、怨恨、不幸衰老的歲月，單單拉出他一生認為賞心適意的那些歲月，他從神仙來到的一天起，祇活了四月另六天。這個寓言，警闢之至，發人深省。像我這個多災多病，未老先衰的人，每天懨懨地過着半死半活的光陰，恐怕四月另六天的生命都不會有吧。哈哈？

下午兩住，蘭子來訪，談了一些閒話，知道她的山居散墨即將出版。我近數年寫的雜碎文

字也算不少，但總懶得去整理。看了蘭子和叔華近來的努力，自己覺得有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圻之感。

四月十九日 今日雨略止。散步院中，見所種「大小喬」已抽芽吐葉，甚喜。此樹移植以來，土性不服，葉子盡皆枯落，以爲已不能活，誰知幾天陰雨，居然復生。此類攀緣植物無所依賴則不能茂盛，所以我今日找了幾根細竹竿和一些鐵絲替它們紮了兩個小小梯形的架子，用繩將樹枝一齊縛着架上。這兩株「大小喬」種在由合作社買來的肥鬼木箱裏，夏天前院搭了涼篷可以遮到露天下，將來開了花又可以移到窗前，浮生六記芸女士有「活花棚」法，我即從她那裏學來。但木箱甚淺，樹根難得展舒，恐不易長大罷了。

紮完花架，看新送到的大公報和武漢日報。午餐後小睡一覺，起來預備明天功課。傍晚寫信與仲康達溪。晚間到黃雪明君家看小貓，喝茶閒話。

四月二十日 上午赴校上文學史一堂，麟村甫對於中唐詩的影響。杜在世時詩名並不甚著。中唐白居易元稹等倡功利主義文學始加推尊，到北宋則光華發越如日中天。自至清末所謂江西派詩人猶以杜爲宗，於今英國譯杜詩者也讚賞不已。歷來詩人身後之榮，未有如杜者。顧杜在中國詩壇獲此地位亦非偶然。嘗謂中國人思想分道家儒家二派，文學亦分言志與載道二派。言志派近個人主義，爲道家思想之代表；載道派近社會主義，爲儒家思想之代表。人類天性是二元的，自私與合羣——譚理 (Tansley) 說人類天性爲「我綜」(Ego complex)「愛羣」

「Her instinct」兩性」三個本能所綜合，但「兩性」介於羣我之間可以不論。——自己享樂是人類天性，效勞社會也是人類天性，融化於大自然懷抱之中，忘我忘人，怡然自得，固然是一種快樂；為真理正義奮鬥，為對人類的同情而犧牲，也是一種快樂。滿足其一面而遺棄其另一面，便不合於人類本能的要求。中國儒士立身廟堂之上時儘管談忠說孝，意氣慨然，而到吟風弄月時便沈酣於自我主義的法悅之中。數千年來的詩歌都是這類放縱自由的，消極退隱的道家思想，「我的本能」算是發揮盡致，而「愛羣本能」則不讓它有絲毫活動之地，這樣的人性能算圓滿麼？我們的性靈深處的另一面能不發出一種要求滿足的呼聲麼？記得法國羅曼羅蘭曾說拉辛（Racine）的詩劇雖然是非常優美的作品，但這不過是法國天才的半面，此外另有極不相同的半面即所謂「英雄的事業，理智的沈醉，一陣陣的大笑，求光明的熱忱」可於臘培雷（Rabelais）、莫理哀、狄特祿之文學；蒲理涅（Berlioz）、皮瑞（Bizet）之音樂中覓之。他喜歡這個半面，但並不排斥那個半面云云。杜甫詩歌以鬱抑頓挫慷慨激昂之風格表現其忠君愛國之心與濟世安民之志，恰恰滿足了我們飢渴已久的另一面本能，他的價值愈久愈增，他的地位愈久愈見尊重，本也是應該的。我讀杜詩發見了這一件道理，擬作專文論之，但今未遑，且先記其崖略於此。下午又上課三堂。疲極未作他事。

四月二十一日 今日無課。看大乘生活第十期亞東四月新書廣告，知紀德從蘇聯歸來，蘇聯黨獄的國際輿論等即將出版。前數日大公報載杜威博士以蘇聯判托洛斯基以各種罪狀而不給

以自陳的機會，影響世界人士的良心，所以他躬就國際非正式自由調查團長之職，調查托氏罪狀是否實在，這本書就是他調查的結果了。

杜威與托洛斯基非親非故，只爲主持公道，不惜犧牲其實貴研究光陰爲他奔走，其精神實爲可佩。但我們中國人視之必以爲多事。中國人崇拜強權不顧公理，看見世界許多不公不正的事，或見人憑藉強暴勢力欺侮一二勢孤力弱之人，心裏也感到不平，但以於己無益，便袖手旁觀，置之不聞不問。其甚者還要幫助強者下落井之石，此所以是非黑白永遠不分，而愈兇橫的小人愈在社會上得志也。嗚呼，杜威愈乎遠矣！

四月二十二日 天氣仍然陰沈，時有微雨。上午在家預備功課，下午赴校上課二堂，到教員休息室看天津大公報見刊有武訓畫傳的連環畫一種。蔡之儂繪圖，段承澤說明。圖中人物神氣過於緊張，似係筆觸過剛之故。繪畫之事通乎文章和做人，要想剛柔適中，舉止合度，總是難乎其難的。早年讀梁任公三先生傳即知有武訓故事，現在已有些人爲他表彰，社會對於有功的人崇功報德，應當如此。武訓不過一乞兒耳，激於急於好義之一念，鞠躬盡瘁，堅苦卓絕，居然成就一番士大夫所難爲的事業。此人若加以以學問知識，與印度聖雄甘地何殊？人類社會之得以維持於不敝，在乎「宗教性」的份子多，歐美日本人富於宗教性所以國族強盛，中國人薄於宗教性，所以現在地球上幾乎沒有我們立脚地了。宗教性薄弱，究竟是中國人天性？還是文化問題？我想數千年來聰明的道家思想要負大部分責任吧。中國民族要想自救，提倡「知其

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乃刻不容緩之事，武調的芳蹤真值得我們景仰呵。

四月二十三日 趙景深先生前日來信替青年界催埃及古史漫談續稿，今日無課，將第五節寫完。本沒有研究西洋史的人忽然來談什麼埃及，自己也覺好笑。但我興趣太敵漫，終日弄文學覺得無味，所以要「轉變」一下。數年前讀Albert Mayer的古代史其中關於埃及和小亞細亞的古史，甚感興趣，隨讀隨記，積成筆記一小冊。景深先生請我爲青年界撰文，我因這書原係中學生讀物，遂以它爲根據，另加參考材料八九種，成功這篇漫談。文字既力求輕鬆顯淺，又隨時插入自己許多的議論，蓋既云漫談，便當以興趣爲主，不能嚴格的以歷史體裁相繩也。尙有蘇馬連、亞述、巴比倫、腓尼基、波斯等古史，如一一編寫，則可成爲一本七八萬字之書，然我疏慵特甚，也許寫完埃及便不高興再寫下去了。

四月二十四日 大雨如注，寒氣逼人，火爐早已拆去，無法生火，只好多加衣服。前天在潮濕草地上站了兩個鐘頭紮花架，感冒寒氣，甚不舒服，大姊替我煮了一杯甘和茶，喝過後冒雨赴校上課。回家更覺頭岑岑然像在發燒，看了報便上床睡了。

附錄

清末智識階級的宗教熱

不喜戰爭，宗教觀念淡泊，是西洋人批評我們的也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民族重要氣質之一。前者自有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之種種關係，並非先天氣質如此，只要看戰國時代輕勇向義的游俠風氣，抗日戰爭以來前線將士犧牲之壯烈，便是明證。後者是否是我們的天性，沒有在中國國民氣質上用過研究功夫的人也不能隨便判斷。因為宗教觀念淡泊，所以中國沒有東征十次如瘋如狂的十字軍，沒有伏屍數百萬連互數百年的宗教戰爭，沒有慘酷的異教法庭審判，沒有餽心鬪角機謀百出的政教間的角逐；然而中國也缺少完全脫離物質羈絆高尚純潔的精神生活，缺少冒突極大危險的勇氣，缺少抗拒連續艱屯的忍耐，更缺少貞德、克林威爾、加富爾、瑪志尼、格蘭斯頓那類再造國家復興民族的偉人。中國雖然不曾承受宗教的流弊，但中國也沒有得着宗教的利益。

我們如將反對宗教的成見暫時拋棄，對宗教作一平心靜氣的考察，則覺得宗教之為物固然也能因被人利用而有它的壞處，但它的好處卻要勝過十倍而有餘。二千年前希臘人曾柏拉圖著

理想國一書，企圖極其遠大，但還不肯取消宗教，說道：「一個國家除非信仰一個神，否則不能強盛，僅僅一個宇宙動力或最初原因，或生命衝動，不人格的，難於感動人的希望，熱誠，犧牲；不能安慰痛苦的心靈，不能鼓勵上戰線的靈魂，可是一個活着的神，就一切勝任了。最足以激動或威嚇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使他們收斂些貪心，節制些熱慾，倘使神的信仰，再加了個人永生的信仰，就格外有效力了，再世的希望，使我們有勇氣去迎當自己的死，並且忍受我們親愛者的死，我們若懷着信仰去奮鬥，便是加倍的武裝了。」（見楊譯古今，哲學家之生活與思想）這話真說得深切透關之極，尤其世變劇烈，國家民族生命瀕於危殆的時候，人心散渙，民志頹唐，非提倡一種堅強的信仰作爲思想的中心，是很不容易振作的。一切信仰中，宗教信仰力量最偉大，氣魄最磅礴，情感最熱烈，聖女貞德以一農村牧羊少女救法蘭西於危亡，便是歷史上最好的例子。

中國人宗教觀念在外表上雖似比西洋人淡泊，然而遇着外界強烈刺激時也有很熱烈的表現，這可於清末知識階級的那一陣如潮之漲如火之炎的「宗教熱」見之。那時知識階級的康有爲、譚嗣同、黃遵憲、蔣智由、夏曾佑、梁啟超及一班維新志士，感覺要挽救中國非將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團結起來不可，搏結人心又非提倡一種富於鼓動力的宗教不可。他們開始熱心於基督教和佛教的研究，後來又發生建立大孔教的企圖。此事對於後來雖然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在當時確已收到相當的效果，將來若有人編纂清末思想史或宗教史，對於這個問題決不能忽

略。

現在且先述清末知識階級對於基督教的注意。自明季天主教傳入中國，一面宣傳教義，一面介紹天文、輿地、曆法、算學等科學知識，深得當時一般士大夫之歡迎。清代雍正一朝，幾次發生教難，傳教事業大受挫折，教士們只好躲在下層社會裏秘密活動，於是基督教遂為上層人士所不屑談及。鴉片戰爭而後帝國主義的力量不斷侵入，挑撥中國人民仇教心理，各地時常發生教案，而每一教案的結果必是割地賠款，中國人士遂於鄙視基督教之餘，轉而仇恨基督教了。但當時知識階級雖憎惡基督教，而見傳教士勇猛剛毅百折不迴的精神，亦不禁深為心折；況且他們又聽見西洋人常說西洋文明建築在基督教之上，西洋各國之富強都由基督教而來，那時中國正需要富強，聽了這話，那能不發生一種敬羨心理？比較先覺的人像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對於基督教都用過一番研討的功夫，還有人居然想把基督教和堅船利砲一古腦兒搬到中國來，其態度比現在談什麼「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先生們還要澈底。

梁啟超南海先生傳云：「先生於耶教亦獨有所見，以為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間世之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果，佛氏所謂不二法門也。」康有為論耶教云：「其言靈魂甚粗淺，在佛教中，僅登斯陀含果，尙未到羅漢地位。……然其境詣雖淺，而推行更廣大者，則以切於愛人而勇於傳道。其傳道者曾以十三代

投繯矣，耐勞苦，不畏死而行之；又不爲深山枯寂閉坐絕人之行，日以濟人爲事，強聒不捨，有此二者，此其雖淺易而彌大行歟？夫道在養魂，行在醫濟，身神並有以養，而又以大仁大勇推之，莫不濟矣。」（論宗教鏡基博現代文學史引）譚嗣同在金陵候補時，閉戶養心讀書，從石埭楊仁山研究佛教，而於基督教也曾留意。飯冰室詩話載其金陵聽說法 詩云：

而爲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倫常慘似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菴摩羅果掌中論。

此詩無刻本，據梁啓超說見於麥孺博扇端而爲瀏陽所手書者。這首詩因爲用了若干佛教典故，梁氏又說此爲金陵楊仁山居士所說，讀者往往誤會爲有關佛教的話，據筆者觀察這首詩是批評基督教的，代表譚氏對於基督教的見解。此詩第二句「承佛威神說偈言」是說基督教義是抄襲佛教遺緒，這或者是承龔康有爲的意見。第三第四兩句用的是新約裏基督故事，一見便知，不必解釋。第五第六兩句，梁氏於另一則詩話裏有所解釋云：「喀私德即 Cass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也，巴力門即 Parliam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也。」梁氏並未說此二語指何事物，筆者則認爲是針對天主教會階級森嚴組織嚴密而言。第七句似指基督教勢力今日已支配了整個地球。第八句裏的菴摩羅是一種果名，維摩經弟子品肇註：「菴摩勒果，形似檳榔，食之除風冷」楞嚴經二曰：「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視掌中菴摩羅果。」阿那律爲天眼第一，在掌中看摩羅果，是一目瞭然之意。當時知識階級總說基督教義過於簡單，過於淺薄，一

度聽受便可以完全了解，所以有這樣一個譬喻。

飲冰室詩話又記譚氏「又贈余詩四章，中有「三言不識乃鷄鳴，莫共龍蛙爭寸土」等語，苟非當時同學者，斷無從索解，蓋所用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又道：「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穗卿贈余詩云：『滔滔孟夏逝如斯，靈靈又玉塵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奮飛亦鳥太平邊。』」又云：「有人雄起瓊瑤海，默魄蛙魂龍所徒」，此皆無從臆解之語。當時晉輩方沈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皆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穗卿有絕句十餘章，專以隱括顯教主者，憶其一二云：「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漚茫下十方，巴別塔前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此其第一章也。冰期洪水用地質學家言，巴別塔云云：用舊約述閃含雅弗分三洲事也。又云：「帝子采雲歸北渚，元花門石鎮歐東。□□□□□□□□，一例低頭向六龍」，所謂帝子者，指耶穌基督自言上帝子也，元花云云指回教摩訶末也。六龍指孔子也。……，「這些詩裏歌頌孔子及龍蛙等譬喻，後文當有解釋。他們用基督教經典故實如此之多，可見他們對基督教趣味之濃厚。

他們研究基督教的結果，除以其淺薄爲病外，又於當時西洋各國，以武力爲傳教的後盾，也深致其憂懼憤慨之慮。這裏且隨手拈拾幾首黃遵憲的詩來看看，錫蘭島臥佛詩中有云：「竟使清淨土，概變腥羶戎，五萬天方祠，一齊鳴鼓鐘，遙望面王母，虎齒髮蓬蓬，合上皇帝號，

萬寶朝河宗。』邇來耶穌徒，邇傳新舊約，載以通商船，助以攻城敵，謂天只一尊，獲罪無所贖，一切土木像，荒誕盡可笑，頂上舍利珠，拉雜付摧燒。』黃遵憲每喜以『天方』『天祠』代表天主堂。西王母是指聖母瑪利亞，天主教尊聖母爲『天上的皇后』，所以他有『合上皇帝號』之語。又其寄女詩云：『寶塔高十層，巍峨天主堂，蓬人欲上天，弱手能扶將，指撐十字架，閃閃碧眼光，土人執籃，驅之如虎狼』。三哀詩哀唐韋丞之一首云：『城中西教徒，積惡鬼羅刹。』他如南澳修慧寺十佛塔歌之以白蓮教與天主教相提並論，書憤之致慨於彼二教士失膠州之事，均見黃所著人境廬詩草。不及具引。梁啓超也曾說：『……亦有辭心西風者流，觀歐美之所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舍而從之以自代，此尤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之感情柄鑿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耽耽逐逐者屑於其後，數強圖利用之以爲釣餌，稍一不謹而未流之禍將不測也，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靈羣羣倫者，吾以疇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尙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爲趨也。』（佛教與羣治之關係）與黃遵憲同一意見。

維新諸公目不識西文，所有關於西洋文化的知識，都由譯本得來，而當時譯才缺乏，譯本沒有選擇，所以他們所獲知識也殘缺不全，對於宗教的觀察更不清楚。再則那時西洋傳教士活動於下層社會之中，只須教友能夠做到實踐功夫，用不着什麼高深的哲學，當時所謂宗教書籍，除了幾種教條儀式和聖人故事而外，恐怕更無其他，所以給予我們知識階級的，只是些

「簡單」「淺薄」的印象了。至把帝國主義的侵略葫蘆提歸罪於傳教事業，則現代的知識階級還有這樣論調，我們如何可以怪那三四十年前的人？再看，這些維新志士們對於基督教雖不十分了解，而所有議論，還算能够保持學者態度，我們只須將他們的話和當時一般社會對於基督教種種惡意的推測，種種不可聽聞的謗毀，比較一下，便可知道了。

當時知識階級既認基督教為不足信從，遂改變方向作為佛教的鼓吹。他們鼓吹佛教，大約有兩個動機：第一，佛教傳入中國已二千年，受歷代帝王卿相之尊崇，不少文人學士之讚美，無數高僧大德的宣揚，億兆士人庶民的崇奉，其教義深入人心，變成我們文化機體裏的營養料，久已忘其為異域之教。我們假如勉強提倡與中國民情格格不相入的基督教，不如因勢利導來提倡久矣與我們固有文化打成一片的佛教。第二，日本與中國原屬近鄰，聲氣易於相通，日本維新比中國早不了多少時候，但已收我琉球為郡縣，干涉我屬國政權，甲午之戰，更把中國打得一敗塗地，逼我們割讓台灣，放棄朝鮮，維新效果真是十分顯著，當然要叫我們知識階級眼熱。日本維新志士多信仰佛教，如大鹽、中齋、小楠，皆得力於禪學，西鄉隆盛尤著。中國第一維新志士的康有為於佛教即大有所得。梁啟超南海先生傳云：「……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為性理之學，不徒在疆殼界，而必探本於靈魂界，遂乃真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白大千世界，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游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

心者，殆如世尊起於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概；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是。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爲一大事出世之旨，以爲人相我相衆生相既一無所取，無所著，而猶現身於世界者，由性海渾圓，衆生一體，故悲普度，無有已時，是故以智爲體，以悲爲用，不棄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側隱於他界，不如側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世而入世，橫縱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戊戌政變記第五篇殉難六烈士傳之譚嗣同傳云：『又究心宗教，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熱於佛教，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遊，因得徧觀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與友人論學書中。』至於黃遵憲，梁啓超諸人對於佛教興趣之濃厚，愛護之熱切，各見於他們著述之中，讀者可以自去參閱。梁氏後來做了許多佛教運動史和佛典研究工作，更有功於佛教。

因爲崇信佛教的緣故，不但心中「無所罣礙，任事之勇猛益加，」甚至當政局變亂時，竟

能演出許多斷頭流血，可歌可泣的歷史壯劇。譚嗣同於戊戌政變發生時，本來是可以逃走的。『日本志士數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故及於難。』康廣仁是康有爲之弟，也是六君子之一。梁氏論之曰：『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弟兄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因爲他們能如此勘破死生關頭，所以譚嗣同能『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從容受戮。』康廣仁在獄中時，能『言笑自若，高歌出金石……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均見梁著六烈士傳）譚嗣同殉國後，其友唐才常倡義漢口，不成而死，遺詩有『膽好頭顱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羣魔』，也有宗教口氣。又唐氏之友何鐵宙，當唐氏在漢口準備發難時，他擔任衡湘一帶的布置。失敗後也被殺，其絕命詞四章之三云：『四萬八千蟲出入，五官五臟我原無，無人何善爭恆幹，還我清虛一丈夫。』這裏不妨順便引梁啓超幾段話做個註脚。梁之論宗教與哲學家失得短長云：『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宗教者導人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殼者四大之所合耳。並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種種幻象，更有何留戀焉，得此法門，則自在游行，無罣礙，舍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又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吾體魄中之

鐵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真有得於大示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強剛猛者也。」至於光緒三十年所作余之生死觀，發揮佛教『羯磨』之義，論虛幻偶合之軀殼不足戀，精神不死之可貴，累累達數千言，尤為透澈痛快，不過梁氏以軀殼為各種原素之集合，已雜有西洋科學思想。何鐵笛以身體為垢穢不淨，諸蟲所攢之臭皮囊，則屬於純粹之佛家思想。

庚子之亂，達縣吳季清作令西縣，以保護教室，為亂民所戕，闔家殉難。其人學識魄力，迥絕流俗，尤邃佛理，為黃遵憲之好友，其死也，黃哀以詩有云：『世界隨轉輪，成壞各有劫，適值傾覆時，萬法不必說；君當就縛時，自知當永訣，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脫；下傷慈母慈，如何保全活……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猶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懼。……』人境廬詩草（三哀詩之一）這也算得一個同樣的例。

新民叢報是維新志士們的文化宣傳機關，飲冰詩話所收集的當時詩人的作品，除康有為、譚嗣同、夏曾佑、黃遵憲等以外，尚有梁伯雋、狄卿（別署平等閣主人）韓孔（別署捫鋏談虎客）潘鏡函以及其他很多的青年詩人都喜歡在他們詩裏掇幾句佛教術語，談幾句佛教道理，居然形成了一派中國文學史上所沒有的佛化詩。

佛教傳入中土一千數百餘年，對於知識階級精神生活的培養。不能說沒有幫助，不過以前都是出世的，而現在才是入世的。以前都是偏於消極方面的安慰，現在才成爲積極方面的鼓勵。假如戊戌志士事業可以成功，何嘗不能與日本維新志士互相輝映？這是近代中國政治更有聲有色的的一頁，也是中國佛教史很有光榮的一頁。

梁啓超對佛教既具極深的好感，他以為中國不提倡宗教則已，提倡則舍佛教莫由，其議論完全見於光緒二十八年佛教與羣治之關係一文。其略曰：「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羣治，當以無信仰而獲進乎？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其在教育普及之國家，雖或缺信仰而猶不足爲害，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於是乎信仰問題，終不可不講。因此一問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曰中國爾必講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最後，他認爲佛教在一宗教中最高最精深之宗教，正像他在另一文中所歌頌「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衆生而度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他論佛教有以下六端優點：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三、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四、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逐項皆有詳細解釋，茲從略。

梁氏之所以認佛教之高於一切者，無非說其他宗教皆不免帶有迷信色彩，與現代科學不容，將來必歸淘汰，惟佛家「業報」之說，則無論據何學理皆不能攻破。「業報」即梵語

『規磨』(Karma)所謂『今之所造，卽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能够明白這個道理的人，決不敢『放恣暴棄，造惡業於今日，而收惡果於明日。』其論宗教與哲學家之得失短長及余之生死觀二文，發揮此義，至爲詳盡。

至於企圖化孔子爲神，爲教主；化孔學爲孔教，那是出於康有爲的雄心，也可說出於他個人的妄想。他這思想在萬本草堂講學時，便已開始表現出來，其弟子梁超啓初不以爲然，後來又和同學們附和，最後又叛去，只有康氏一個始終支撐着自己的主張。民國五年間，國會主張刪除憲法裏面的尊孔條文，內務部取消拜跪禮節，孔教會徒通電反對，康有爲致總統總理書，反對尤甚。在這時期內，他寫了不少擁護孔教的文字，散見其所辦不忍雜誌中，因而引起新青年的辯駁。康晚年講學收弟子陳煥章者，曾以建立宗教式孔教會一度鼓吹於國內，但社會於此問題的態度卻異常冷淡。

康有爲之想化孔學爲孔教，最好還是參考梁啓超的南海先生傳之第六章標爲宗教家之康南海的解釋道：

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徹大悟。出遊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嘗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衆生爲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尊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爲生於中國，當先救中國，欲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

而利導之，又以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渙，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舉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爲第一着手。

先生者，孔教之馬丁路德也，其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約其大綱，則有六義：

- (一) 孔教者，進步主義，非保守主義；
- (二) 孔教者，兼愛主義，非獨善主義；
- (三) 孔教者，世界主義，非國家主義；
- (四) 孔教者，平等主義，非督制主義；
- (五) 孔教者，強立主義，非巽懦主義；
- (六) 孔教者，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梁氏所舉一至五諸條，都不是宗教條件，我們可以放過不談，最後一條論孔教爲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確是二千年來成千累萬的儒門子弟做夢也沒有聽見過的話，可算是康南海先生的特別發明了。因孔構成宗教的條件最重要是靈魂主義，沒有靈魂，就沒有宗教。康氏既硬將孔學化成孔教，當然非憑空造出這一條來不可。

關於神化孔子事，聽說見於康氏孔子託古改制考一書中，手邊缺乏這部書，不知究竟說些

什麼，但據梁啓超說，康氏看新學偽經考時，他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時，他又從事分纂。『治偽經考時，時復不憚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祕性說孔子，啓超亦不爲然。』（清代學術概論）也可以知其梗概了。漢代緯書關於孔子的神話果然甚多，現在且引幾則於下：

「孔子母徵在游於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已往，夢交，曰汝乳必在空桑之中。覺而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故曰玄聖。」（春秋演孔圖）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書吐於闕里，文云，「水晶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伏侯古今注）

「天降血書魯端門內，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法制圖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疑，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春秋演孔圖）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嚮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標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舞，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篇，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而受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孝經右

契)

至其敘述孔子儀表之奇偉，胸文吾文之怪異，又有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訣、禮會文嘉、春秋演孔圖等書可以稽考。總之，在漢代緯書裏看孔子，孔子果然具有教主的條件。漢代儒家本帶着很濃厚的方士氣，他們之所以在孔子身上造出這麼多的神話，其心理是不難探窺的，他們以爲受天命之聖人，必爲上帝所生，孔子雖不有天下，然實受天命，比於文王，所以要以上述一串「王者之瑞」歸之。又以周爲木德，孔子爲黑龍之精，黑龍不代蒼黃，故孔子雖繼周而王，比於文王，但僅能爲素王，爲漢之制法王。（見漢書律曆志，公羊隱元年解詁，論語摘輔象諸書，夏會佑中國古代史第二章引）

前文曾說譚嗣同、夏穗卿曾用新舊約中典故以隱語頌教主「龍」「蛙」「獸」「玻璃海」皆見於約翰啓示錄第十二章，十三章及十五章。蓋漢緯書曾言孔子爲「黑龍之精」，故他們以啓示錄之七頭十角，頭戴七冠冕，等候馬利亞產出耶穌即欲吞食之大毒龍比之。又以開口向上帝說褻瀆的話，褻瀆上帝的名之怪獸，及從龍口獸口的先知口中吐出之青蛙比孔教徒，按啓示錄所言龍獸蛙均屬撒但的象徵，撒但爲上帝的仇敵，譚夏等以此比孔子和自喻，顯明對於基督教有一種敵視的意思。但啓示錄的龍獸雖猖獗一時，最後還是被上帝打倒了，譚夏等以此喻孔教，究竟沒有佔着什麼便宜呀！

又飲冰室詩話載夏穗卿頌教主之詩尙有一首「六龍冉冉帝之旁，三統茫茫軌正長，板上

天有元子，寧享我主號文王。」梁鈺云：「吾黨當時盛言春秋三世義，謂孔子有兩徽號，其在據亂世，則號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則號文王，故魏卿詩中作此言，其餘似此類之詩尙多，今不復能記憶矣。」他們以孔子爲上帝元子，又學基督教徒口吻尊之爲「我主」，可見當時知識階級建設孔教雄圖之一斑了。錢基博所著的《炳麟傳》有關於康有爲及康門弟子鼓吹孔教的軼事二則。其一曰：「而章炳麟方在時務報館與梁啟超及順德麥孟華閱、啓超孟華皆康有爲弟子，以其師爲教皇，又目爲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舌鋒所及，目光炯炯如巖下電，聞者懾而崇信，獨炳麟面訶，以爲此病狂語，何值一笑。」其二曰：「梁鼎芬曾問章云：「人傳康祖詒欲爲皇帝，有賂？」炳麟曰：「我聞其欲爲教皇，未聞皇帝也。其實帝王思想人皆有之，而以純皇自居，則未免想入非非矣。」鼎芬聞而大駭。」（現代文學史六三頁）我們不要以爲章炳麟有「瘋子」之名，便以爲他這話不過開玩笑，他是的確看出南海的野心的。

孔子平生不語鬼神，又說未知生焉死，其學術不帶一毫神祕色彩，康有爲想化孔學爲孔教，這個難關很不易打通，所以他只好把六經中的神祕性較厚的易經，硬派做「孔門魂學」，謂易經是以元統天，天人相與之學。孔子之教育，與佛說華嚴經相同，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間事，而少言出世的事，然爲尋常根性人說法則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尊根性者，必當予以無上之智慧，乃能養其無上之願力，故孔子繁易，以明魂學，使人知區區軀殼，不過偶然幻現於世間，無可愛惜，無可留戀，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他曾擬著大易微言發明

此旨，然未成功，不過於講學時口授其大意而已。又有教學通議一書爲少年之作，亦有關於孔教者，後棄去。

戊戌以後，一般知識階級打起了「保種」，「保國」，「保教」的三色旗，又擬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梁啓超頭腦比較清醒一點，他也想創立個推進孔教的公共機關，但不過是學會性質而已。他說擬仿西洋保國公會之例爲保教公會，凡入會者，人設日課，日有劄記，以發明經義切實有用之學爲主，五日或十日一會。（復友人論保教書）梁在日本對日本知識階級演說支那宗教之改革，曾言：「今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真教旨。」這是光緒二十五年的話，但他於光緒二十八年就覺悟這種企圖的錯誤了，寫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其中精警的議論道：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怫然怒形於色，以爲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爲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信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壳界之外，以靈魂爲根據，以禮拜爲儀式，以脫離塵世爲目的，以涅槃天國爲究竟，以來世禍福爲法門，諸教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莫急於伏魔……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之所以特異於羣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蘇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穌摩柯未並稱，

語得其真也。」

從此梁啓超由「保教會之驍將」一轉而爲「保教黨之大敵」了。以後他談孔子時，只就孔子本身價值立論，再也不牽涉到那些附會的神祕性上去了。

宗教有自然的，有人造的，像中國的道教便是六朝時一班道門子弟剽竊佛理緒餘，和佛教儀式，創造起來抵抗佛教的，不過道教的教主老子原是神仙傳裏的人物，史記本傳亦多縹緲恍惚之談，所以還可以勉強神化。至於孔子則是顯明的一個人，六經又都是倫理道德的書，久爲人所熟悉，硬將他神化，實爲我們良知之所不許，況且十九世紀的現代與五六世紀的六朝，時代也大不相同，康有爲的失敗也是當然的結果呵！

讀書救國

「讀書救國」這個口號，自國難發生以來，便由一般實明教育家 and 一般有識之士提出，於今早成爲「老生常談」了。我今天還拿這個強聒於青年之前，恐怕有許多人聽爲聽不入耳吧。不過救國工作，以切乎實際需要爲前提，不能專唱好聽的高調；更不能像巴黎摩登婦女之綠衣裳，以一天改換一套，甚至早晚改換一套爲新鮮，爲漂亮，爲炫人驕人之具。傅道書云：「太陽之下無新事」；禪和子云：「善哉、善哉、說來說去，眼睛還在眉毛下」可見世間真理，正蘊藏於「老生常談」之中，我們似未可忽視。

所謂書也者這個字請不要呆看。洋裝線裝的書固然是書、玻璃管、蒸溜器，試驗室，實習場所所得來的知識，也就是我之所謂書，換言之一切有用的學問之研究，皆可以書之一字代之。明乎此則我們對於「讀書救國」四字的意義，庶不再發生誤解。反對讀書救國論者，每謂書非一朝一夕可以讀通，學問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做好。現在兇惡的敵人，已將一把明晃晃的屠刀，攔在我們喉咽上，如其等戎書讀通，學問做好，再來救國，我們的生命早於烏有之鄉了。去年華北局勢緊張，華北學生發出許多傳單，鼓吹全國學校，一致罷課，從事救國工作。其最動人的警句；便是「華北現在已放不下一張書桌了！」所以今天而猶主張讀書救國，非故

意開空頭支票騙人，便是遠水不救近火的糊塗政策。

但是，我們明白，現在國與國間的爭戰，不能單靠軍備的力量，是要拿全盤經濟文化的力量來決勝的。中國雖然維新了五六十年，而以滿清政府之腐敗，與民國以來二十年愚昧殘酷的內戰的關係，始終沒有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以此而言與整軍經武數十年，經濟文化水準與列強一樣高的敵人搏戰，勝利必無把握。我們古國者總算聰明，看清了這一點，四五年来，抱定了埋頭苦幹的宗旨，一面拚命充實軍備，一面拚命提高經濟文化的水準。據最近數月，報紙雜誌所發表的各項建設成績，確有驚人的進步。確可使我們樂觀。不過我們雖然這樣努力，時間究竟太短，更加民窮財盡，辦事困難，敵人又不斷從中破壞，我們的軍備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標準，比敵人還差得很遠，我們還得再埋頭苦幹幾年，才可以說與敵人一決雌雄。

這些軍備經濟文化的建設，是需要大批人才的。譬如說我們想充實軍備，就要能自造槍械子彈，飛機大炮等等，不然一旦海口封鎖，來源斷絕，拿什麼去與敵人周旋？所以鍊鋼廠和其他一切有關係的工廠，不可不設，因此我們需要製造軍械的人才和管理這些工廠的人才。我們想便利軍事運輸，不可不發展交通網，我們就需要造鐵路，造橋樑，造汽車路的人才。我們想開溝渠，治河道，就需要深明水利的人才。我們想改善農村，改良農作物，增進農業生產，就需管理農村合作社和農業方面的人才。我們想促進工商業的現代化，就需要具有現代工商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才。我們想提高教育程度，就需要服務教育的人才。其他千端萬緒，一時

也說不完。這些人才不求之國中，難道還要像前清一樣聘請客卿嗎？從前承平時代，歐美帝國主義者想我們早日現代化，好讓他們在通商方面，沾點互惠便宜，所以聘來客卿，還肯實心爲我們辦事；現在國際情形複雜，各國自利之心更急，我們縱忍痛肯出重價，而聘來客卿，就怕大半是靠不住的，我們建設方面的人才，既須求之國中，則我們現在任學校讀書求學的青年，都是將來救國的人才。要是我們在學校不肯好好讀書，就不能將自己造成一個人才。我們卽有救國之心，也無救國之力。那麼我們對於『讀書救國』的理論，如何可以不深深認取？如何能不抱定宗旨、身體力行？

國事誠然非常危急，讀書的事，也誠然非一朝一夕可成。『空頭支票』的理論，固然沒有道理，『遠水不救近火』的理論，卻像站得住。我如不將這句話解釋明白，恐怕還有許多青年，讀書時不能安心。要知道救國的工作，是極其艱鉅的，需要的時間，也是很長的。有些工作，表面看來不重要，實際却很重。有些工作，表面看來很微小，實際卻不微小。有些工作，表面看來很遲緩，實際卻並不遲緩。舉個淺近的例吧。近來有許多發明木炭汽車和其他各種汽車油代用品的汽車，木炭汽車速率不如汽油汽車，上坡吃力，又不清潔，有許多人反對，覺得這並不重要。但中國不產汽油，取給外貨，每年漏卮達數千萬元，一旦國際戰事發生，汽油無法進口，我們雖有許多汽車，一步也走不動，兵士和車需品都運不成，旅客也爲之裹足。那時才來想法子就嫌遲了。又如植物油燈，這件事更像微小得不足掛齒。但假如將來煤

油像汽油一樣不能進口，水電廠被敵方炸壞，我們能長在黑暗世界過日子嗎？就說救國工作，也不是暗中摸索可以幹得的呵！更如國民經濟的建設，也有許多似像遲緩的例子。如醬油紙張的製造是。據本月六日大公報改進我國國貨工業與技術研究的社論云：舊法製造醬油，成本大而出品少。自從中央工業試驗所利用培養的黴菌，製成種麴及酵母菌，以增強酵母能力；用豆餅小麥作原料，以減低製造成本；用保溫方法，以縮短製造時間；用消毒裝置，以符合衛生條件。僅江蘇一省的醬園，採用新法，就可增加利益一千二百萬元。我們的紙業，早被日本打倒，我們現在所用各項紙張，無一不是日本產物，可憐連我們貼抗日字條，發抗日傳單，用的也還是日本紙。中央工業試驗所，現在正想用科學方法造紙，試驗成績，據說很好。將來將這方法推廣開去，不久就可將仇貨趕出中國市場。假如發明木炭汽車和植物油燈的人，和中央工業試驗所試驗造醬油紙張的人，前幾年覺得讀書救國是空頭支票，於是也天天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奔走政治運動，而不肯在理化基礎知識上用功，他們有現在的貢獻嗎？發明和試驗的事，往往沒有成功的保障，而且往往需時甚長，假如他們感覺這樣事是遠水不救近火的政策，不肯悉心研究，甚至因失敗一二次而即灰心，他們又能有現在的貢獻嗎？古語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可見讀書救國並不嫌晚。只在我們實心幹去罷了。

我們現在軍備經濟文化各項建設人才，有的是從前儲蓄下來的，有的是最近幾年學校出身的。『九一八』事變已過去五年，喜峯口之戰，也過去了三年。華北局勢緊張的事，也已過去

一年，當時各校學生氣憤填膺，血脈憤張，誰有心讀書，誰不感覺處現任情勢之下讀書的無用，要是當時教育家和社會一般有識之士，聽從學生的要求，將學校停辦，教育方針放棄，青年就白白犧牲五年三年一年最寶貴的求學光陰了。一個青年犧牲幾年求學光陰，不算什麼，全國幾千萬青年，犧牲幾年求校光陰，那筆損失就不是巧歷所能算的了。而且國家這幾年建設進步也不會這樣快了。但當時亂嚷亂動之下，也就有許多寶貴的光陰，白白犧牲掉，更有許多可愛的青年，被反動派所利用，做出許多於國非徒無益其實有害的事，甚或自己走入歧途，不明不白地送掉一生。說來真可惋惜。外交情形的變化是不可預測的，也許幾個月內或數十天內會發生變故，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希望全國青年抱定讀書才能救國信念，一味讀自己書，不要再像從前那些青年一樣奔走運動，白白廢時失業，更不要蹈前人覆轍，幹那殺身無補的愚行。如其真氣憤不過，發一個通電，散幾張傳單，或者遊一次行，示一次威，壯壯政府的聲威，表表中國的民氣，都沒有什麼不可，不過須於課餘或星期日行之，以不妨礙學業為原則。如前方開戰，我們在後方的青年，可以一面讀書，一面分出時間，製防毒面具，製棉背心，捐給前方將士慰勞品。戰事十分緊急時，男青年可以志願上前線抗戰，女青年可以志願充看護，身體和環境不允許，沒有法子去的人還是照舊讀書，只須學校一天存在，教師一天沒有分散。

世界大戰時，協約國如德如奧，聯盟國如英如法如意……前線砲聲震天，後方大中小學上

課如故，據袁昌英女士對我說她於一九一七年赴英倫留學，那時戰事正在吃緊，德國屢獲大勝，除柏林飛機，屢次光顧倫敦，一來就是三四十隻。有一回德國航空隊夜襲倫敦轟壞了許多建設物，殺死了許多市民，她和房東全家，提心弔膽地在地窖裏躲了一夜，第二天還是到大學上課，她說假如在中國遇見這種情形，大家不知要怎樣鬧得沸反盈天，她也不免要恐怖無措，在歐洲，大家都非常鎮靜，她也不知不覺鎮靜了。協約國和聯盟國幾千萬青年的求學光陰，在戰爭的四年裏並沒有一天荒廢。所以大戰之後，各國並未惹起人才缺乏的恐慌，帶着袁女士也沾光，她就在這樣緊張戰爭空氣中從從容容地完成了她最後兩年的學業。

拿破崙攻德國時，兵圍柏林，大砲的聲音將整個城池都震動了，柏林大學，並沒有停一天課，大教育家費希特在這時更加鼓勵諸生努力求學，以為將來復興德國的預備。後來德國之復興。其人才大都出於費氏學問人格之所感化。中國史書上，也常有戎馬臨城，絃歌不輟的故事。從前我讀史常竊笑那些講學者之迂，現在才知其精神為不可及。明末清初的時候，天下大亂，殺人如麻，某大學者在某處聚徒講學，有人笑他道，「這個時代，還講什麼學？」某學者正色答道：「正惟是這個時代，所以更要講學」我覺得這句話意義非常深長，願教育家以此為法，更願青年仔細想一想。

記得數年前讀過法國都德的西簡先生的小羊，其中描寫很有意思。小羊在山遇見一頭狼，自知逃不脫，只好拚命抵抗，但他一得空還搶吃一口草。明知死期將近，還吃草幹什麼，都

德如此寫來豈不令人笑。要知羊肚皮是沒有氣力抵抗的，吃草正是增長氣力的要着，正因她一角一角向狼衝去，也一口一口地搶吃草，才能以一匹極其荏弱的小羊與凶惡的狼支持了一整夜，直到天亮才被喫掉。我們與敵人之比，決非小羊與狼之比，卻是魯智深和九官寺兇僧之比，像魯智深那樣剛強勇猛的人，餓了肚皮，也就輪不動他那六十二斤的水磨鐵禪杖，直等到飽餐一頓之後，才能將那些兇僧打倒。親愛的青年們，我們現在知識的肚皮空乏得利害，怎樣能和敵人長久相持？我們要填知識的肚皮，就得下工夫讀書。我們吃飽了，氣力養足了，抖擻神威，與敵人幹一場，斜陽影裏，敵屍縱橫，才是我們拄着鐵禪杖，躊躇滿志的時候！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漢口市立女中演講。

中國民族的潛勢力

這一次對日全面抗戰展開的時候，一般患有「恐日病」的人們，無條件的承認敵人各方面們優勢，以為不戰則已，戰則中國定喪一敗塗地，再也沒法振作了。那些頭腦比較清楚的人們，就是那些有點科學素養能够客觀地觀察事物的人們，則又說戰爭的事，在古代是賭博性質，在現代則為弈棋性質。賭博的勝負，繫於乎以者十之三四，繫於運氣者十之七八，而弈棋的勝負則可以說完全繫乎手段。今使濛神與弈秋對博，勝負之數，必不待著龜而決。數年來中國雖努力向建國的大道上邁進，可是我們的軍事準備尙未完成，我們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的組織也甚為脆弱，而內部的統一，還不過西安事變以後的事，一言蔽之，我們國家的基礎並未鞏固，我們國家的機構並不健全，以這樣一個國家與東方巨強日本者相周旋，我們雖欲不悲觀又如何可得呢？這兩派人的意見，就代表所謂「戰亦亡不戰亦亡論」。他們雖不敢明目張膽宣傳於大庭廣衆之間，但抱着這種見解的人，若佔了國民的多數，則影響抗戰前途，實非鮮淺；因為這是一種最要不得的心理上的「敗北主義」。

的確我們的敵人自甲午戰役之後，就蓄意併吞中國了。他知道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四萬萬民衆的泱泱大國，不是他那區區三島所能一舉併吞得下的，所以一面積極準備，一面想盡方法

調查我國情形，以便將來用兵時易於措手，有人曾玩笑似的說日本把中國放在試驗管裏倒來倒去已不知有幾千回，擺在顯微鏡下反覆覆檢查也不知有幾千次；九一八後，又在中國布成一極爲精密的「間諜網」，其所偵探的目標不僅限於軍事祕密，即社會各方面情況也一點一滴不肯放鬆。他對於中國國情極了解，真可謂洞若觀火，瞭如指掌，比中國人自己還強得多。這一次，發動盧溝橋事變，南北兩方同時大舉侵略，在日本軍閥實「謀定而後動」，我們實不該加以輕視。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個民族表面的力量可以估計，而潛伏的力量卻無從估計。有時表面的力量的估計尚有錯誤，更何論於潛伏的力量（譬如我國財政本甚困難，抗戰初，馬寅初博士深以其不久崩潰爲憂，然抗戰已及七個月，我國財政應付仍有餘裕，即其明證）去年九月間，蔣委員長對外國記者談話，曾說：「不論此次戰爭將延長至何限度，中國已有無限制抵抗之能力，因中國實爲一威力無窮財力無盡之國家。」這就是民族潛勢力的註解。

中華民族的潛勢力究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民族的元氣。元氣這名詞在中國醫學上本繞有幾分神祕意味，但也不完全子虛。有些人外表豐腴，而遇病易死；有些人形體雖甚清瘦而抵抗疾病之力特強，患病之後也往往易於恢復。這分別便在元氣之足與不足。中華民族元氣是否充足有他四五千年歷史爲證。地球上原有許多文化發端很早的民族如埃及、巴比倫、墨西哥、祕魯、印度、古希臘與羅馬，可是早都聲盡響絕，煙消火滅了，只有我們中華民族這位老英雄

經歷無數厄難，遭受無窮痛苦，還能屹然獨存。跌倒了立刻又爬起；受了傷，舐乾了血跡，再昂然踏上戰場。道家的虛無，佛教的寂寞，禮教的束縛，理學的枯燥，妨礙不了他樂天活潑的胸襟和堅強求生的意志；野蠻民族武力的統治，最近百年列強文化經濟多方面的侵略，也不能完全摧殘他心理上的自覺與自尊。過去歷史不必多提，最近十年的進步，更其值得我們興奮。我們這國家承鴉片戰爭以來百年之積弱與辛亥革命後十多年不斷之內戰。軍閥割據、政治腐敗、教育墮落、農村破產、加之水旱連年，萑苻遍野，人民終年輾轉於水深火熱之中，求性命之苟存尚不可得，什麼國家再造民族復興的大業，不惟意識清明時不敢作此希冀，便是酒醉睡夢之中也不敢這樣想一想。九一八後強敵憑陵，國勢愈為阨危，社會上悲觀空氣亦愈為濃厚。你只須將以前的報紙雜誌翻翻，是不是篇篇充滿了切齒的詛咒，悲痛的叫喊，絕望的呻吟？……但是，新的中國卻悄悄地在這樣驚濤駭浪嚴霜烈日的環境裏生長起來，充實起來了。交通方面：鐵路公路新成了二萬數千公里，粵漢與隴海鐵路的成功，使南北東西數萬里如履室與；十萬餘公里的公路羅布國中，使老大國家的脈脈忽然流通，四體百骸一齊靈活。水利方面！動員了近百萬的民夫與黃河、淮河、長江、奮關；山東、河北、河南、兩湖、江西的堤岸又相繼修築；可以灌溉良田數十萬畝的大渠如陝西的涇惠、渭惠、洛惠；綏遠的民生，寧夏的雲亭、甘肅的紅古城達家川也陸續竣工。工業方面：硫酸鈣廠、中央機器廠、溫溪製紙廠、廣東製糖廠，以及無數輕工業像雨後春筍般，到處茂發。文化方面：各種學術研究機關日見發達。據外人評判，中國

的科學基礎建築於非功利意義之上，比之日本尙高一着。學校整頓，功課認真，入學青年，年有增加，造成人才，皆可蔚爲國用。軍備方面：有眼前抗戰的實例，陸軍與世界最強大的軍國日本相持，居然經過七閱月，再打下去。鹿死誰手尙不可知。外國軍事家稱華軍已不可征服；敵人亦不得不作平心之論，推爲世界第三位。空軍建設不過三四年，而初期作戰竟能將建設歷史長二倍的日本空軍打得落花流水。最沒有辦法的可說是我國財政了。我們本是個農業國家，五六十年受列強經濟壓迫，無法翻身，二十年內戰，更弄得民窮財盡，岌岌不可終日。每歲入超達九萬萬，收支永不能相抵。誰不以爲這個老大窮國不久就要血枯膏盡，大命永傾。而據我國財政負責人最近報告謂近年我國財政已大有起色，今年要沒有日本的侵略，則預算已可達於平衡狀態云云。有人說中國最近數年的進步可以抵得別人一百年甚至二百年，並非什麼誇誕的話。敵人之所以夢寐不安，非逼找出於一戰不可，又何嘗不是由於嫉妒我們和恐懼我們的卑劣心思。中國國力如此易於恢復，還不足以證明我們元氣的盛旺勝於一切嗎？

民族潛勢力之另一種是集成的精力。這是強烈刺激的反應，與詩人的靈感，宗教家的法悅，戀愛者的熱狂，很是相似，甚至可說是同出一源。照生理學術語說來則爲動物身體裏某種內分泌作用。曾聞生理學者云：按生理學的原則，一動物，遇見強敵攻擊時，先發生恐懼的情緒，由恐懼情緒之感動，發生一種內分泌，由此種內分泌之刺激，發生憤怒的情緒，由憤怒情緒之刺激，而又發牛筋肉抵抗的力量，這種力量比之平常的力量往往要高出十倍而不止。漢

書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梁仟公辦新民勸報時代，有最喜運用之兩語道：「火發於室，則弱女可運千鈞之箭，虎逐於後，則跛夫可募尋丈之淵。」英國文豪蕭伯納黑女求神記，有一老人誤認脚底枯樹榦爲鱷魚而躍登高樹，其例皆同。個人如此，民族亦然。歷史上不乏小勝大，弱勝強之例。雖賭博式戰爭不足語於今日科學之世，但兵法上「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危地而後存」確也是至理名言。我國民族元氣雖云雄厚，而精力集中作用，似不及其他民族，一遇外來猛烈的打擊，往往倉皇無措，悲慘地呈出總崩潰現象。考其原因，當然與整個文化有關。我們的經濟制度是農業而非工業，我們的社會機構是家族而非國族，我們的傳統教育保守習慣多於進取的精神，所以我們的民族性表現一種安土重遷，顧小我而忘大我，富於退嬰消極思想的色彩，這當然與精力集中作用不相容的。但最大病根還不止此，最大病根是缺乏中心信仰與領袖人才。從前時代只有朝廷觀念沒有國家觀念，忠於一姓是民衆的中心思想，帝王或負責的大臣便是民族的領袖。而按之過去歷史，歷朝末造帝王都屬昏庸淫暴或懦弱無用之徒本乏領袖資格，加之奸臣賊吏相勦爲虐，橫征暴斂，民不聊生，一遇大飢荒，便要發生農民暴動。中國帝王系統本不固定，民衆潛意識中也存有與忠於一姓相反的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觀念，既然對舊政治系統失望，自然要把好感和希冀寄託於新興勢力，甚至異族亦在所不問，歷朝外患，除了南宋之外無不與內亂有關，這一條歷史鐵律，就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了。

自九一八國難以來，有識之士，即以精誠團結一致對外呼號國中，無奈二十餘年循環內戰，國民心理失其平衡，如高山轉石一下而不能自止。國難縱非常嚴重，軍閥割據稱雄的思想，政客陰謀陽謀的慣技，黨派爭權奪利的野心，這一時不能消滅，我們國力消磨於這內部摩擦之中，不知凡幾。我們國防與經濟建設不能在短期內完成，我們的政治不能即上軌道，都是爲了這個緣故，言之真可痛心。蘆溝橋事變後，全面抗戰的局面展開了，各省當局，各界領袖，各黨各派均能融化成見，擁護中央政府和最高領袖在『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旗幟下，一致向日本軍閥作戰；即與國民黨素立於對抗地位的共產黨也放棄了暴動政策與政府推誠合作。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精力集中一點，真是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沛然而莫之能禦。國難無論如何嚴重，決沒有不能解除之理。日本軍閥與所謂一般『支那通』者以爲中國民族與朝鮮民族一般，直到最後關頭，還要自相殘殺，現在應當覺悟了。他們短視的目光與牢不可破的成見，只看見我們的劣點，看不見我們的優點，只認識我們的過去，不認識我們的現在與將來，尤其過於忽視我們民族的潛勢力，則其所謂『謀定而後動』者，其實還免不了『輕舉妄動』之譏，將來定要貽噬臍之悔的吧。

看吧，中華民族這巨人，現在正與敵人作着生死存亡的肉搏，他雖然被打得遍體鮮血淋漓，但他毫不屈服，正奮渾身之精力竭生平之勇氣，爭取最後五分鐘的勝利。到後來他定能直將敵人打倒在地，右手拿起正義的大旗，左手拿起和平的大旗，撐開雙腳像一頭雄獅般立在地

球頂上，遍身放大光輝，復活的光輝，永生的光輝。這不是夢，也不是幻景，這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

武化與武德

自從胡適先生在南遊雜記裏提出「武化」的名詞，雷海宗先生在社會科學裏痛論中國的積弱不振是由「無兵的文化」之後，居然發生好幾個反響。君衡先生提出「建設有兵的文化」（獨立評論二二〇號）顧毓琇先生提出「中國的武化」（獨評二二二號）和「中國的武化問題」（大公報星期論文）熊偉先生提出「文化——武化」（獨評一七〇號）此外別的報紙雜誌對於這個問題，也多有討論，除了惡意的嘲罵外，我想國人對於胡顧諸先生的意見是沒有不贊成的。

九一八後，政府懷於國難之嚴重，滅亡之無日，極力提倡全民的武化，譬如厲行學生軍訓，積極推廣保甲制度和壯丁訓練，去歲又重申推行兵役法，都可說是這個方面的表現。記得前幾年的學生軍事訓練，大都似好玩態度出之，所謂「棘門霸上，猶兒戲耳」自從實行集中軍訓以後，情形方才好了許多。廣西的保甲制度，山東的壯丁訓練，辦得都極有成績，於今正在推行全國。徵兵制度各地也正在試辦，如果每個青年男子都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能力，我們自衛的實力便養成一半，「有兵文化」便算建設起來，民族復興的大業實現之期也就不遠，地球上那個國家敢再欺凌我們，侵略我們呢。

但是，無論什麼制度沒有一種哲學思想作爲它的根據，就好像一個徒具五官百體而缺少靈魂的人，沒有什麼作用。我們提倡武化而不知培養武德，這武化也就沒有了靈魂，這武化的根基是薄弱的，體系是鬆懈的，不但不能發生多大力量而且經不得幾回猛烈的打擊，便要完全解體的。我們的政治已有三民主義作爲哲學的根據，我們的教育也有人提議要建設教育哲學了，我們提倡武化如何能不給它一個哲學根據？換言之給它一個靈魂。

武化的靈魂是武德。我之所謂武德，並非楚莊王所講的七德，也不是管子所講的八端，無非尚武精神而已。歐美日本常說中國民族是世界上最不武的民族，中國的歷史是一部不武的歷史，我們對於這話雖然感到很大的恥辱，然而事實確是如此，我們也沒有方法可以否認。

但中國民族並非天生不武。古代文武並重，不敢偏廢。孔子雖是個道地的文治主義者，但說「有文事必有武備」吳子亦曾說「明主……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我們武化的哲學根據也很高深，認爲武德不但是民族自衛的要素，而且是維持公理正義必需的工具，孟子所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荀子所謂「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鬻子所謂「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就是這話的解釋。古時所謂「士」每每身通六藝對武技之嫻習，武德之修養，極是講究。經傳關於「勇」的解釋更不計其數。一直到漢代，知識階級還是很少不能打仗的。司馬相如做過孝景帝的武騎常侍，嚴助吾丘壽王救東甌伐南越，朱買臣破東越，移軍請長纓闢南越王於闕下。東方朔上武帝

書，自稱『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旌鼓之數，亦誦二十二萬言。』又自稱『身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如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者可爲天子大臣矣』云云：這雖是一封滑稽書疏，但當時所講完全人才必須文武雙全，道德高尚，相貌魁傑的條件，卻是可以想見的。漢代邊疆太守也都是實兼文武之人，李廣雖是武人，卻做過上郡、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右北平等各地的太守，程不識也做過邊太守，後世小說所豔稱上馬治軍，下馬治民的做官人，在漢代實不算什麼一回事。

說我們歷史完全不武也不盡然，三代歷史便是一部華夏民族與野蠻民族競爭的壯史。周伐纣：秦拒犬戎，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北征山戎南伐荆楚，使孔子亦有『微管仲我其披髮左衽』之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禦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秦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戰匈奴，萬里長城之建築，至今猶爲中國歷史偉績。至於漢唐武功之震動一世，輝煌千古，更不必多所徵引了。

中國唐以後武化不講的原因，有政治經濟種種背景，現不贅述，武德喪失的原因，據梁任公先生所說則有四端：一、由於國勢之統一；二、由於儒教之流失；三、由於霸者之權邊；四、由於習俗之濡染（新民說）這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我以爲還可以加上一端，這便是所謂文化化的爛熟。尚武精神原人類野蠻天性的表現，人類文化愈進步，則野蠻天性愈歸淘汰，文明

民族爲野蠻民族所蹂躪和屈服，歷史往例，素見不鮮；埃及受轄於牧羊王朝；巴比倫見屈於卡賽族；印度在孔雀王朝之後，而有希臘和帕提亞族之侵略，岌多王朝之後而有匈奴及回族之入犯。希臘文化最高，與北方蠻族馬其頓交綏，竟不免滅亡之慘；羅馬三匡天下，國勢之盛，如日中天，而一遭日爾曼森林諸蠻族的侵襲，一個極其廣大的帝國，也只好土崩瓦解。現在日爾曼民族較之歐洲各民族開化較遲，保存野蠻氣質較厚，文化爛熟的拉丁民族便引爲大憂，但斯拉夫民族比日爾曼民族更要年青，野蠻氣質保存得更多，所以歐美人士又唱斯拉夫民族將爲世界舞台主人公的論調。

中國自魏晉以後，文化漸趨燭熟，熟爛之後，接着來的就是頹廢，於是遂有五胡十六國之亂，其後北宋之於金源，南宋之於蒙古，朱明之於滿洲，其例皆同。或本屬野蠻民族，只因沾染漢族文化，斲喪了强悍剽鷙，橫厲無剛的本性，便也被比較不開化的民族所滅亡，如遼之於金，金之於蒙古，清代末葉之內屈於太平軍外屈於日本歐洲，其例亦皆同。

中國文化歷史太長，種種腐敗原素蘊藏體中，日積日厚，自會發酵一種足以毒害民族健康的毒質，這毒質便是尙文治而輕武力。政治家、文人、學者每以好武喜功，拓邊開疆爲非，而以無動爲大爲是；一般社會亦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諺。武化既頹敗，武德也隨而失墜無餘，於是一般民族習慣，正如梁任公所論「以強勇爲喜事，似冒險爲輕躁，以任俠爲大戒，以柔弱爲善人，惟以「忍」爲無上法門，雖他人之凌逼欺脅，異族之蹴踐斬刈，攫其權利，侮

其國家，乃至掠其財產，辱其妻女，亦能俯首順受，忍奴隸所不能忍之恥辱，忍牛馬所不能忍之痛苦，曾不敢怒目攘臂而一與爭。」（論尚武）

一點不運動的人結果必患風溼之症，一點沒有武化的民族，亦必精氣銷鑠，體格退化，即天幸永遠存在閉關自守或大一統的狀態之中，也非逐漸趨於滅亡不可，遇見了強悍異族的壓迫，則滅亡更快了，不過前者是「壽終正寢」後者則「死於非命」而已，我們自食重文輕武之惡果，已不止一次，現在恐怕要成爲最後一次。從前受異族的壓迫，禍止亡國，現在我們民族敵人之兇殘毒辣更駕從前民族敵人而上之，恐怕竟不免於滅種之慘。我們如不想自救則已，如想自救，則非趕緊設法恢復我們的武化不可，恢復武化，又非提倡武德不可。

我們武化的哲學根據在那裏呢？第一我們要認識生存競爭法律的可怕，我們並不贊成軍國主義，更不贊成戰爭，我們相信斯賓塞，羅素以及其他非戰派哲學家的話，承認人吃人是原始社會的罪惡，現代社會不該還有這等現象。承認過去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相斫書，將來歷史不該還有搶劫、奸計、謀害、殺人、流血、毀滅種種可怕的記載。我們更相信戰爭是文明莫大的災害，而人類真正的幸福和自由要建築在放逐戰爭的歷史基礎上。但我們再放開眼睛，看看自然界生存競爭的情形，又不免不寒而慄。從廣漠無邊的星球系到肉眼瞧不見的微生物，一律受着弱肉強食，天演淘汰的鐵律的支配，整個宇宙，日夜在互相搏擊互相吞噬的戰爭狀態之中，整個宇宙，充塞着眼淚、血腥、勝利者的狂笑、失敗者哀號。我們固愛讀克魯特金的互助論，卻

也不敢排斥達爾文的物競說，我們固贊美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爲藹然仁者之言，卻也不敢鄙薄尼采超人學說爲狂人的夢囈。生命原是個悲劇，而人類的命運尤其慘酷，在這能自強者生存不能自強者滅亡的鐵面無私的自然巨人之前，我們除了掙扎，奮鬥，向上，從死中求生，從絕路中殺出一條血的出路，別無辦法。

我們民族之不願在生存競爭場中施展其身手，無非想避免死亡的危險，但死神脾氣很是奇怪，你越閃避他，他越要尋着你，教你死的機會更多，死法更慘。金人侵宋時，每次都不過四五萬人，所至之處，如秋風之掃落葉，無不摧敗，說他們真有什麼不可抵抗的武力，那也未必，不過都由於宋兵懦弱過甚不敢交鋒，給他們以戰勝攻取的機會罷了。據宋人筆記所說某次大戰，宋兵數十萬未上戰場，先自譁潰，金人大肆追殺，陳屍千里，溝渠坑井，填塞皆滿，滿洲兵入揚州不過五百騎，揚州戶口八十萬，還有史可法的數萬兵士，而居然被他們屠戮得幾乎一空。吳梅村記嘉定之屠有這樣一段悽慘的描寫：城中男婦踰垣得出者，十無一二，蔽捍得全者，百無一二；其死之狀，有倚門、臥牀、投閣、板檻、反縛、攢捆、壓木柱、斬首、斫頸、裂肩、斷腰、剜腸、陷胸、支解、寸磔種種之異；以至懸梁挂樹，到處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滿。我們讀了這些紀載，於悲憤填胸之餘，總不免發生疑問：既然同是一死，爲什麼不以必死的決心去抵抗呢？抵抗而死，不比這樣引領受戮光榮麼？怪不得九一八後，有一位英國教授提到揚州嘉定屠城故事，尙以中國民族過於懦弱，深致其慨嘆了。

第二、我們要認識我們民族敵人日本武化的可怕。日本民族比我們聰明，知道文化武化缺一不可，又知道武德一失則民族榮譽亦必隨之墮落，所以兢兢業業，從事於武士道之保持，稱之爲立國的根本，民族的靈魂。過去中日、日俄之戰，武士道已發揮了絕大的能力。前文曾云人類文化一高，則野蠻天性必歸淘汰，但這條定律不適用於日本。他們現在文化水準已與歐美差不了幾多，而野蠻天性依然存在。日本社會裏自殺情死成爲風氣，即其一端，又如武士道的切腹本最殘酷，最痛苦，而且死得最難，但他們軍人的自殺，現成的手鎗不用，偏偏要採用切腹。少壯派軍人主演的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雖壞法干紀，爲世所譏，但實出於愛國熱忱，動機光明皎潔。恰如胡適先生所說『他們是有理想的軍人，他們的理想裏，往往充滿著中古武士的宗教熱狂，他們動人的熱力在此，他們的可怕也正在此』。日本人的忠君愛國觀念，深入性靈，不可磨滅，已成爲第二天性，也可說已成爲一種宗教信仰。凡事帶了宗教性便不易措手，何況還是熱狂？他們爲了天皇與國家，可以捐頂糜踵，可以赴湯蹈火，你儘可以罵他們思想落伍，你儘可以笑他們死得不如死狗一堆，你儘可以批評他們這樣發瘋，這樣倒行逆施，將來也許要走上全民族切腹的路，但是他們目前是已經勝利了，至於這種「勝利」能維持幾久，他們雖在所不問，平心說一句，卻也算得難爲了他們。

我們想同這樣一個堅強的敵人抵抗，物資的準備是不夠的，還要精神的準備，我們需要培養同他們一樣熱烈真摯，朝氣勃勃的尙武精神。

人老了不能再少，文化爛熟之後也不能再轉青春，中國人想恢復帶着原始粗野性的尚武精神，恐怕是不可能的吧。但個人有衰老，民族沒有衰老，文化的演進，不是天然而是人爲，就說是天然，人定勝天也可以挽救得回來。日本從前的武士道僅爲士族所服膺，所謂「町人」「百姓」也者，畏葸怯弱，貪生怕死，與中國今日老百姓並無異致。明治維新之後，頒全國皆兵令，士族勇敢的德性才普及民衆之中了。歐洲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和平民不發生交涉，百年以來，各國君主提倡軍國主義，而白種民族也便個個雄武絕倫稱爲天驕了。一種思想的實現，需要鼓吹，一種精神的養成，也少不了提倡。我們若積極來提倡尚武精神，決不致毫無效果，只怕我們沒有決心和誠意罷了。

中國民族本具有雄飛宇內之資，我們自視欲然，別人卻早已認出，威廉第二曾針對中國人倡黃禍之說，全歐爲之聳動。英將威士勒云：『中國人有可蹂躪全球之資格』，近來史汀生著遠東之危機，也說日本侵略中國的結果必使這數百兆素著勤懇而愛和平的民族，對現代生活發生覺悟，而採取歐美國家所欲排斥的軍事侵掠的理論，如此則全球各洲安全與平均將蒙受不利之影響云云。中國民族武化以後，是否要像日本一般以侵略爲職志，我以一個中國人的資格回答是決不至於。但中國民族武化以後，力量巨大可畏，則爲事實。聽了他們這樣的話，我們還能自暴自棄，不思振作麼？

總之，中國民族是世界最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傳統文化裏，沒有侵略的思想，中國武化，決不會變成黷武主義，僅僅乎出於自衛的要求。這是我們可以不必過慮的。

從軍運動

目前我們關於抗戰宣傳的目標，頭緒雖然很多，特別注重的則有服兵役，購買救國公債，剷除漢奸，防空防毒四項。我們現在正與敵人作殊死戰，戰線日益擴大，兵員補充的需要，日益緊迫，所以四項之中服兵役更爲重要。我覺得知識份子應該全體動員，或用筆，或用舌，或在都市，或入鄉村，發起一個極其廣大的從軍運動。

中國陸軍雖號稱一百六十餘師，二百餘萬，但中央直系軍隊不過六七十萬，其中現代化的也不過二十餘萬。人數雖然這樣衆多，戰鬥力卻不算怎樣強大。自抗戰以來，軍事當局採取的戰略，係以戰鬥力較薄之軍隊與戰鬥力較強之軍隊混合，卽以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兵帶領新兵三人，甚或七八人到戰場上去作戰。淞滬之戰，我們以較劣的武器與強敵傾國而來的海陸空軍相周旋，居然支持了八十餘日，表現了世界戰史空前奇蹟，使全球人士爲之震驚，敵人爲之膽寒，我們不能不讚嘆軍事當局戰略的奇妙。我們現在雖然放棄淞滬，退到國防線上，但這是一種戰略的退卻，並不算失敗，就是失敗，我們也雖敗猶榮了。

現在南北戰線延長數千里，所有兵員，目前雖可分配，將來傷亡太多，便無以爲繼之苦，因此一般有識之士提出編練壯丁或後備軍一千萬名的口號。一千萬大軍平時召募尙感困

難，何況戰時，勢必做歐洲各國徵兵制度，強迫人民服役，纔有辦法。過去廣西厲行三自三萬政策，據半月前李宗仁將軍說廣西現已出兵三十萬，將來尚可出至三百萬至四百萬……。政府數年以來，對於學生軍訓，保甲制度，壯丁訓練，積極推行，成效頗有可觀。於今徵兵制度也在各省試辦，以中國四萬萬人口計算，編練壯丁一千萬實不成問題，前線戰士的補充，當不至於如何棘手。

不幸目前主持徵兵責任的人，竟有舞弊事件發生，致徵兵前途未容樂觀。月前大公報社論，希望最高當局趕緊設立徵兵機關，派專員專司其事，如能實現，則舞弊的事件或者可以逐漸減少。現在所成爲問題的不是主持者舞弊，而在應徵壯丁之任意規避，視從軍爲畏途。據我所聞，有許多村落聽說徵兵的來了，便娘啼爺哭，子挽妻攀，有賄賂徵兵主辦人以圖免徵的，有出錢另雇他人頂替的，有逃往深山躲避的，有平日本不令子弟讀書，現在則將其送入學校而獲免役之利權的，種種怪狀，難以罄述。中國民族本來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數千年文學的鼓吹，無非是反戰思想，社會傳統習慣也將從軍看成沒有出息，『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深深嵌在民衆腦筋裏，一時無法矯正。我以爲愛國之心，出諸天然，民衆因知識關係，對於當前國家民族之危機，尙未認識清楚，所以應徵時不甚踴躍，如其認識清楚，則態度必有改變。我們知識份子應設法到鄉村儘量宣傳，一面灌輸以愛國思想；一面將敵人強迫東北人在華南華北作戰及在各淪陷區內拉夫等舉，繪聲繪影，加以描寫，使一般民衆明白今日不肯

應徵殺敵，將來亦必替敵人衝鋒，替敵人做礮灰，我想民衆即麻木無知也必悚然動心吧。

抗戰時期需要大量兵員的補充，也需要大量下級軍官的補充。據熟悉軍事內幕者言，中國目前對抗戰，需要八萬至十萬的下級軍官，纔勉強夠得支配。黃埔保定兩處軍校及分校歷年訓練出來的卒業生不過四萬人，歷年清除內亂，死於戰陣者數千人，餘者分配全國軍隊中充任排、連、營、團等職。這些下級軍官可說是中國軍隊的靈魂，因為他們曾受過軍事教育，具有相當學識，兼受領袖偉大人格的感召，服膺於蔣委員長『不成功便成仁』的教訓，每上戰陣，赴湯蹈火，前仆後繼，作戰之忠勇，真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南口、寶山、葛家牌樓、忻口、大白水、全營全團全旅殉難的光榮戰績，便是這樣來的。他們這些犧牲並不是沒有代價的，他們的熱血已寫出民族復興的榮光，他們的頭顱已奠定了國家再造的基礎，他們已成爲中國的軍神，永受國民的禮讚，他們的姓名將永傳於四萬萬人之口，他們的事蹟將與中華史冊永垂於天壤之間了。

但是，這些下級軍官因其作戰過於奮勇之故，死亡慘重，將來戰事再延長下去，死得一定更多。一旦死光，下級軍官只好就士卒中陞拔了。中國士兵程度，我們是知道的，卽有優秀份子，一時也陶鑄不及，那麼中國軍隊『質』的方面必大爲減色。我們的軍隊恐怕要成爲沒有靈魂的軍隊了。所以學生從軍運動，實有鼓吹之必要。大中學生受過多年教育，對於國家民族的危機比一般民衆了解透澈，對於現代化軍事的訓練和戰陣韜略，也比那些目不識丁的壯丁容易

接受與學習，他們同敵人作戰時，一定要比那些由行伍出身的軍官更加敏捷，更加沈毅，更加勇敢。現在各地軍校擴充生員名額，士兵教導隊，航空學校，電雷學校，無線電通信員的招生廣告，日日見諸報端，其用意無非爲了要充實下級幹部的準備，適應戰時緊急的需要。但大學生之應考者尙少所聞，實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人因而懷疑中國民族性，而發生悲觀。我以爲青年學生之不肯從軍並非爲了怕死，他們或者認爲知識份子報國自有其道，在前方流血不如在後方流汗；或者設想中國是個文化落後的國家，學生負有繼續文化的使命，不啻是國家的瑰寶，如何可以輕易犧牲；或者欲留此身以有待……這幾種念頭本來也不是什麼要不得的念頭，但倘是人人都作此想，那就不能說不是大大的錯誤了。後方工作固當有人，但前方需要大批補充的戰士，難道不是事實？中國的知識份子，固比歐美珍罕，但據教育部統計，現在在校的大學生共有二十餘萬，中學生共有四十萬，中國提倡新式教育已有三四十年，卒業的大中學生少說也有一千萬之譜。此次抗戰，便犧牲了十分之一的『國寶』。我們文化的元氣，也未必大傷。何況事實上抗戰時期裏所需要的下級幹部，不過數萬到十萬而已。若說敵人大砲飛機利害徒死無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亡之後，我們可以潛謀革命，徐圖復國，這樣立志，亦未嘗不佳，但存孤死難，兩不可少，有人以釋嬰自命，也應當有人以杵臼自命。而且亡國後之復興，比之國未亡而挽救，艱難百倍，印度、埃及、台灣、朝鮮的覆轍，還不足做我們的殷鑒嗎？東北平津知識份子的慘遭殺害，又還不夠使我們警惕嗎？

目前東戰線形勢異常緊張，國民政府已遷重慶，並且表白過長期抗戰的宣言。我們現在與敵人已站在生死肉搏的戰線上，決無妥協餘地。但我們要打仗便需要戰士，一千萬壯丁的編練積極進行，固不可稍緩，同時十餘萬精強的下級幹部，也要趕快養成。我們報國機會僅此一次，見義勇為，當仁不讓，誓死不為亡國奴的青年同學，快負起這個神聖使命吧！

『中華民國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的血，我們的肉。鑄成新的長城！』這首歌是幾青年人都知道的，我希望我們對於這隻歌不僅只會放在口上唱：我們要實行起來，中國民族纔能得救呢。

學生與從軍

在東西北各戰場節節失利的時候，在敵人對我們加緊壓迫的時候，在國際實力援助瀕於絕望的時候，祖國的危機已達於空前嚴重的程度了。敵人挾其戰勝攻取之威，正想一鼓而克服中國全境，以便完成他大陸政策，實現他征服世界的好夢，決不願輕易結束戰事，與我們締結什麼光榮的和平；我們也祇有再接再厲，繼續抵抗，出萬死以求一生，不作別計打算。

今天，我們已與我們最大仇敵，站在生死存亡的決門場上，有敵無我，有我無敵，我們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不惜流最後一滴血，將全民族所有的力量都使用出來，與敵人周旋到底。試想爲了民族僅存的生機，爲了國家獨立的光榮，爲了子孫萬世自由的幸福，我們還有什麼代價不能支付嗎？

我們對敵人繼續抗戰，軍事上自然要有充分的準備。半年血戰，我們實力消耗太大，軍火的補充與戰士的補充，成了同樣重要。前者政府已有辦法，後者則要看國民報國的志願如何，於是我想到了學生從軍的問題了。記得去年廬山會議，有人提議抗戰時，可否動員學生，某先生痛哭流涕地說道：讓我們中年人先死而留下他們罷。他們是下一代的科學家，下一代的工程師，下一代的軍官，將來的中國萬少他們不得。（見某君演講）這位先生愛護學生的熱心果然

頗可欽佩，可是可惜他不明白學生——即智識青年——對於現代戰爭的重要性。我個人一向主張學生應該從軍，並非不了解智識青年對這個 在建設中的國家的價值；更非別具肺肝，想把中國優秀份子送上死路，我是有我的理由的。

現代戰爭是科學戰爭，軍隊的機械化是主持國防大計者最不可忽略的一著。青年朋友們，你們知道我們各戰場所以失利的原因沒有？數年來最高軍事當局本想編練六十師現代化的國防軍，不想還沒有練成三分之一，就被敵人強迫拿來應戰了。敵人的軍隊，可說是完全現代化，一個人足以當得幾個人或幾十個人之用。你們曾聽過吳淞敵兵登陸故事罷？據說登陸者不過四百人，我軍初不以爲意，誰知他們都持有最新式的武器，四百人足足抵得四千，布成陣地之後，我們就難於將他們趕回軍艦了。你們曾聽過南口肉搏坦克車的故事罷，我們缺乏反坦克砲，對於這威力無邊的『鐵怪』沒有辦法，犧牲了幾排忠勇士兵，才奪來了六七輛，但因我們不知駕駛又無法將它毀滅，結果還是被敵人安然拖回去了。你們可知道大場是怎樣失守的？有躡自東戰場者談：大場之得失爲滬戰勝負的關鍵，敵人志在必得，十月下旬大舉向我進攻，火力非常猛烈，一連幾天，大砲與飛機炸彈之濶，幾乎動搖了整個上海。後來砲聲忽然不聞，數十里戰場，惟有稀疏鎗聲，互相應答，原來敵我雙方的士兵，都差不多死光了。那時候，要是我們摩托戰車和坦克車夠用的話，我們可以開上大批援兵，奪回陣地，奈我們這種武器不如敵人之多，調度間已吸敵人捷足先登。大場一失，江灣、閘北、浦東的我軍不得不忍

痛撤退而大上海遂因之淪陷了。你們可知道蘇嘉國防線是怎樣被突破的？這一條國防線素以「興登堡線」膾炙於國人之口，我軍退入防線，不到幾天，即以失守聞，究竟是何緣故？原來自敵人由金山衛登陸，國防線已感受前後夾攻的威脅，而防守某據點的我某部軍，戰鬥力比較薄弱，為敵人所窺破，集中火力向這一點攻擊，某軍所有的以步鎗為多，而敵人卻有最利害的新式武器，終於以三師之衆，抵禦不住數千敵兵。某據點既被突破，牽動全局，而我們經營慘澹若金湯的國防線便輕輕斷送於敵手了。

照軍事學上的原則，採取攻勢的士兵，其犧牲之數較之採取守勢者，常為三倍的比例。但這次大戰，敵人火力遠勝於我，進攻之傷亡與我們大略相等，甚至還要比我們為少。大場爭奪之戰我們死了五萬，敵人只死了二萬。其他各地戰役也大概是這種比例，原因就是敵兵之能現代化。

有些人說，日本人口僅有六千萬，我們卻有四萬五千萬，敵人武器雖然利害，我們難道不能以人多制勝？一個拚一個不行，四個或三個拚一個總該可以。這話也未嘗無理，我們以較劣武器與敵人現代化部隊相周旋，居然支持了六個月，可以說就靠了人多的好處，但是這又是如何的不經濟呀。況且軍隊行動以簡單為貴，一萬人的隊伍與一千人或一百人的隊伍相較，人員運輸要頻繁幾多倍，糧餉被服的供給要增加幾多倍，管理和指揮要困難幾多倍，計算結果，怕是很驚人的吧。

現在我們從過去的失敗，獲得許多寶貴教訓，第二期作戰計劃，對於現代化問題，已非常

注意了。現代化的軍隊，需要多量的機械。可是機械是要人駕御的，否則我們雖有世界最精良的飛機、大砲、坦克、反坦克砲……還是要便宜敵人的。我們目前新式武器的補充已不成爲問題，所成爲問題是能夠運用的人才太少。我們知道一個砲兵，要有很好的算學程度，如球面三角之類，才能計算砲彈投射的角度和射程的遠近；飛機和摩托車的駕駛和修理要懂得一點機械原理；裝電網埋地雷，要懂得電學和化學，戰地通訊要具有無線電學常識，都要初中卒業的學生才可以訓練教導。至於戰略的研討，命令的傳達，軍國的檢查，間諜的偵察，受過教育者從事乎此，當比目不識丁者容易多多。而對外作戰時，更有外國語文的需要，平型關之役，敵人受傷而不肯繳械，後來我軍學了幾句表示不殺俘虜的日語，這類事便不大發生，就是一個小小的實例。

軍隊精神的培養與物質的設備，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作戰需犧牲，犧牲需要勇氣，而勇氣又生於認識。中國普通民衆對於當前國家民族危機的認識，無可諱言地是異常薄弱的。叫他們打仗，正所謂「驅市人而戰之」，有機會可以避免犧牲他們總是不願犧牲，而受過教育的軍隊卻反乎此。歐戰時，英國軍隊頗非德軍之敵，其後大學生從軍者日衆，軍隊質的方面日有進步，而戰鬥力乃日加強。晉北某役，我教導隊與敵人爭一山頭，前仆後繼，血染巖峇，一團人幾乎死完而氣不稍餒，其作戰之英勇，犧牲之壯烈，即比較冷靜的人，讀了這種記載（見大公報某君通訊）熱血亦爲之騰沸。據說教導隊士兵全是初中學生，難怪有這樣精

神了。

學生從軍，不但可以改正國際對我們的觀感，還可以給一般國民一種強烈的刺激，發生極大的精神教育效果。本來畏葸、冷淡、苟安、怕死、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劣根性……我們正當提倡武勇果敢的道德，輕生尚義的精神，將這可恥的劣根性改正過來。現在時機到了，洗去歷史屈辱的污點，興奮國民衰萎的精神，恢復民族已失的青春，在此一舉，努力呀，青年朋友！

歐戰時，青年大學教授和大中學生從軍之熱狂，想你們已早有所聞，不必我再敘述。現在，我只同你們講一節一二人戰役的插話，想你們不致於不樂意聽：美國飛行家蕭特，一七八時在我國服務。一日，敵機十餘架襲蘇州，我空軍以實力不敵，奉令撤退，蕭特獨駕一機，起飛迎敵，在敵機環攻之下，當然鬪不得一合，他便從半空掉下來死了。他這死並無別的動機，不過目睹敵人飛揚跋扈的神情和以武十道自命而一味欺凌弱小的卑怯，捺不下一腔義憤，願意犧牲一身，給他們一個嚴正的抗議。他這死在中國有些人看來，很覺傻氣而且毫無代價，但是『蕭特義士』轟傳世界，也給予了我們青年將校以莫大鼓勵。這次抗戰，我國空軍，英勇擊敵奮不顧身，表現無數悲壯的戰跡，蕭特的死，也許是有相當的刺激之功吧，青年朋友們，你們是最富於熱情與正義的一羣。六年以來，你們對於救亡工作的宣傳，不遺餘力。只有你們才配稱為新中國的兒女，只有你們才擔得起救亡大任。現在我們的最後關頭真已臨頭，你們把理論變成實踐時候到了。們不能因為母校淪於戰區，打起流亡學生的旗子，到處流浪，你們不能

爲學校解放，無課可上，便捲起鋪蓋回家，你們不能邀集幾個同志，組織一個小小歌詠團，一個小小劇社，或在報章雜誌上撰寫幾篇文章，便算盡了救亡的能事。你們應當到航空學校、陸軍裝甲兵團，砲兵團，軍官學校，無線電通訊部，那一類招考機關，尋找你們正確出路。青年朋友們，挺起你們的雙肩，直起你們的腰幹，雄糾糾氣昂昂踏上你們的征途吧。你們中間，特別是中學同學們，合乎機械化部隊的需要，請慷慨地多擔一份救國的神聖義務吧。我們知道你們很愛國，但愛國不能徒託空言，也不是搖旗吶喊亂鬧一陣便可了事，是要拿出真實力量來幹的。我知道你們痛恨日本暴閥，但日本暴閥是咒不倒的，要它倒只有打。怎樣打呢？就是先下一番苦功將你自己鍛鍊成爲一個堅強的戰士，一個有勇雙全的戰士，一個完全現代化的戰士！

敵人虐殺中國人的心理

日本人素以亞洲現代最進步的民族誇詡於世界人士之前，可是這一次對華侵略，他們士兵對於中國無辜平民燒殺淫掠之慘，真是無可比擬。有人說敵軍隊來華作戰，自知無甚前途，所以樂得放縱卑劣，藉取一時之快，他們的殘暴是根於悲觀心理，這就可以證明他們覆滅之期不遠了。（見大公報社評）這話我很喜歡聽，而且也承認它有一部份真理，但我又以為敵人殘暴的行爲，與其謂爲變態心理，不如謂之爲常態心理，變態心理是可以原諒的，常態心理則不可以原諒。

日本軍人的殘暴行爲，第一是由於他們的武士道。照日本人自己說來，武士道是大和魂的精華，是日本民族最大的誇耀，是人類最高貴精神的表現，其實武士道固有它種種好處，但壞處可也不少。這壞處就是殘忍好殺，冷酷無情，將好好一個人造成一頭渴血的野獸。小泉八雲是日本的同情者，他論日本武士道時曾說：日本武士教育兒童自幼就叫他保持殘酷態度，永不可放鬆，教兒童看慣流血的事，常常帶他們到刑場看殺人，不許動什麼情感，深夜打發他們到刑場上帶回人頭作爲勇敢的證明。兒童吃的是酸梅汁和著的紅色米飯，給他們以飲血的感覺。（日本與日本人）你想這樣教養起來的兒童還館保存他天然的人性麼？日本的武士最寶貴他們

所佩的日本刀，不啻第二生命，用日本刀試人血又是他們極大的光榮。日本社會階級森嚴，好像印度的『種姓』，他們國裏有一種『穢多』和『非人』也和印度的『不可接觸』階級相似，從前武士鑄造一把新刀便隨便找一個『穢多』或『非人』砍死了以試其利鈍（見戴季陶日本論）。數年前日本有個著名海盜，專劫海輪，別國的旅客他並不傷害，遇見俄國、中國、朝鮮籍的旅客一定要拿日本刀砍下頭顱，他的小嘍囉有時不敢下手，盜魁必痛批其頰，斥為無勇，非逼著他砍不可，這盜魁故事，流傳日本民衆中視為大俠，十分崇拜，後來被捕，竟有無數人士聯名法廳請求減刑。東京大地震時，謠傳朝鮮人乘機縱火，日人遂組織青年義勇軍大肆捕殺，死者八千餘人，中國人殃及者也不在少數。某中國餐館之庖丁亦被誤擒，幸解日語，極口辯白，始得免死。但日人將他帶到一處，見大樹成行，每樹皆縛一鮮人，日人授以利刀一柄，教他將這些無罪羔羊，一一刺死，庖丁懼於淫威，只得如命，脫身後逃回中國，不敢再往。某同事認識這庖丁，這故事蓋係其所親述云：一二八之役，敵人將中國大批平民捉去，禁閉一室，每夜出其三四，釘之壁間，使日本幼童用尖刀遙擲，云以練膽，其他類此慘酷之事不可勝述，中國人見敵兵殺人常用刺刀，以爲他們節省鎗彈，其實敵兵對於鎗礮子彈最爲浪費，不過對於中國手無寸鐵的平民卻捨不得用此，而好用刺刀。他們用刺刀乃所以代替日本刀，滿足他們武士道殺人的慾望，逞施他們獸性的瘋狂罷了。

第二是由於蔑華的心理。古代羅馬某執政曾對他國民說，你們輕視某國的程度不夠，你們

就、能征服某國。日本對於我們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上邦四萬萬民衆的大國，素懷敬畏之心，叫國民來侵犯我們，併吞我們，總不免心虛膽怯。所以三四十年以來極力造成國人蔑華心理，一方面向本國向世界編造中國的謠言，揭發中國人種種劣點，讓他本國和世界明白中國民族是怎樣的不長進，是怎樣的該作他們的「口食」；另一方面影響中國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力，自認劣敗，甘心受他們的欺凌宰割，不再抵抗。

日本人所著詆毀和誣毀中國的書籍，真個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什麼「支那文化研究」囉，「支那國民性與思想」囉，「從小說看出的支那民族性」囉，對中國沒有半句好評固不必論，像爲我們所熟知的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遊記」，出之名作家之手，見解總該有些不同吧。誰知他觀察的對象無非是些最庸俗的社會層，文筆尖酸刻薄，極挖苦之能事。我們固不敢責備一個文學家去做羅素一樣的哲學家，可是偉大的同情和悲天憫人的襟抱，亦爲文學家所不可少，歐美作家寫了無數澳洲、非洲遊記，像芥川氏這類著作究竟有幾本？芥川氏雖自鳴得意地以爲他揭發了中國人的真面目，其實不過暴露自己島國國民褊狹的劣根性而已。又如內山完造的「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作者原非文人，其書亦無甚價值，本不必提起，但中國文學界會異口同聲推爲同情中國的佳作，不妨拿來看看。書中對於中國下層社會人物像阿媽，僕人，商店夥計互相迴護的「義氣」雖像有點贊許，但中國下等人的狡詐，奸滑，貪婪，善於中飽，工於舞弊那些病根，也就在反面呈露。一個日本人或一個歐美人讀了這本書對中國人的清感一定

是憎惡多於憐憫。虧得還是同情，假如不同情，我不知他更要說些什麼了。

至於日本人設立『中國陳列館』，舉行『中國文化遊行展覽』。將鴉片煙具，繡花鞋，麻將牌，舊式法庭的刑具，迎神賽會的儀仗……一切象徵頹廢墮落的東西儘量展覽，其寓意之深，用心之密，真爲可驚。日本人宣傳中國種種劣點，在先不過是種政策，原非盡出真心，但久而久之連自己也忘其所以，以爲中國人真是宇宙間最不滿的民族，好像蔓草惡木，害蟲病菌，專除它撲滅它不算罪惡而且還算德。他們的士兵把殺戮中國人，侮辱中國婦女當做一種兒戲，絲毫沒有人道觀念，原是不足爲怪的。

敵人會痛罵支那人鬼畜不如，但他們的野蠻殘酷，字典裏已找不出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這句話不如說是他們的自贊。我們假如被這般鬼畜不如的東西征服了，四萬萬人都有成爲他們『試刀』『練膽』工具的危險。甚至全世界的人類，也有成爲他們『試刀』『練膽』工具的危險，我們能忍受嗎？起來，同胞們，我們應當竭盡全力來對付東亞這頭吃人的瘋狂野獸，爲已死同胞復仇，爲整個人類除害！

敵兵暴行的小故事

看了近日武漢各大報所宣布的敵人在華種種暴行，忽然想起一二八之役幾個小故事。這小故事比起現在各種大故事來，真可謂小巫之見大巫，不足掛諸齒頰，但因爲是我親耳所聆，感覺很濃厚的興味，所以不忍使之泯沒。

一二八之役，我全家自閩北戰區逃到法租界霞飛路一家世交的寓所，同寓難友很多。我們每天耳朵所聽見的無非是隆隆大砲聲。眼睛所看見的無非是遮掩了半邊天的漫漫黑煙和通紅火燄，心絃時刻緊張着，好像碰一下就要迸斷。同寓有個老先生大約受過內戰的痛苦，大家談起眼前這場空前浩劫而表示不勝痛憤之意時，這位老先生總說敵軍隊的砲火雖然猛烈，進攻時雖然不大同我們講情面，軍紀究竟是有名優良的，那些搶掠殺人像我們內戰軍人所幹的總該不會有吧。但他的這種推測不久便被事實推翻了，敵軍的暴行，層出不窮地在報紙上披露，在民衆口頭傳說着了，可是他還以爲是一種宣傳作用，他對於「皇軍」竟有這樣堅強的信仰，真叫我有些莫名其妙。

有一天，這位老先生有一位朋友來拜訪，說了以下的故事，才將他的成見改變過來了。他這位朋友本和他太太住在閩北戰區某巷一座小小樓房裏，戰事爆發時，爲了一時大意，沒有逃

出，後來交通工具完全斷絕，他們又捨不得屋裏的東西，只好蟄伏樓下，靜待大局的好轉。某日忽有一個浪人模樣的日本人到他屋裏來，奉以茶煙，搖手不要，卻屢次將手指彎曲作圓形，表示要銀幣。某君只好叫他太太搜取箱篋，交出一百多元的銀幣。那浪人又手指太太之耳，又把金耳環一付卸下一併獻上，浪人狼顧室中一週，覺無別物可以勒索，才掉轉身軀出去。某君夫婦驚魂略定，忽聽見門上砰砰有敲擊聲，轉瞬間後門上也發生了同樣聲響，試推一下一點也推不動，原來都被釘住了。某君夫婦知道該浪人用意不善，急從廚房小窗躍出到一狹巷，俄見所居之屋黑煙衝天，頃刻間一條巷子都被煙燒。某君所有衣服什物當然都化一炬，只充光過得夫婦兩條性命。

某天，又有一對夫婦來閒談，據說他們是戰事發生的第二天逃出的。因聞敵兵沿途搜索，將銀幣數百元藏在女僕的腰間。主僕伴為不識，且去約十餘步。敵兵搜主人夫婦身上無所得，揮手放行，又繼續搜幾們鄰民，搜到那個女僕，知道腰間有物，立命脫衣交出。主人以為該女僕可以無事了，忽見那敵兵又追上幾步，給了她當胸一刺刀，那女僕撲地便倒，哀呼之聲，慘不忍聞，某君夫婦嚇得三魂走了二魂半，掩面南趨而去，連頭也不敢再一回。後來那女僕的家屬聽見這事，找着他們要人，又賠了幾百元才得了事。

搶了人的錢財還不肯饒人的性命，中國內戰中，兵士的殘暴尚不至此吧。特別恨人縱火燒屋的事，更是奇怪。我有位世交曾留學日本，懂得日本人的心理，據說這是出於愛面子的心理。

理，蓋日本人素以『假文明』宣揚於 界，這一次在中國遏制不住獸性，演出許多不名譽的事，深恐受害者傳述其事，防害大和民族的體面，所以殺之以滅口也。知道愛面子，總算還有點羞惡之心，但爲了保存自己一點面子，不惜將一家人連房子燒卻，其手段之陰險刻毒，令人驚奇，而敵人之不把中國人當做有性靈的人類看待，也可以由此臆出。

『皇軍』的殘暴，『皇軍』的貪婪，八一三以後更盡情呈露，連面子都不顧了。然而迷信『皇軍』紀律，懷着倖免心理像我所述那位老先生般的人，似乎還有不少在呢。